尚書詳解

五

叢書集成

初編

主編者
王雲五

商務印書館發行

尚書詳解

(五)

夏僕撰

尚書詳解卷二十一

君奭

召公爲保。周公爲師。相成王爲左右。召公不悅。周公作君奭。

成王自周公復辟之後。卽政於新邑。卽命周公使爲太師。洛誥所謂居師是也。既命周公爲太師。必升召公爲太保。使之同心協力。相成王以爲之左右。所謂左右。謂王有所爲。二公實爲之左右手。如舜所謂臣作朕股肱耳目是也。召公旣承成王命。乃謂周公有經濟之才。自足以輔相成王而隆久大之業。吾不必更居保位以苟爵祿。故承爵命則有所不悅於心。此不悅者。非不喜悅成王之命也。正如顏子於夫子所謂於吾言無所不悅。乃無所不曉。則此不悅者。乃是召公於成王之命。心有所不曉。蓋不曉成王所以尊己之意也。周公則以謂成王卽政之初。召公尙相與同心夾輔。今旣卽政之後。豈可專責於己而自欲去哉。故此篇皆留召公之辭。史官序之。名篇以君奭。以周公留召公。首呼君奭而後告。故取以爲簡篇之別也。說者徒見旅獒有太保作旅獒之語。而召誥有太保先周公相宅之語。遂謂召公自武王之世已爲太保。殊不知武王之時。太公爲太師。有周公在。尙未得爲太師。召公豈得遽超周公而爲保哉。是前所謂太保者。乃史官敍書追稱耳。如書序稱成王。皆未崩前已稱謚。豈非追敍之乎。說者又謂。此召公不悅。乃疑周公攝政。如管蔡有不利孺子之意。此蓋以小人之心妄料聖人。非君子之

言皆所不取也。

君奭。周公若曰。君奭。弗弔天降喪于殷。殷既墜厥命。我有周既受。我不敢知曰。厥基永孚于休。若天棐忱。我亦不敢知曰。其終出于不祥。嗚呼。君已曰時。我亦不敢甯于上帝命。弗永遠念天威。越我民罔尤違。惟人在我後。嗣子孫大弗克恭上下。遏佚前人光。在家不知。天命不易。天難諶。乃其墜命。弗克經歷。嗣前人恭明德。在今予小子旦。非克有正。迪惟前人光。施于我沖子。又曰。天不可信。我道惟甯王德延。天不庸釋于文王受命。

凡經中言若曰。皆非其人之本言。乃餘人以其意言之。如王若曰。乃周公以成王意言之也。此所謂周公若曰。蓋周公當時留召公。其口之所言。大意如此。史官不能盡其當時之本言。必于其中用周公之意而文之也。故稱若曰。正如微子篇所謂父師若曰者。亦史官以父師之意爲是言也。奭者、召公之名也。稱君奭者。召公封于燕。以燕侯入爲王太保。故稱君。告人而呼其名。蓋古人尙質。相與語多名之。不若今人之文且飾也。周公于稱召公爲君而呼其名。以語之曰。弗弔天降喪于殷。謂殷紂不道。不爲天所憫恤。天于是大降喪亡之禍于殷。既墜失其帝命。而我有周既已受之矣。然天命難諶。有德則可以永保。不然則旋踵而失。故周公于是謂我周家雖受殷之天命。而我實不敢自知我受此天命。其基業必可以求久信于休美。必可以順天而使之輔我之至誠。雖不敢知必可如此休美。然亦不敢知其終也。必至於墜失天命而出于不吉善之禍。是天命之興衰。國祚之修短。舉不敢知也。周公既言我亦不

敢預知天命。于是又嘆而舉召公平時之言。蓋周公平時嘗說己不敢預知天命。而召公平時嘗說今日周家天命之長短乃在周公。今召公果欲求去。故周公於是舉其言。謂召公自平時已曾說此事全在於我。然我亦豈敢安於上帝之命。謂不敢以天命爲安。卽前我不敢知之意。蓋以我不能永遠思念天威。故不敢甯於上帝之命。其意謂己之見識不足以知天也。周公旣說我以不敢預知天命。遂說若人事則我不敢不自盡。於是乃言越我民罔尤違。惟人。蓋天威我雖不能遠念。恒於我民使之無所尤怨。無所違戾。則惟在於人而已。其意蓋謂天命雖不敢知。而人事則不敢不盡也。此蓋召公以天命長短責周公。周公則謙而不敢當。欲留召公以共盡人事也。周公旣言民之不尤不違在人。故又詳告其在人之利害。謂今日我國家若爲之後嗣子孫者。蓋謂凡爲子孫者。非指成王也。大不能恭敬天地。絕失前人之輝光。蓋前人創業垂統。蔚有光華。昭示天下後世。今若不能嗣守。是絕失其光也。而又深居九重之中。不知天命之不易得而忽之。則天命我周家。昔雖甚誠。今也將至於難信。乃墜失其天命。而爲後嗣子孫。自必速禍亂。不復能經歷於久遠而繼嗣前人顯明之德矣。此蓋周公極言不盡人事則天命不可保如此。欲召公留以共盡人事也。旣言不盡人事之禍如此。遂自陳所以留而不去之意。謂今在我小子旦之身。所以留而不敢去者。非謂能有所正於成王。其允迪而躬行者。惟以前人創業垂統之光華施於我沖子而已。周公之輔成王。無非左右輔翼。使歸於正也。而言非克有正。謙辭也。周公旣詳陳上文所言。又言又曰者。所以申前之意也。蓋謂我所以留而不敢去者。旣欲迪惟前人之光。以

施於我沖子。而又以天命不可盡信。我安行者惟在於甯王之德。則可以延長。而天亦不用釋廢於甯王所受之命。蓋天雖不可必苟率循甯王之德。則天亦不庸釋於我矣。甯王、舊說以爲文王。惟少穎解大誥以爲武王。以文王之時大統未集。武王實安天下之王。故謂之甯王。兼大誥屢言甯考。武王於成王爲考。故知其爲武王也。

公曰。君奭。我聞在昔。成湯既受命。時則有若伊尹。格于皇天。在太甲。時則有若保衡。在太戊。時則有若伊陟臣扈。格于上帝。巫咸乂王家。在祖乙。時則有若巫賢。在武丁。時則有若甘盤。率惟茲有陳。保乂有殷。故殷禮陟配天。多歷年所。天惟純佑命。則商實百姓王人。罔不秉德明恤。小民屏侯甸。矧咸奔走。惟茲惟德稱。用乂厥辟。故一人有事于四方。若卜筮。罔不是孚。公曰。君奭。天壽平格。保乂有殷。有殷嗣天滅威。今汝永念。則有固命。厥亂明我新造邦。

此周公又舉商王之興。其君所以能創業。所以能守成。所以能中興者。皆本乎左右前後大臣者爲之贊相。以見召公今日之未可遂去也。周公謂我聞在昔之時。成湯之爲君。當其受天命有天下之時。其臣則有如伊尹者爲之輔。其功可遂。至能格於皇天。格者、至也。上至於皇天。謂皇天雖神遠。且爲之格。其功無所不及也。是湯雖聖。不能不賴伊尹之助。自成湯之後。至其孫太甲之時。其臣有如保衡者。保衡、卽伊尹也。伊尹以先朝元老輔太甲。實太甲所恃以爲安。所取以爲平者。不敢名之。故呼爲保衡。自太甲而後。至其孫太戊之時。則有如伊尹之子陟與臣扈者。輔相太戊。其功遂能與太甲俱格於上帝。

蓋周公立言。於有若伊尹之下。繼以格於皇天。是伊尹輔湯。功能格於皇天也。於有若保衡之下不言功用。併於有若伊陟臣扈之下言格於上帝。是保衡輔太甲。伊陟臣扈輔太戊。其功能格于上帝也。於巫咸言乂王家。是巫咸又不及伊陟臣扈。特爲太戊治王家之事而已。於在祖乙時則有若巫賢。在武丁時則有若甘盤之下。繼以率惟茲有陳。保乂有殷。是祖乙之時得巫賢。武丁、卽高宗也。高宗之時。則得甘盤。此二臣者。能率循此上諸臣。有功業陳列於上者。而保安乂治有殷也。而諸儒之說。乃謂伊尹相湯格皇天。伊陟臣扈相太戊格上帝。其他則無功用。至此率惟茲有陳。保乂有殷。乃謂總言伊尹以至甘盤六臣。皆能陳力保乂。恐於理未安。故不敢從。蓋彼諸儒徒見伊尹一人在湯時旣能格皇天。豈輔太甲則格上帝而已。故以格皇天歸之伊尹。格上帝則歸之臣扈伊陟。於有若保衡則無說。殊不知伊尹一人之身所以有格天帝之異者。以其所事之君不同耳。成湯聖君。伊尹聖臣。以聖臣事聖君。故足以格皇天。若太甲始則不惠於阿衡。中始悔過自艾。其聖德不及湯遠矣。故伊尹所以事之者雖不異於湯。而終但能格上帝而已。此蓋所事之君不同耳。天帝之說。以經考之。如言昭受上帝。天其申命用休。聞於上帝。帝休。天乃大命文王。則天與帝一而已。不可分別也。然此旣言格皇天。又言格上帝。其言確然離而爲二。則天帝之說不可謂一意也。第不知其別果爲何如爾。或謂天以其覆燾於上者爲言。帝以其宰制於下者爲言。又未可知也。但周公於湯言皇天。於太甲太戊言上帝。則帝當不及於天明矣。少穎謂伊尹、保衡、伊陟、臣扈、巫咸、巫賢、甘盤、皆先王所任之臣。與舊日就學之臣。周公引此。意正

謂吾與召公皆周之舊臣。不可不在位。此說有理。由是言之。則言甘盤不言傅說。是甘盤乃舊臣。而傅說不免爲新進。周公所以不言也。商室之興。惟伊尹相成湯。能格於皇天。保衡相太甲。與伊陟臣扈相太戊。能格于帝。巫咸又能乂王家。巫賢相祖乙。與甘盤相武丁。又能保乂有殷。故殷家所行之典禮升配於天。而享國遂多歷年所。蓋人君莫大於典禮。今既能使所行之典禮仰合乎天。宜其多歷年所也。年、猶歲也。歲星一歲歷一辰。十二歲一同天。是年所者。乃歲星所歷之次。多歷年所。是其享國之永。多歷歲星之次舍也。惟此五六大臣。能佐佑商室。使其典禮仰合天心。多歷年所。故天於是純佑其命。純佑、謂純一以佑之。謂佑助之誠純一而不變也。天既純佑有商。故商國於是乎實。蓋國以有人爲實。無人爲虛。今商國既有五六大臣如此左右贊襄。則商國豈不實哉。然非特在位之大臣得人而已。雖凡在位之臣。其尊如百官有著姓者。其卑如王人之微者。無不秉執其德。明以憂恤。謂各恤其所職也。非特在內之衆臣如此而已。雖小臣藩屏之士。在侯服甸服。況皆奔走奉將王命。不敢自怠。是商家賢聖之君。得五六大臣左右之助。故能得天純佑之命。既得天純佑之命。故衆賢應時而出。雖內外之間。微小之臣。亦皆得人。明商之得人。其實由於五六大臣之得人也。周公言此。正欲召公知吾二人其進退係于國體故也。惟茲惟德稱。用乂厥辟。周公謂惟此百官族姓。與夫小臣之屏侯甸者。人君皆能惟有德者是舉。故此等衆臣。用能各治其君之事。預爲其君宣布德意。故一人苟有所施爲于四方。而四方之民敬而信之。譬如卜筮人。無有不是而信之者。周公上既言殷之賢君得五六大臣左右之助。多歷

年所。故又呼召公而語之曰。天壽平格。格、正也。平則不頗。正則不邪。謂平正之君。天所必壽。蓋謂成湯太甲與太戊等君。皆平正之君。多歷年所。是天必壽者也。惟天所壽者在于平格。故有殷所以爲天所保安所乂治如此其至。然天雖保乂如此之至。及其後嗣紂。不能法其先王所爲。則又滅之以威。是天命亦不于不平格之人而必壽之也。雖先世積德累仁。不能救其滅亡之禍矣。周公言此。正欲召公知天命難諶。今日正不可恃文武積累之深而勇于求退也。故周公于是告召公。謂今日汝召公能長念此理。則我國家庶幾有堅固之命。其治功當顯明于我新造之邦矣。時新作洛邑。成王于此新卽政。故周公以新造邦爲言也。

公曰。君奭。在昔上帝。割申勸甯王之德。其集大命于厥躬。惟文王尙克修和我有夏。亦惟有若虢叔。有若閎夭。有若散宜生。有若泰顚。有若南宮括。又曰。無能往來茲迪彝教。文王蔑德降于國人。亦惟純佑秉德。迪知天威。乃惟時昭文王。迪見冒聞于上帝。惟時受有殷命哉。武生惟茲四人。尙迪有祿。後暨武王。誕將天威。咸劉厥敵。惟茲四人昭武王。惟冒丕單稱德。今在予小子旦。若游大川。予往暨汝奭。其濟小子。同未在位。誕無我責。收罔勗不及。耇造德不降。我則鳴鳥不聞。矧曰其有能格。

此周公又舉文武得人之事以告召公。以明召公之不可不留也。甯王、謂武王。今以此篇觀之。則甯王乃兼文武也。周公欲詳言文武得人之事。所先總說。謂在昔皇天上帝。斷然申勸文武之德。而使莫大之命集于其躬。其意蓋謂天以大命集于文武者。以文武得人之助。故天以是而申勸之也。所謂申勸

者。蓋以是勸文王。又以是勸武王。故謂之申勸。如詩言文王有聖德。故天復命武王者。即申勸之謂也。周公上既總說大意。下乃詳言。謂惟文王之興。所以庶幾能修治燮和我所有之諸夏者。亦惟有如虢叔者。有如閎夭者。有如散宜生者。有如泰顛者。有如南宮括者。以文王能修和有夏。皆由得此五人之用也。虢叔、先儒以爲文王弟。虢、國叔、字也。餘四人。如閎、散、泰、南宮、皆氏也。夭、宜生、顛、括、皆名也。周公既言文王之興本于此五人。故又反前意而言曰。若此五者不能爲文王往來奔走於此導迪其常教。則文王亦無德降及于國人。其意蓋謂文王修和之功由于五人。若無五人。則文王亦無德及人矣。是雖文王之聖。不可無賢人之助也。先儒于此又曰。乃以爲此文王所自言。唐孔氏廣之。謂文王既有賢五人。又復言曰。我之得賢臣猶少。無所能往來。五人以此道法。教文王以精微妙蔑之德。下政令于國人。此其意則以茲迪彝爲一句。以教文王蔑德爲一句。夫以茲迪彝爲此道法。文理既不雅順。況以無能往來爲文王自言爲賢臣少無所能往來。則文王若輕此五人者。故不敢從。周公既反言文王當時若無此五人爲迪彝教。則亦無德下及于國人。故又正言亦惟此五人者。乃天純佑文王。介以如是秉德之人。皆能導迪以知上天之威。謂天欲成就文王。五人實知之。故于是一德一心。乃明文王道迪之。使其德著見于上而覆冒于下。遂能聞于上天。惟是之故。遂能受有殷之天命。是文王之興。實五人之助也。周公既說文王得人之助。謂武王亦惟此四人庶幾欲道迪之。使武王終有天祿。謂文王三分天下有其二。四人將使武王奄而有之也。前言五人。此言四人者。先儒謂虢叔先死。故止四人。惟此四人。欲

迪武王。使終有天祿。故其後遂與武王俱起。皆殺其爲己敵者。謂誅紂也。而此四人又輔相不倦。乃相與昭明武王。故凡德所冒之地者。皆大盡稱舉武王之德。是武王之興乃賴四人之助也。周公既詳言文武之興本于得人。于此遂言成王今日正賴我與召公二人者左右贊助。不可遽然而退。謂今日在我小子旦之身。其責重。其事之難。正如游泳于大川。唐孔氏謂。游者、入水浮渡之名。謂成王隻力艱難。如涉大川。我自此已往。當與汝奭共濟救小子于中流。其所以極力匡救。我與公正當如成王未卽位之時。周公居攝。召公與周公一德一心。以國爲念。相須相濟。不啻左右手。今日亦當如此。召公豈可遽然欲退。盡以責周公哉。此周公所以欲召公同濟成王。與成王未卽位之時無異。大無盡責于我一人也。蓋成王旣卽位。周公所以不欲遽去者。以成王以幼冲之資。乍履尊位。雖有幾務之繁。亦有玩好之奉。苟溺于玩好。則必怠於幾務。故周公所以不欲召公專責于己。蓋恐其收成王罔聞不勉之心一有不及。則以成王幼冲之資。必溺于晏安之奉。德不復及于老成。是老成之德自是不復降下于國人。若如此。則爲周公者。雖鳴鳳之翔。有不得耳聞。況能如伊尹諸臣事君而至格天格帝乎。蓋鳴鳳爲太平之瑞。文王之時。鳳鳴岐山。周公言此。蓋謂太平之功。尙不敢庶幾。況望格天格帝。是召公誠不可不留也。諸儒皆以耇造德不降。謂周公言我與召公若收成王不勉之心一有不及。則吾二人老成之德不能降及于民。如此。則周公以老成自居。恐不然。故知耇造者。乃謂成王以幼冲之資。當有老成之德也。公曰。嗚呼。君肆其監于茲。我受命。無疆惟休。亦大惟艱。告君乃猷裕。我不以後人迷。公曰。前人敷乃心。乃

悉命汝作汝民極。曰。汝明勗偶王。在亶乘茲大命。惟文王德。丕承無疆之恤。

此周公又更端言召公不可不留之意。周公嘆而呼召公曰。君。今當遂監視我此言。我國家受命于天而爲天子。可謂無疆界廣大之休美。然有道而持之。則大安也。大榮也。無道而持之。則大危也。大辱也。能持與不能持之間。而安危分焉。是亦大惟艱難矣。今日利害如此。我所以告君。君必當謀所以寬裕於我。蓋謂召公若去。周公以一身當天下。必遑遑怵迫。不得安暇。若留以共治。則三聖賢變理於一朝之上。其治天下必綽綽有餘裕故也。然召公果留。則非特周公得以寬暇而共治。輔正成王。成王有所施設皆將粹然一出於正。而後人承之。必不迷錯。若成王失其正。則後人必迷錯矣。此周公所以欲召公謀所以裕我。不使後人迷錯也。周公既告以此。又更端稱文武當時命召公之意以告之。欲其念文武責成之意。必留而不去也。周公謂文武昔日敷布其心腹之言而悉命于汝。悉命、謂以天下之大盡命召公。使爲汝所治之民之所取中。而其命之之言曰。汝明然自勉。以作配于王。蓋臣所以配君。故謂之偶王。此蓋當時文武命之之言。周公舉而告之。周公既舉此言。故又勉召公。謂汝今日惟在以誠信乘載文武此莫大之命。常思文武之德。不可遽去。且勉留以大承今日國家無疆界之憂。其意蓋欲召公留與任艱難之責也。

公曰。君。告汝朕允。保奭。其汝克敬。以予監于殷喪大否。肆念我天威。予不允惟若茲誥。予惟曰。襄我二人。汝有合哉。言曰。在時二人。天休滋。至惟時二人弗戡。其汝克敬德。明我俊民。在讓後人于丕時。嗚呼。篤棐

時二人。我式克至于今日休。我咸成文王功于不怠。丕冒。海隅出日。罔不率俾。

此周公又更端以告召公。謂當文武之時。吾與汝尙相與輔佐。豈今日可以遽去乎。允、信也。周公呼召公爲君。謂我告汝以我之所信者。其意謂我下文之言。皆其心之信然者。既總說此句。遂又呼保奭。謂汝今日須當克敬。不可輕忽。將我所言以監照于殷家喪亡之大惡。否音鄙。蓋鄙惡之意。謂殷之喪亡大可鄙惡也。既監照于殷。遂念及我國家今日雖已平治。然天威可畏。苟不能敬。則旋踵而敗。亦當念其天威之可畏。予不允惟若茲誥。周公蓋前說告汝朕允之意。謂予若不信。何故惟如此之告汝。此下方詳說其所謂信之之說。周公謂。我今惟言曰。我今日所以留而不去。惟欲成文武二人之功。此事須汝當與我意有合。蓋欲協力而共贊也。此蓋周公平時之言。今日舉之。蓋謂我平時常說。欲成文武之功。庶幾汝與我有合。而汝乃有言曰。在是文武二人之時。其聖德上感于天。天之休美多至于時。惟是二人受之有所不勝。其意蓋謂文武創業。多受天休。今日基業已固。天命佑于周者甚剛而不可解。我不必留也。周公既舉召公之言于上。遂謂汝今惟當能敬其德。顯明我國家或有俊民在下未舉者。以待它日之代己。今日實未可去。在讓後人于昌大之時也。今日欲去。則未可也。周公既言此。又嘆而言。謂我與召公厚輔是文武二人。故我周家用至于今日之休美。我今正欲與汝皆成文武之功。無有懈怠。使其德日益顯著。大能覆冒。海角出日之處。使之無不率從吾之所使。其意蓋欲召公留與己共恢張文王德。則遐方遠國皆戴德慕義而爲臣妾。則我與汝方可言退也。

公曰君予不惠若茲多誥予惟用閔于天越民公曰嗚呼君惟乃知民德亦罔不能厥初惟其終祗若茲往敬用治

此周公又更端而告也周公呼召公爲君謂我若不順于理何爲如此多誥我實是上閔于天下閔于民閔謂閔恤蓋憂之也蓋天命難諶民心難保周公召公之身其去就實係天命之從違民心之向背今召公欲去實周公之憂也周公既言此又嘆而言曰惟汝知凡民之所爲亦無不能于其初蓋謂皆能善其始惟善其終則難故言惟其終周公言此蓋謂凡人之情皆勤始而怠終亦欲召公善其終也祗若茲謂召公自今日始必當順此意往敬用我言以圖治道不可去也

蔡仲之命

蔡叔既沒王命蔡仲踐諸侯位作蔡仲之命

蔡叔與管叔佐武王沒後不平周公居攝唱爲流言搖撼王室遂挾武庚作亂周公以王命正三叔之罪蔡叔實囚之郭鄰然其子仲克庸祗德周公雖罪其父而不廢其子故叔未卒周公已用仲爲卿士蔡叔既卒周公于是告諸王而封之于蔡以續蔡叔之後此序言王命蔡仲而書言周公乃命諸王是周公以王命之也謂踐諸侯位者踐履也履諸侯之位謂行諸侯位之事也周公當時命諸侯有教戒之言史官錄之所以謂之作蔡仲之命少穎謂武王兄也管叔弟也周公又次弟也蔡與霍又其次也周公辟管囚蔡出霍無乃傷人倫之愛乎曰天下之道二仁與義而已仁者所以愛親親爲上義者所

以制尊尊爲上聖人之心未嘗不欲兩存不幸時有以害吾之仁義吾則捨其一而存其一既存其事之大者則其小者有所不恤非不足恤也事不能以兼全在聖人亦不可得而恤也夫武王老而成王未生管叔已有繼武王之志奈何迫于周公之聖而陰有不平之心唱爲流言不已而從之以亂周室未能保其爲周也故周公去親親之仁而存尊尊之義故不恤小節也甯在己有自愧之德而措天下之安甯不忍使王室之危而爲天下之害也此所謂不幸不獲兩全也

蔡仲之命惟周公位冢宰正百工羣叔流言乃致辟管叔于商囚蔡叔于郭鄰以車七乘降霍叔于庶人三年不齒蔡仲克庸祗德周公以爲卿士叔卒乃命諸王邦之蔡

蔡仲之命四字竹簡中舊所標之題也此下乃史官敍所以作蔡仲之命之意謂周公當武王之後周公實居冢宰之位而正百官所謂正百工即百官總已聽于冢宰而周公實正之也其時周公居攝三叔實不平周公所爲于是播言謂公將不利于孺子周公恐恣縱而不誅則禍亂之起未易遽已于是奉王命東征而致辟管叔于商謂即商地而致法以殺管叔也時管叔監殷即其地而誅之蔡叔亦監殷不誅而乃遷之囚于郭鄰也者以其罪輕蓋管叔兄也兄首惡而弟和之所以管叔死而蔡叔囚也囚謂拘繫之蓋禁錮拘繫其出入也然既囚之又不可以無所養故以出車七乘之地所出之賦以養之蓋囚之此身未死不可使不食而死所以必有以養之也古者一里之地出車一乘七乘乃七里之地也霍叔據司馬遷及二孔說則不係三監乃管叔蔡叔武庚三人爲三監霍叔乃封于王圻之內地

霍邑。然所以與管蔡均被罪者。唐孔氏謂。霍叔在京邑。聞管蔡之語。流傳其言。謂爲實然。不與朝廷同心。故周公所以降爲庶人。以其罪則又輕于蔡叔也。林少穎雖辨以爲管蔡霍爲三監。然康誥只言成王伐管叔蔡叔。不言霍叔。且諸儒之言皆然。故未敢以少穎之言爲然。周公以霍叔之罪輕于蔡叔。故特削其爵。奪其邑。降爲庶人。三年之久。不使之與兄弟齒相次。是時周公雖致罪于三叔。然但以王法不得不爾。周公初非有心于其間。故蔡叔雖被囚。而其子乃能用敬德。故周公用以爲其所封國之卿士。左傳定四年。謂周公舉之以爲己之卿士。是用爲周公所封國之卿士也明矣。然諸儒謂周公留佐成王。食邑于所封圻內。諸侯孟仲二卿。故公言仲爲之。是所謂卿士。非魯卿也。至史記世家。則又謂周公舉胡爲魯卿士。則又爲魯卿。要之。二說皆不必泥。但此卿士必非王朝卿士。乃周公卿士。蓋以經文只言周公以爲卿士。故知非王朝卿士也。周公以仲爲卿。時蔡叔尙囚未死。及此而叔死。故周公于此命之于王而國之于蔡。蓋使之繼其父之國也。孔氏謂蔡叔所封乃圻內之地。蔡仲所封乃淮汝之間。是所謂蔡者乃有兩地。按地理。周圻內無蔡。惟淮汝之間有蔡。世家謂蔡叔居上蔡。宋仲子謂胡徙居新蔡之地。皆屬汝南郡。則孔氏所謂兩蔡。未知何所據而云也。

王若曰。小子胡。惟爾率德改行。克愼厥猷。肆予命爾侯于東土。往卽乃封。敬哉。爾尙蓋前人之愆。惟忠惟孝。爾乃邁迹自身。克勤無怠。以垂憲乃後。率乃祖文王之彝訓。無若爾考之違王命。皇天無親。惟德是輔。民心無常。惟惠之懷。爲善不同。同歸于治。爲惡不同。同歸于亂。爾其戒哉。愼厥初。惟厥終。終以不困。不惟

厥終。終以困窮。懋乃攸績。睦乃四鄰。以蕃王室。以和兄弟。康濟小民。率自中。無作聰明亂舊章。詳乃視聽。罔以側言改厥度。則予一人汝嘉。王曰。嗚呼。小子胡。汝往哉。無荒棄朕命。

自此以下。周公以王命命蔡仲之言也。胡是蔡仲之名。以其少。故以小子呼之。成王謂。我今日封汝者。惟汝能率循於德。以改其父之行。蓋父行子之所當遵。蔡叔之行所不可遵者。而仲能改之。而其改也。又乃率德以改。則其所以自謀者。可謂能慎矣。故成王所以言惟汝率德改行。而繼以克慎厥猷。蓋善其能自謀也。故我所以命汝爲侯於東土。東土、卽蔡也。蓋蔡在周邦之東故也。汝往就汝所封之國。其可不敬哉。此蓋總說所以命侯之意。下文則告戒之言也。爾尙蓋前人之愆。惟忠惟孝。前人、卽蔡叔也。蔡叔於文王爲子。於成王爲臣。今乃不顧君父。而挾武庚以叛。是爲子不孝。爲臣不忠者也。今蔡仲欲庶幾遮蓋蔡叔之愆過。則惟在乎盡忠。惟在乎盡孝。蓋以仲之忠可以掩叔之不忠。仲之孝可以掩叔之不孝。成王旣告仲爲忠孝者可以掩父之罪。故又勉仲。謂今日遠汝父所行之迹。當從汝身始。蓋謂蔡叔不忠不孝之迹不可循習。故仲當遠之。若能遠其迹自汝身始。又將之以勤而無怠惰。用能垂法于後世。蓋蔡叔已不足法。蔡仲今當正其非而使後世法仲也。成王旣欲其遠迹以垂法于後世。故又告之曰。汝必欲垂法。無取必于其他。但率循汝祖文王之常訓而奉行之。莫復如汝考蔡叔之違背王命。則必可垂法于後世矣。成王旣勉蔡仲。使率循文王以掩父過。恐其行之未必力。故又以天人向背而警之。謂爾仲今得封以爲諸侯。不可恃此。不復以前言爲念。然皇天于人。本無親愛之心。但有德者。

則天必輔之。民本無恆心。苟有惠者。則民必懷之。汝之德苟不足以順乎天。則天且怒之。其肯輔助之乎。惠不足以安乎民。則民且去之。其肯懷歸之乎。當重念天人之可畏。而夙夜自盡也。既以天下之向背警之。故又以爲善爲惡所由歸者諭之。謂天下之所謂善者非一端。如或仁或義。或剛或柔。皆善也。人之爲善。不必兼衆善而後能治也。苟得其一。皆足以致治。如行仁德。固可以致治。行義德。亦可以致治。以剛克。以柔克者。亦可以致治。是爲善不必同也。要其終。則同歸於治矣。天下之所謂惡者。亦非一端也。如色荒。如禽荒。如甘酒嗜音。如峻宇雕牆。皆惡也。人之爲惡。不必兼衆惡而後能致亂也。苟有其一。如荒於色。固足以致亂。荒於禽。亦足以致亂。荒於酒音牆宇。亦足以致亂。是爲惡亦不必同也。要其終。則同歸於亂也。成王既言行惡行善。其終也治亂之分如此之異。故警之曰。爾其戒哉。謂治亂如此。不可不戒也。所戒如何。愼終於始而已。蓋蔡仲前此率德改行。是有其始矣。既有其始。則不可不思其終。蓋人之常情。銳始則易。善終則難。今蔡仲既能愼始。惟當思其終。能思其終。則必能行之至久而不困。若徒愼其始而不思其終。則終必困倦而至於窮。則空而無有。謂始雖愼而終不愼。則始爲徒愼。而終亦無有所得也。自此以下。皆爲善之目也。懋乃攸績。謂汝爲諸侯所合致之功績。不可不勉也。睦乃四鄰。謂所有四向之鄰國。不可不與之和也。所以如此者。蓋欲汝以此藩屏王室。以此而和睦兄弟之邦。因以安康濟汝國之小民。蓋王室不能蕃。則有削地黜祿之虞。兄弟不能和。則有侵疆問罪之師。雖欲康濟其民。得乎。此蓋教蔡仲以事上睦下之道也。此下則又教蔡仲以治心修行而謹爾侯度焉。率、

皆也、自從也。謂汝凡事皆從中道。不可作聰明以亂舊章。蓋先王舊章。莫非中道。若强作聰明。則必欲自我作古。以先王之舊章爲陳迹而不足法。則必從而更張之矣。故成王必欲蔡仲皆從中道。莫强作聰明以紛亂舊章。詳審汝之視聽。無以邪側不正之言以眩惑視聽之常度。如此。則所從者自然皆合于中道。而必無作聰明之失矣。予一人安得而不善汝所爲哉。成王戒之之言既備矣。故又嘆而呼小子胡。謂汝往其國。無他可言。但不荒廢違棄朕所命足矣。此蓋丁寧其必遵前言也。蔡命既畢。以下乃亡書之序。篇次當繼此後。故孔安國以附于末。

成王東伐淮夷。遂踐奄。作成王政。成王既踐奄。將遷其君于蒲姑。周公告召公。作將蒲姑。

此亡書之序。孔氏附于此。其書亡。其義不可知。孔氏順文爲說。謂周公攝政之初。奄與淮夷從管蔡作亂。周公征而定之。成王卽政之初。淮夷與奄復作亂。故成王親往征之。淮夷與奄在周之東。故謂之東伐。成王既東伐淮夷。遂踐滅奄國。以其數反覆。言去此叛逆之民。以成王者之政令。故名篇以成王政。唐孔氏謂自多方已下。是成王卽政初事。編篇以先後爲次。此篇在成王書內。故知是成王卽政後淮夷又叛。兼成王卽政方封伯禽費誓魯侯伯禽宅曲阜。淮禽徐戎並興。此言淮夷踐奄。故知是成王卽政後重叛也。成王既踐奄。將遷其君于蒲姑之地。蒲姑、齊地。齊在最東。鎬在最西。去王室甚遠。孔氏乃謂遷于齊地。近中國。教化之。此恐不然。恐此遷乃如舜之流放。蓋竄逐其君于蒲姑也。周公以將遷其君之事告召公。意必陳所以不可不遷之意。史官錄之。故名篇以作將蒲姑。蓋謂將遷其君

于蒲姑也。而孔氏乃謂告召公使作册書告命之。序只言周公告召公。無命作册之意。如康王命作册畢。卽有命作册之意。此說無文。故不敢從。

多方

成王歸自奄。在宗周誥庶邦。作多方。

奄、淮夷、相近之國。當周公攝政之初。管蔡與淮夷相扇以叛。周公旣誅之矣。今成王卽政。淮夷又與奄共叛。故成王于伐淮夷踐奄。或言踐。或言伐者。聖人非欲踐人之國也。伐而服罪。則止矣。伐而不服。則至于加兵以踐之。踐。蓋隳其城郭。夷其宗廟也。奄旣不服其伐。故至於踐也。此篇蓋成王踐奄而歸。在于宗周鎬京而作。故序言成王歸自奄。在宗周誥庶邦。作多方。蓋有商之興。賢聖之君六七作。其深仁厚澤固結于民心甚深。其國不幸。紂爲不道。暴虐之甚。民不忍其荼毒。急脫水火。故武王順人而興。不頓甲兵而天下定。今旣出水火。安衽席。則商六七君之德。朝夕常在于存想之間。故武庚旣叛。及此而奄淮夷又叛。此多方之篇所以不徒及于商民而又及于四方之民者。蓋當時不服者非一。故併誥庶邦也。

多方。惟五月丁亥。王來自奄。至于宗周。周公曰。王若曰。猷。告爾四國多方。惟爾殷侯尹民。我惟大降爾命。爾罔不知。洪惟圖天之命。弗永寅念于祀。

此多方二字。舊竹簡所標之題也。惟五月丁亥。乃成王卽政明年之五月丁亥也。蓋多士篇成于成王

卽政之三月。繼而又有淮夷徐奄之變。王往伐。此篇乃作于歸自奄之後。故知是明年五月也。史官謂其時五月丁亥日王來自奄。謂自奄而來至于宗周。宗周、卽鎬京也。此蓋史官所以敍作書之由也。周公曰。王若曰。旣言周公曰。又言王若曰者。蓋周公以王命言也。然前篇每出于周公之口者。皆直言王若曰。獨此篇揭以周公曰者。蓋前諸篇皆周公居攝所作。不言周公曰。可以知其出于周公。此乃周公歸政之初所作。若不言周公曰。則疑爲成王之言。後世不復知其出于周公之口也。猷、發言之辭也。告爾四國多方。四國、卽三監淮夷。多方、告四國因及于多方之衆諸侯也。惟爾殷侯尹民。成王謂。爾四國多方之諸侯。本是殷之所侯以正民者。我惟大降爾命。爾罔不知。惟爾等相煽共叛。罪在皆誅。我以爲殷之所侯。久習惡化。不忍盡戮。于是大降爾等死命。爾無不知。謂盡知其罪應死而我赦之也。此蓋說前此隨武庚以叛王室時也。成王謂。汝等前與武庚共叛。我大降爾命。不忍盡殺汝等。無不知之。今日自應改過自新。而又大惟圖度上天之命。以己意妄料天命。知天命未必在周。而相扇復叛。殊不知能長求敬念于祀事。蓋諸侯有國。則有宗廟社稷之祀。今汝等妄料天命。相扇叛君。則誅夷且至。是弗能念于祀事。此蓋責其當成王卽政後又有淮夷徐奄之變也。

惟帝降格于夏。有夏誕厥逸。不肯感言于民。乃大淫昏。不克終日勸于帝之迪。乃爾攸聞。厥圖帝之命。不克開于民之麗。乃大降罰。崇亂有夏。因甲于內亂。不克靈承于旅。罔丕惟進之恭。洪舒于民。亦惟有夏之民。叨憤日欽。劓割夏邑。

成王上既言我降爾命。而爾等不能改過自悔。又妄料天命。相扇復叛。全不以宗廟社稷爲念。故此遂引有夏之事以告。謂當夏之興。自禹以下。賢聖之君。各能盡其爲君之道。而天降格之。降格、謂降至也。謂天之意常在于夏也。是天之意未嘗絕夏也。奈何有夏之君。若有如桀者。大其逸樂。惟自樂其身。不肯憂言于民。謂無憂民之言也。又大淫亂昏暗。不能于終日之間勉行于天道。謂天道欲人君勸勞于民事。而有夏誕厥逸。不感言于民。是不勉于天道也。此事乃是汝等多方之民所共聞者。非我妄言。況桀之爲君。亦是以己之意圖度天命。若紂之自謂我生不有命在天。蓋恃天命必在于我。遂不復祗畏。逆料其必不我釋也。惟桀之意在于逆料天命之必不我釋。于是以民爲不足恤。不復開示民之所附麗者。蓋民無常心。君仁則仁。君義則義。君之所行。卽民之所麗者。而桀乃爲淫昏。不復開示民之所附麗者。方且大降酷罰。以崇其亂于有夏之國。然有夏之亂。其所因者。亦始于內。蓋甲者十干之始。故謂之甲于內亂。由其始亂于內。遂不能善承于衆民。所謂不能承者。蓋以其不能大惟進用于恭德之人。以大舒緩于天下之民。謂迫促之也。亦惟有夏之民。凡貪叨而憤懟者。日日欽敬之。使之在位在職。割害天下。如割剝然。此所以申言上不克靈承于旅之意。故下遂言所以相湯也。

天惟時求民主。乃大降顯休命于成湯。刑殄有夏。惟天不畀純。乃惟以爾多方之義民。不克永于多享。惟夏之恭多士。大不克明保享于民。乃胥惟虐于民。至于百爲。大不克開。乃惟成湯。克以爾多方簡。代夏作民主。慎厥麗。乃勸。厥民刑用勸。以至于帝乙。罔不明德慎罰。亦克用勸。要囚殄戮多罪。亦克用勸。開釋無

享。亦克用勸。今至于爾辟。弗克以爾多方享天之命。

成王上既言桀之惡如此。遂言湯之所興與桀之罪惡如此。天惟是之故。遂別爲求民之主者。乃大下其顯然休美之命于成湯。使用刑以殄滅有夏之命。則天之不畀于夏者。亦純一而不變矣。成王言桀之所以亡與湯之所以興者既至矣。自此以下。又言桀之亡。非惟桀自稔惡。而所與共治臣。亦同惡相濟。故言乃惟以爾多方之義民。不克永于多享。謂桀之用爾多方有義之民。則易以斥絕。不能長久與之多享于民上。謂不使之久于其位也。而桀所恭敬之衆士。則大不能于保享之道。謂徒安受寵榮于民上。不能明其所以治民之道。乃相與爲暴虐之事以加于民。甚至百端所爲。皆不能開明。謂事事暗昧也。惟桀所爲既如彼。而一時之臣所爲又如此。是故成湯之興。遂能用多方而大伐於夏桀。代爲民之主。所謂用爾多方。猶言仗爾多方之力以有天下也。此下遂言湯之治民。與其後世諸王亦能治民。遂能長保天下。至紂不道。所以又失也。成王謂成湯惟能慎其所附麗者以爲民之勸。故其民遂取法於湯。亦用至於勸。然非特湯而已。後雖至於帝乙。其間諸王。亦無不明顯其德。謹慎其罰。謂以德爲上。而不敢輕於用罰。故亦能用至於勸。非惟明德謹罰能致民之勸。雖要察囚辟。取其有罪者殄絕而刑戮之。亦能用至於勸。取其無罪者而開解釋放之。亦能用至於勸。其意蓋謂商之賢君。皆能勉民於善。雖刑之釋之。無有不勉於善者也。今至於爾辟。謂紂也。不克以爾多方享天之命。謂不能用民以受天命。其意謂人君必能固結民心。然後能受天命。今紂不道。失民之心。遂至於失天命。是不能用民以享

天命也。

嗚呼。王若曰。誥告爾多方。非天庸釋有夏。非天庸釋有殷。乃惟爾辟。以爾多方。大淫圖天之命。屑有辭。乃惟有夏圖厥政。不集于享。天降時喪。有邦間之。乃惟爾商後王逸厥逸。圖厥政。不蠲烝。天惟降時喪。惟聖罔念作狂。惟狂克念作聖。天惟五年須暇之子孫。誕作民主。罔可念聽。天惟求爾多方。大動以威。開厥顧天。惟爾多方。罔堪顧之。惟我周王。靈承于旅。克堪用德。惟典神天。天惟式教。我用休簡畀殷命。尹爾多方。

作書之體。皆先言王若曰而後言嗚呼。此乃先言嗚呼而後言王若曰。唐孔氏謂周公先自嘆而後稱王命。此說是也。告爾多方。周公稱王命。謂我爲誥文以告爾多方。如前言桀與紂所以亡者。非天用廢於有夏。亦非天用廢於有殷也。乃惟爾君商紂。用爾多方而大爲淫佚之事。以圖度天命。大意謂過爲淫佚。不復畏天。乃謂我生不有命在天。妄以己意料天意也。紂惟淫佚無忌憚如此。故其罪惡所以屑屑皆有可舉之辭。如泰誓牧誓之所陳。則屑屑有辭可知矣。此總言大意。下乃詳言所謂非天庸釋夏殷之事。謂天之所以釋於有夏之君者。以桀圖謀其政事。不成於享天命之意。故天降是喪亡。使能有邦國者間隔而代之。謂湯代夏也。天之所以釋有商者。乃惟爾辟紂逸其所逸。蓋淫佚之事。非人君所當爲者。而紂乃逸之。故謂逸厥逸。惟其如此。故圖其政事。不能蠲潔。而至於穢惡。不能烝進。而至於怠惰。天於是降是喪亡。是天之所以釋夏商者。非天庸釋之也。皆桀紂自取之也。然紂之所爲如此。天將喪之。猶未忍加以喪亡之禍。又念天下之理。聖而不能念。則或至於狂。狂而能念。則或至於聖。今紂所

爲如此。雖甚狂矣。天猶以爲萬一克念。亦可以聖。於是以五年之久。須待寬暇此之子孫。之紂也。猶莊子言之人也、之德也。須暇此子孫爲紂也。紂雖商之子孫。而受天命爲天子。亦天之子孫。故謂之此子孫也。所謂五年者。先儒以爲文王崩。武王服喪三年。觀政二年。凡五年然後伐紂者。天使之然也。然觀政之說。予於泰誓已辯之矣。要之。所謂五年者。經傳既別無考據。往往紂自未死五年之前。罪惡貫盈。喪亡無日。天未忍遽絕。故須待閑暇至於五年。冀其改悔。天之意雖如此。而紂大爲民主。卒無可念者。無可聽者。謂所爲無一言之可取也。唐孔氏謂。上知下愚不移。聖必不能爲狂。狂又必不能至聖。此事決矣。此言聖或作狂。狂或作聖。蓋以桀紂實非狂愚。儻能改過。則狂有作聖之理。此說是也。紂既無可念聽。天於是求於爾多方之民。大震動以天威。以開迪其有能顧諟天意者。將以用之。而爾多方又無有能顧天者。方是之時。惟我有之王。謂文武也。善承奉於衆民。能任用於有德。克堪用。謂能任用。文武惟能如此。故可以主神天之祀爲天子。天於是敬教文武。使之用休美之道。大畀與以殷命。使正爾多方而爲之君。成王言此。正謂我周之興。乃天命所畀。爾衆民誠不可懷貳心也。

今我曷敢多誥。我惟大降爾四國民命。爾曷不忱裕之于爾多方。爾曷不夾介乂我周王享天之命。今爾尙宅爾宅。畋爾田。爾曷不惠王熙天之命。爾乃屢迪不靜。爾心未愛。爾乃不大宅天命。爾乃屑播天命。爾乃自作不典。圖忱于正。我惟時其教告之。我惟時其戰要囚之。至于再。至于三。乃有不用我降爾命。我乃其大罰殛之。非我有周秉德不康甯。乃惟爾自速辜。

成王上既告多方。以周之所以興者。實出于天命。非人所能爲。其說已詳悉辯白矣。故此遂說。今我何敢多爲誥命以告汝。我惟大降爾四國民之生命。其意蓋謂。我本不敢如此誥。實爲汝等屢叛王室。義當誅滅。我以不忍之故。遂與汝等以生命。今又恐汝等不知天命所在。復謀不逞。故所以如此詳誥也。汝等分當誅滅。今我既降與汝等命。則我之待汝者至矣。汝何故不深信我命而寬裕之於爾衆。裕有寬裕饒益之意。謂深信我命而饒益於多方也。爾非特不深信我命而奉行之。以饒益於多方。爾何不夾輔介助治道於我有周之王者。以享受上天之命。其意蓋謂。我今日既大降爾命。而爾下之乃不能饒益於民。上之又不能輔助于君。今爾猶且居爾所有之宅。治爾所有之田。卽謂前日遷於洛邑。皆有宅與田與汝。今汝方且有宅可居。有田可治。自應仰念國恩。而何故不順於王。以明天之命乎。熙、如庶績咸熙之熙同。謂庶績昔未治。今皆條理明白。則熙者。明也。謂爾多方若自今以往。能順服於周。不復叛逆。則周之天命顯然矣。成王既反覆責多方。謂汝等應當如此。而乃不然。故言爾乃迪屢不靜。謂我今迪導於汝者屢矣。而汝等猶未安靜。是爾心猶未能知所以自愛。蓋順服則大安大樂。是能自愛。叛逆則大危大辱。是不能自愛也。然迪屢不靜。非特不能自愛而已。而爾又不能大安於天命。而乃屑屑播棄於天命。屑字、孔氏訓盡。謂盡棄於天命。其說亦通。成王之意。蓋謂我今日大降爾命。亦是天意。而汝等乃迪屢不靜。是不能安於天命。而乃棄之也。如此。則是汝等自爲不常之事。而謀信於正道。蓋欲信正道。必當守常法。今既自爲不常。何以圖信於正道哉。我惟是之故。所以有大誥以教汝。告汝告之

不服。所以又懼汝以要囚之法。要囚謂要勤而拘囚之也。書言要囚者三。康誥言要囚服念五六日。此篇言要囚殄戮多罪。與此言戰要囚之。孔氏釋之。其說各不同。於康誥則謂之獄囚要辭。於此則謂之要察囚情。今詳考之。三說皆不然。所謂要囚者。乃謂要勤而拘囚之。康誥所謂要囚服念五六日。乃謂凡要勤拘囚罪人。必當服念之至五六日。然後不蔽其所要囚者。此所謂要囚殄戮多罪者。乃謂或要勤拘囚其多罪者。或殄絕殺戮其多罪者。而民亦勉於善也。所謂戰要囚者。乃謂恐懼之以要勤居囚之威也。成王謂。今日教告於汝。要囚於汝。以至於再。以至於三矣。言不一也。孔氏謂。再乃三監淮夷叛時。三乃成王執政又叛。恐不是。如此所謂再三者。直謂今日如此再三也。然我再三如此。而乃有不用我所降與汝之生命。復敢叛逆。則我又不復如今日止於教告要囚而已。必有大罪誅戮於汝矣。當此之時。則非我周家執德不安甯。謂前赦汝而今誅汝也。乃是汝等自召其罪也。此蓋以威刑懼之也。

王曰。嗚呼。猷。告爾有方多士。暨殷多士。今爾奔走臣我監五祀。越惟有胥伯小大多正。爾罔不克臬。自作不和。爾惟和哉。爾室不睦。爾惟和哉。爾邑克明。爾惟克勤乃事。爾尚不忌于凶德。亦則以穆穆在乃位。克閱于乃邑謀介。爾乃自時洛邑。尚永力畋爾田。天惟畀矜爾。我有周惟其大介賚。爾迪簡在王庭。尚爾事有服在大僚。王曰。嗚呼。多士。爾不克勸忱我命。爾亦則惟不克享。凡民惟曰不享。爾乃惟逸惟頗。大遠王命。則惟爾多方探天之威。我則致天之罰。離逖爾土。王曰。我不惟多誥。我惟祗告爾命。又曰。時惟爾初不克敬于和。則無我怨。

此王又更端嘆而告之也。猷者、發語之辭。告爾有方多士。暨殷多士。普告天下。併及殷之衆士遷在成周者也。今爾奔走臣我監五祀。監、爲諸侯監民者。成王謂。爾等多士。自周公東征而歸後。卽奔走而臣服於我所立之監。今已五年矣。蓋周公攝政首年東征。東征三年而歸。周公攝政凡七年。自三年東郊之亂既定。今是成王卽政之明年。是五年矣。汝等多士。其中亦有正胥之長。與小官之正。與大官之正。既各爲之官長。則無有不能守法者。既能守法。則於汝自身所爲。苟有不和者。汝當自有以和之。不和、謂有乖戾怨恨之事。如犯令陵政。亦不和之事也。非特汝身而已。苟爾室家之內。若父子。若兄弟。或有爲不和者。汝當有以和之。汝爲官長。能守法。當以正率人故也。汝若果能如此。則汝所居之邑。必能至於明爽。然其所以明爽。亦由汝能勤其事之所致。如上文爾惟和哉。卽所謂克勤乃事也。如此。則汝庶幾不諱忌於凶惡之德。謂無有凶惡之德可諱也。亦是汝能用至敬而在位。是能閱視汝之邑而謀所介助於王室矣。此蓋告胥伯小大多正。雖遷於成周。必各有所食之邑。故所以以邑言也。然則此所謂克閱於乃邑者。乃謂其能監視其邑所當行之事也。若然。則汝多士庶幾可以永遠盡力以治其所有之田。謂可以長保其祿也。雖天亦將有以畀付矜憐於爾。我周家亦將有大助賜於爾。於其有道者。又將簡拔之。使在王室爲官。加汝以職事。而使有所服行於大僚。蓋謂不特使爾食邑於成周而已矣。成王既言爾等能如上文所言。則是能用我命矣。周將簡拔用汝。然汝若不用我命。我又當有罰及汝。故又嘆而呼多士以告之曰。汝等若不能勸勉忱信我命。則是汝等不能奉上。而凡爲民者。亦將化汝。惟

曰不復奉上如此。則是汝等自爲縱逸。自爲頗僻。大遠棄於王命。乃所以自探取天之威罰。我於是卽遂致天罰於汝。又離遠爾所居之土。不止遷於成周。而此又以威懼之也。成王旣以恩誘之。又以威懼之。故又繳前說曰。我不惟若此多多誥汝以言而已。我惟敬誥汝以命。所謂爾命者。蓋謂汝等如前言。則有簡在王庭之賞。如後言。則有離逖爾土之罰。乃是汝等禍福之命所由以分。故我所以不惟如此多誥也。言旣竟。故又告之曰。今日之事。所以至於此者。非我之罪。乃是汝等於其初也。不能敬於爲和。至乖戾犯上。所以有今日之事。汝不當怨我。蓋自東征之後。或征或遷。或又伐淮夷踐奄。皆是汝等自取。非我罪也。

尙書詳解卷二十二

立政

周公作立政。

此書之作。蓋周公當成王卽政之後。慮其恃天下之已治而忽于任人。使小人乘間而至。則君子不在朝。而政自此不立。此所以盛陳任人之說。而名篇以立政者。蓋深言任人乃所以立政也。林少穎謂。周公作無逸。作立政。其意一也。當成王卽政之初。天下旣已太平。垂衣拱手。不動聲色而享此治安之效。周公之心。懼夫成王驕怠之心易以萌也。于是乎作無逸之書以戒之。又懼夫姦佞之人乘間而易以進也。于是乎又作立政之書以戒之。無逸之書。言修德之不可逸也。立政之書。言任用之不可非其人也。常人之情。治至如此。往往忽之。惟周公大聖人也。則能念及乎此。故序書者直以周公作無逸。周公作立政言之。不復重複其辭者。蓋謂惟周公乃能有是言也。

立政。周公若曰。拜手稽首。告嗣天子。王矣。用咸戒于王曰。王左右。常伯。常任。準人。綴衣。虎賁。周公曰。嗚呼。休茲。知恤鮮哉。

此立政二字。舊竹簡所標之題也。周公若曰。史官以周公之意言之也。是時。成王初卽位。周公率羣臣將進戒于王。于是贊之曰。拜手稽首。告嗣天子。王矣。蓋謂羣臣皆再拜稽首。將有所告于嗣天子。今已

爲王矣。不可以沖幼自恃也。周公旣率羣臣而前贊于王。謂羣臣皆再拜稽首。將有所告于王。羣臣于是因周公之贊。遂皆進而告于王曰。王之左右。大而常伯、常任、準人。小而綴衣、虎賁。皆不可用非其人。常伯、常任、準人。諸家說不同。先儒以伯訓長。謂常所長事。乃三公。常任、謂常所委任。乃六卿。準人、平法之臣。乃獄吏。王氏則以常伯爲庶官之長在位者也。常任爲任事之臣在職者也。準人非伯非任。吾所取法者。然不如蘇氏謂牧民之長曰常伯。任事之公卿曰常任。守法之有司曰準人。蓋二百一十國以爲州。州有伯。則州牧爲伯明矣。以顧命考之。當時有芮伯、彤伯。則皆以公卿兼牧。是常伯亦在王左右也。夫王之左右牧民之長。任事之公卿。與守法之有司。旣皆得人。則是在位在職無非端人正士矣。然宮禁之內侍衛之臣。又不可非人。故又在于愼選綴衣虎賁之人也。綴衣、幄帳也。如幕人、掌舍、司裘之類。虎賁、衞王之臣。猛如虎之奔走者。虎賁氏、旅賁氏之類。是也。此雖微官。乃朝夕於王之側者。故不可不求其人也。羣臣旣戒成王使愼選此五者。周公于是因羣臣之咸戒而嗟嘆其言之善曰。嗚呼。休茲。知恤鮮哉。然此有二說。先儒則謂周公嘆而言。美哉。此五等之官。立政之本也。然知憂此官宜得其賢者少也。林少穎則謂。此五等之官。誠不可用非其人。然當艱難擾攘之時。時以是爲憂者。未足爲難。至于休美之時。益成之世。而能知以是爲憂者。天下鮮矣。詳考二說。林說雖有意味。但于經文不順。故不如先儒之說爲順。經文今當以先儒之說爲然。

古之人迪惟有夏。乃有室大競。籲俊尊上帝。迪知忱恂于九德之行。乃敢告教厥后曰。拜手稽首。后矣曰。

宅乃事。宅乃牧。宅乃準。茲惟后矣。謀面用丕訓德。則乃宅人。茲乃三宅無義民。桀德惟乃弗作。往任是惟暴德罔後。

周公既嘆此事之美而知恤者少。于是遂述古事以爲證。謂古之人有道者惟有夏。謂禹也。乃有室大競。籲俊尊上帝。迪知忱恂于九德之行。乃敢告教厥后者。先儒謂夏禹之時。乃有羣臣卿大夫皆是賢人。王室大强。猶尙呼招賢俊之人。與共立于朝。尊事上天。禹之臣蹈知其誠信于九德之行者。乃敢告教于君。張橫渠則謂禹時有室之卿大夫皆相競于籲俊。將以尊上帝。故旣迪知忱恂于九德之行之人。凡始敢告教于君使用之。林少穎謂古之所謂有道之主者。莫如有夏。其王室所以大强者。惟其能招集賢俊之人以尊事上帝。禹旣以籲俊爲心。則其臣亦以薦揚爲務。必迪知其果能忱恂于九德之行者。然後告于厥后。詳考三說。少穎最平穩有味。但以王室大强本于籲俊。則籲俊之後王室方强。而下文不應又說迪知忱恂于九德之行。竊謂此乃大禹用賢不已之意。雖王室大强。猶不忘于用賢。方且招集衆俊。以尊上帝。蓋賢俊之人。乃天之所生以畀人君。如詩言天監有周。昭格于下。保茲天子。生仲山甫。則賢俊之生。信不偶然。宜乎籲俊所以能尊上帝也。惟禹以籲俊爲心。故當時之有人迪知于九德之賢者。忱恂于九德之賢者。蓋謂九德之賢在彼。而吾能以道而知之。則知此人者。非苟知之也。吾能以誠而信之。則信此人者。非苟信之也。其意則謂。禹有心于籲俊。故當時有知賢信賢之人。乃敢告教其君曰。拜手稽首。致敬于君。謂君已爲后矣。今當使此九德之人居汝事。謂使之居治事之任。卽

上常任是也。居汝牧。謂使之居牧民之任。卽上常伯是也。居汝準。謂使之居守法之任。卽上謂準人也。王誠能用此九德之人居此三等之官。則王之職業盡矣。故曰宅乃事。宅乃牧。宅乃準。茲惟后矣。然用此九德居三等之官。雖足以盡君道。又當謀面用其大順于九德者。斯足以宅其人。謂使之安其位也。謀面、猶言見賢焉而後用之也。蓋臣旣以其人告其君。君當與對面而謀之。知其果順于德而後用之。則用必得其人也。此皆迪知忱恂之人告教其君之辭也。茲乃三宅無義民以下。則言桀不能用人之意。謂此于三宅之位。皆無義之民。謂小人在位。桀之德于是不能興作。謂不能使德日起而大有功也。自是以往。凡所任用者。皆是暴德。此所以滅亡而無後也。故曰往任是惟暴德罔後。

亦越成湯陟丕釐上帝之耿命。乃用三有宅克卽宅。曰三有俊克卽俊。嚴惟丕式。克用三宅三俊。其在商邑。用協于厥邑。其在四方。用丕式見德。嗚呼。其在受德暋。惟羞刑暴德之人。同于厥邦。乃惟庶習逸德之人。同于厥政。帝欽罰之。乃伻我有夏。式商受命。奄甸萬姓。

此又言商之興亡。亦本于用人也。周公謂桀旣任暴德無後。亦及于成湯之時。自諸侯而升。大治上天之明命。謂有天下也。蓋天命湯以天下。而湯能保其明命而不失。故謂之丕釐上帝之耿命。湯旣有天下之後。于是用三等已有所宅之人。謂常伯、常任、準人三等已居位者。而此三等之人。皆能就其所居。謂各就其職以共乃事也。旣用此三等人居其職。又恐三者之中或有所缺。于是又選擇于賢才之中。求其有俊異之才可以待此三者之用者而稱說之。謂稱說其有此三等之俊才。可以待異日之用。而

三等之人果能就其俊。謂其才果足以副其所稱譽也。湯既用三宅。而三宅既能副其所用。舉三俊。而三俊又能副其所舉。而湯猶未敢恃其能知人而忽之。方且嚴而思之。大以其人爲法。謂既用其人在朝。又一心思惟取法其爲人。故此三宅三俊所以樂爲之用。而湯遂能克用之也。惟湯之用人如此。故在一邑則利在一邑。而邑至于用協。協謂其邑皆和協而無敢傲戾也。在天下則利在天下。而天下至于大法其德。大見其德。此蓋湯用人之效也。周公既稱湯用人如此。其效又如此。故復嘆而言紂之用非其人。以至于亡。謂在受之時。其德以强明自任。桀紂皆言德者。蓋經史中德字有訓道德者。有訓所爲者。此如君奭言惟乃知民德。語孟言小人之德草。皆謂所爲也。則此云受德暋者。乃謂紂之所爲以强明爲務也。先儒乃以受德爲紂字。然前言桀德豈桀字乎。紂之强明自任。如史記所謂矜人臣以能。高天下以聲者是也。惟其如此。是故賢人君子。紂則恐其不能順己。遂不用。而所用者、惟進于刑罰以暴虐其德者。則與之共其國。進于刑罰。蓋謂日進于刑罰。其意常在于殺戮者也。又與衆慣習于縱逸之德者同其政事。其意謂紂之用人。惟好殺者則揭國以與之。好逸者則揭政以付之。若其宰天下。則同邦之謂也。共治政事。則同政之謂也。牧誓所謂是崇是長。卽此所謂同厥邦也。是信是使。卽此所謂同厥政也。惟紂用人如此。故上帝于是欽以罰之。罰謂之欽罰者。見天不輕罰。如須假五年而稔惡不已。方始殄戮。則其罰可謂欽而不輕矣。天既罰紂。于是乃使我周家有其中夏。用商所受之天命而同治天下之萬姓。奄甸謂之同治。猶言皆治也。蓋謂舉天下皆屬我周家也。下乃陳文武用人之事。

亦越文王武王。克知三有宅心。灼見三有俊心。以敬事上帝。立民長伯。立政任人。準夫牧。作三事。虎賁。綴衣。趣馬。小尹。左右攜僕。百司。庶府。大都。小伯。藝人。表臣。百司。太史。尹伯。庶常吉士。司徒。司馬。司空。亞旅。夷微。盧烝。三亳阪尹。

上既言殷所以亡。周所以興。此遂言文武所以得人之意。謂周之所以興者。亦于文王武王之時。能知三宅之心。又灼然見三俊之心。知見無淺深。但互文耳。以此敬事上帝。蓋三宅三俊皆天爲時生。文武既能知見其心而任用不疑。則天生賢之意。人君能當其意矣。此其所以能敬事之也。文王武王之意。既在于用賢以事天。故于此立其人而爲民之長伯、立政任人、與準夫以牧民爲事者。以作此三事之臣。所謂三事。卽上常伯、常任、準人、是也。立民長伯。卽常伯也。立政任人。卽常任也。準夫牧。卽準人也。常伯謂之立民長伯者。伯亦長也。此職最于治民官長中又爲之長也。常任謂之立政任人者。常任所以任政事。謂此職乃治政事所任之人也。準人謂之準夫牧者。準人平法之吏。不可專任法以齊民。當有仁政以養民也。此三職。在夏謂之乃事、乃牧、乃準。至文王謂之長伯、立政任人、準夫牧。至成王謂之常伯、常任、準人。蓋時既不同。則官名隨時而變也。然文武之時。非特三事得人。自其朝廷而言。則雖虎賁侍衞之士。綴衣幄帟之吏。趣馬掌馬之官。小尹、謂小官之長。及左右攜持器物之僕。與百司若司裘司服之屬。庶府若內府太府之屬。此皆在王室及朝廷之上者。言此以見文武之時。近而朝廷。無不得人也。非特朝廷得人。雖遠而都鄙之間亦得人。如大都之內有小伯。小伯、謂小長。亦如朝廷之常伯。但其

勢位卑于朝廷。故謂之小伯。藝人、謂以才藝任事于都邑。亦如王朝之常任。其勢位卑。故謂之藝人。表臣。謂執法于都邑。以表倡其民。亦若王朝之準人。但勢位卑。不可與王朝同稱。故謂之表臣。然亦若王朝有百司。故再言百司。太史。卽周官太史。掌邦之六典八法八則之貳者。都鄙亦有之。王朝不言者。王朝官多。不能徧舉。故統言百司庶府。以不勝其分別。故不言。都鄙官寡。故縷數之。所以及太史。亦所以互見王朝亦有太史也。尹伯、尹正也。謂尹民之長也。庶常吉士。謂衆有常職之善士。蓋統包都邑之衆官也。此蓋言文武之時。都鄙邑之間無不得人也。然非特王畿之內都邑得人。雖遠而侯國。大國三卿。如司徒、司馬、司空。及次卿衆大夫。亦無不得人。非特侯國得人。雖遠而如蠻夷之內屬者。文武置長以尹之。而其尹亦無不得人。夷微盧烝之衆也。謂夷國之衆。及三亳之地得歸文武者。與凡阪險之地。文武皆置長以尹正之。其官謂之尹。亦無不得人。是雖遠而薄于夷狄之地。所任亦無不得人也。皇甫謐謂。三處之地皆名亳。蒙爲北亳。穀熟爲南亳。偃師爲西亳。故謂之三亳。文王未嘗伐紂。亳民不應歸之。蓋雜陳文武時事。故及之也。

文王惟克厥宅心。乃克立茲常事司牧人。以克俊有德。文王罔攸兼于庶言庶獄庶慎。惟有司之牧夫。是訓用違。庶獄庶慎。文王罔敢知于茲。亦越武王率惟敉功。不敢替厥義德。率惟謀。從容德。以並受此丕丕基。

上既總言文武得人之盛。此又分而結前意。謂文武所以得人如此之盛者。亦惟文王能善處其心。蓋

人惟能處其心。不以外物蔽之。則情僞不得而亂。邪佞不得而惑。故所以能立此常事司牧之人。皆賢俊而有德。如上文所陳衆官。皆有常事于朝而主牧養于民者。故總而言之。則謂之常事司牧人也。惟文王能宅心而用得其人。故文王之爲君。所以能優游無爲。無所兼于庶言庶獄庶愼之事。惟有司之牧夫者。訓之以用所當用。違所當違而已。蓋庶言庶獄庶愼之事。文王皆不以身兼其職。但教有司者使權時度宜以用違之而已。庶言、謂國之衆號令也。庶獄、謂國之衆獄訟也。庶愼、謂國之衆禁戒儲備也。凡此皆有司之事。人君特任有司。不必身兼之也。然文王又非特不兼而已。既不兼其職。而悉付之有司。故庶獄庶愼之事。文王且又不敢預知于其間。蓋不兼則猶知之。特不兼事耳。至于不知。則若未嘗知有其事。蓋任人之甚專也。上言庶言。此不言者。蓋號令出于君。有不容不知者故也。既說文王得人由于能宅其心。故此又言武王之得人由于能率循文王之行事。謂亦于武王之爲君。能率循思惟文王撫安天下之功。于是不敢廢棄文王之義德。惟其不敢替義德。故凡賢者之才足以戡定禍亂者。武王無不用之。能率循思惟文王經綸天下之謀。于是從文王有容德。惟其從容德。故凡賢者之才足以計安天下者。武王無不用之。惟文王行之于前。武王率惟于後。此所以前父後子並受莫大之基業也。一說以此義德爲賢才之有義德者。容德爲賢才之有容德者。謂武王循思文王安天下之功。故于人之有德義者。用之而不敢廢。循思文王治天下之謀。故于人之有容德者。從之而不敢違。蓋欲弔民伐罪。當仗義而興。故敉功言義德。有大量者。能就大謀。胸次淺狹。則謀不及遠。故謀言容德。此說尤長。

以其切于立政任人故也。

嗚呼孺子王矣繼自今我其立政立事準人牧夫我其克灼知厥若丕乃俾亂相我受民和我庶獄庶慎時則勿有間之自一話一言我則末惟成德之彥以乂我受民嗚呼予旦已受人之徽言咸告孺子王矣繼自今文子文孫其勿誤于庶獄庶慎惟正是乂之

周公上既歷說禹湯文武得人之事至此遂嘆而戒成王曰汝年尚幼弱乃是孺弱之子今已爲王矣繼續自今日以往凡我國家立政立事之際于準人謂平法之吏牧夫謂牧民之夫只言此二官者蓋前已詳說故此略舉之謂于此等之官必當灼然其知所順順謂所趨向也凡賢愚能否各有所趨向也必灼然知其所趨向然後方大使之致治以相助我國家所受于天之民以燮和我國家所有之衆獄訟及衆當戒愼之事相謂若舜所謂左右有民也和謂每事和協之使合于理不可悖理傷道也時則勿有間之謂于是則不可使小人離間于其間惟當誠心委之也雖一話一言之間在我惟當終思得成德之美以治我所受于天之民蓋小人所以能間君子者以人君不以得人治民爲念故輕信小人之言而易于遠賢若常思民不易治非得賢不可則小人安得而間哉如唐憲宗亦非有過人者特急於平淮蔡故委任裴度雖皇甫逢吉輩皆其素所信者間之而終不行則人君之心可不以天下國家爲念此一節言我雖出于周公皆周公指成王而言非周公自謂也而說者或以我則末惟成德之彥爲周公自謂誤矣龍舒謂一話乃言一事之終始一言則一句而已此恐有理周公既言人君惟當

以得賢安民爲心。于是又嘆而言曰。予旦已受人之徽言。謂前所言禹湯文武得人之事。皆至美之言。又非己說。皆平昔所以受于人者。今皆已告於孺子王矣。諸儒皆以孺子王與嗣天子王謂孺子今已爲王。惟龍舒謂周公稱成王爲嗣天子王與孺子王。非謂其已爲王。然以此言咸告孺子王矣觀之。則龍舒之言似有理也。周公自謂。己所告成王者。皆所受於人之美言。故又告成王。謂自今以往。凡爲文德之子、文德之孫者。謂成王也。謂文武有文德。爲文德之子孫。當不誤獄慎之事。惟用正人是治之。諸儒以正是爲正是之道。謂正則無邪。是則無非。此說亦通。

自古商人。亦越我周文王。立政立事。牧夫準人。則克宅之。克由繹之。茲乃俾乂。國則罔有立政用憸人。不訓于德。是罔顯在厥世。繼自今。立政其勿以憸人。其惟吉士。用勸相我國家。今文子文孫。孺子王矣。其勿誤于庶獄。惟有司之牧夫。其克詰爾戎兵。以陟禹之迹。方行天下。至于海表。罔有不服。以覲文王之耿光。以揚武王之大烈。嗚呼。繼自今。後王立政。其惟克用常人。

周公既欲成王勿誤於獄慎之事。當用正人。至此。又再述成湯與文王用人之事。謂自古以來。如商人。謂成湯以及我周家之文王。其於立政立事之際。其所用之人。如牧民之夫與平法之人。皆能使之居於其位。然後用之。思其爲人果賢邪。於此方使之致治。蓋謂成湯文王凡所用人。既使之居其位。又推誠以用之而不疑。又因其行事而思其爲人。然後方使之致治也。周公既言成湯文王用人如此之詳審。於是告成王。謂爲國之道。無有立政而用憸利之小人者。蓋利口之人不順於德。苟用之。無所顯聞

於天下。謂無善政善譽可稱述也。然則成王今日當如之何。繼續自今以往。凡所立政。當勿用憸利之人。惟求吉善之士用之。以勉力輔相我國家。可也。周公既欲成王用吉士。於是又呼成王爲文子文孫。謂成王乃累世文德人之子孫。雖孺弱已爲王矣。當勿誤於庶獄。惟慎擇其所主養民之吏。蓋獄訟之情。難以一人之見億度。惟得人用之。則必當其情而無誤也。此篇數言勿誤於庶獄庶慎。以獄訟之事誠不可不慎故也。若果能用得其人。不誤於庶獄。則罰必當罪。而人畏法。不敢妄爲。以干天誅。而汝於是可詰責爾之兵戎。謂戒約之。使不得妄殺伐侵掠於人。但按兵徐行。以踐行於大禹昔時所歷之迹。萬方所行之處。自天下以至海表極遠之地。無有不服者。用此可以見文王明德之光。蓋文王明德之光及於海表。成王未之見。今可以因其方行之際而見其所及之遠也。又可以發揚武王之大功。蓋武王定天下。今成王能撫萬方如此。是發其潛德之光也。此蓋極言不誤庶獄之效。終必至此也。周公告成王之事。至此美矣盡矣。故又嘆而言曰。自今以往。非惟成王當如此。雖更爲後王。於立政之際。亦當能用常人。常人。謂常德之士。如皐陶所謂彰厥有常者是也。

周公若曰。太史司寇蘇公。式敬爾由獄。以長我王國。茲式有慎。以列用中罰。

周公上既詳言庶獄不可不慎之意。是時。太史主記言。將受公言而編之於册。公乃呼而告之。史官因而編於此。周公謂司寇蘇公。乃蘇忿生。國於蘇。都於溫。以蘇公入爲司寇。能敬慎用刑。周公因言庶獄不可不慎。乃稱蘇公能敬刑之事。謂蘇公用能敬其所用之獄。獄既能敬。則時無寃民。而王國之祈于

是長久。周公既言蘇公之功如此。故謂我于此用能敬愼其事。凡獄訟之間。皆條列其罪狀。悉用中罰。可也。此蓋伸前不誤庶獄之意。

周官

成王既黜殷命。滅淮夷。還歸在豐。作周官。

按大誥與微子之命。敍言則黜殷命。乃周公東征之後。命微子之前。已黜絕之矣。不應至此又再黜之也。然此敍又言成王既黜殷命者。蓋三監之叛。淮夷實同惡相濟。周公既誅首惡之管叔與武庚。而淮夷之民。皆降其命而不誅。是雖黜殷命。而淮夷則未滅也。奈何至成王執政。曾未幾時。而淮夷乃與徐奄之民復扇叛逆。如逸書成王政之序所言。則淮夷再叛可知矣。夫淮夷徐奄本與三監共叛。中間雖已誅武庚。黜殷命。而餘黨則未盡撲滅。是殷命雖黜。而餘孽猶存。未得爲盡黜也。雖小人日稔其惡。自取殲夷。再扇叛逆。使聖人之仁。有不能容。踐之滅之。則餘孽掃盡。昔之黜者。今可絕其本根。不復再蔓。而所黜者盡無餘矣。蓋此序所以又言成王既黜殷命滅淮夷者。正所以結前說。以見前日之黜。猶有不忍之意。尙貸其餘孽。庶幾其自新。今既生之。而不能自謀生全之道。至煩再黜。此所以不得不再舉而滅淮夷也。蓋淮夷徐奄之再叛。亦必以復殷鄙周爲言。故雖滅夷踐奄。亦可以黜殷命爲言也。成王既滅淮夷之後。還以其事告于文王之廟。所以歸而在豐。是時作豐。因而董正治官。故此書所以謂之周官也。唐孔氏謂。周禮每官言人之員數及職所掌。立爲定法。授與成王。卽政之初。卽有淮夷叛逆。未

暇以立官之意號令羣臣。今既滅淮夷。天下清泰。故以周官設官分職用人之法以告羣臣。以此考之。則此書乃成王以周公所制周官六職頒于羣臣。故以此告之也。

周官。惟周王撫萬邦。巡侯甸。四征弗庭。綏厥兆民。六服羣辟罔不承德。歸于宗周。董正治官。

此史官序成王所以作周官之端也。周王、卽成王也。史官謂成王撫臨萬邦。謂爲君也。言成王自卽位以來。乃巡行于侯服甸服。所謂巡侯甸。非謂直巡此二服也。特泛言其卽位之後。巡省于侯國。故且以侯甸言之。成王既巡于侯甸。其有不庭者。成王于是四面而征之。以正其罪。不庭。先儒謂庭、直也。不直。謂叛逆王命。其他諸儒皆謂諸侯朝王。皆于庭下。故不朝者謂之不庭。二說皆通。以經攷之。成王卽位。卽有淮夷徐奄之變。成王之征。特踐奄滅淮夷。乃東南一隅耳。安得謂之四征。唐孔氏謂。巡守、天子大事。史官大言之耳。然成王之征。亦豈喜攻好殺而爲是舉哉。特以諸侯負固不服。割害平民。征其害民者。乃所以安民耳。故史官所以謂成王之征不庭。乃所以安其衆民耳。惟成王之征。不在于喜殺。而在于安民。故義師一舉。而六服之內。皆知成王非威我。乃甯我也。故六服之衆民。無不承奉成王之德。蓋以懷德而服。非畏威而服。乃心悅而誠服也。此卽謂踐奄滅淮夷之後。四方肅清。萬國效順。天下無事。成王于是還師而歸。至于豐邑。卽文王之廟。宣示天下。以周公所制作之法于天下。故謂之董正治官。蓋周公制作周官。其間所建之官。所職之事。豈皆能如文武之舊。必有所釐正因革于其間。所以謂之董正。蓋謂董督而釐正其治事之官也。唐孔氏謂。宗周者。言周爲天下所宗。王都所在。皆得稱之。故豐

鎬洛邑皆可言宗周。此說是也。唐孔氏又謂。檢成王政之序與費誓之經。知成王卽政之年。奄與淮夷又叛。卽往伐。今姑還歸。多方云。五月丁亥。王來自奄。至于宗周。與此滅淮夷還歸在豐爲此事。此說極然。

王曰。若昔大猷。制治于未亂。保邦于未危。曰。唐虞稽古。建官惟百。內有百揆四岳。外有州牧侯伯。庶政惟和。萬國咸甯。夏商官倍。亦克用乂。明王立政。不惟其官。惟其人。

自此以下。成王作周官辭也。若、助辭。猶如也。若昔大猷。謂如古之大道也。成王謂。如古之大道。于天下之治。則制之于未紛亂之初。于邦國。則保之于未傾危之先。其意蓋謂。政事則當于未紛亂之前制之。既亂則無及。邦國當于未傾危之始保之。既危則無及。此乃古之大道如此。成王既言古之大道如此。于是更端而言曰。唐堯虞舜惟能稽攷此古道。知治之所以能至于不亂。邦之所以能至于不危者。特在于建官得人而已。是故建立其官。其數惟百。所謂惟百。非惟止百人也。乃大略言之耳。成王既言其官之數如此。不欲盡舉其名數。于是略舉其大者。謂唐虞所謂惟百者。其內則有百揆以揆度百官而爲長。四岳以掌方岳諸侯爲之長。是內之建官。其尊且大莫過此也。其外則每州立一牧。以總管二百一十國。而五國又立一長。而謂之侯伯。言其爲諸侯之長也。是外之建官。其尊且大莫過此也。惟唐虞考于古道。而知治當制于未亂。邦當保于未危。遂建此內外之百官。故當時內外相維。果能至于庶政之惟和。則其治果不亂矣。萬邦之咸甯。則其邦果不危矣。則此二句蓋所以繳前意也。唐虞之後。如夏

禹商湯之時。亦知此理。故其時雖去古既遠。事業叢多。用人不得不廣。至于倍唐虞之數。然而用得其人。亦能至于治。所謂克用治者。謂其政和國甯。不減于唐虞也。夏商所謂倍。特泛謂其數之倍于唐虞耳。非謂唐虞一百而夏商二百也。而明堂位乃有有虞氏五十。夏后氏百。殷二百。周三百之說。妄矣。成王既謂唐虞夏商建官之意如此。故遂言。大抵明哲之王。凡于立政之際。不惟其官之多寡。而惟在于得人。蓋謂唐虞夏商大略如此。人君正不可泥其數。必取其備。惟得人。則必可以治。蓋當時周公定周官之制。又詳于夏商。故成王言此。所以謂建官不可以多寡爲疑。苟得其人。則多亦治。寡亦治也。

今予小子。祗勤于德。夙夜不逮。仰惟前代時若。訓迪厥官。立太師太傅太保。茲惟三公。論道經邦。燮理陰陽。官不必備。惟其人。少師少傅少保曰三孤。貳公宏化。寅亮天地。弼予一人。冢宰掌邦治。統百官。均四海。司徒掌邦教。敷五典。擾兆民。宗伯掌邦禮。治神人。和上下。司馬掌邦政。統六師。平邦國。司寇掌邦禁。詰姦慝。刑暴亂。司空掌邦土。居四民。時地利。六卿分職。各率其屬。以倡九牧。阜成兆民。六年五服一朝。又六年王乃時巡。考制度于四岳。諸侯各朝于方岳。大明黜陟。

成王上既陳唐虞夏商建官之大略。故此遂自謂。我小子以此之故。敬勤于所爲。夜之間。不能懈怠。仰思前代之事而是順之。即謂仰思唐虞夏商建官之意也。以此而教訓啓迪于衆官。即謂下文所謂三公三孤與六卿所職各有常事也。立太師太傅太保。茲惟三公。自此以下。即成王訓迪之辭也。以其師法于王。故曰師。以其輔助于王。故曰傅。以其保安于王。故曰保。然必以太言者。以其亞有少師少傅

少保。故以太言。見其職大于三孤也。成王謂。我仰惟前代之建官如此。其至于是立此太師太傅太保三職。此謂之三公。謂其公于國家而無私也。然三公之職尊。不當屑屑于事爲之末。故惟在于講論治道。以經緯邦國。謂論其治道因革之宜。損益之節。以此經緯國事。不屑屑于興事造業也。所以然者。以三公之職尊。將以和理陰陽。使三光全。寒暑平。不當叢脞于小務。故論道以經緯邦國。使國安則民和。民和則天地之和應。而陰陽自得其調理矣。是陰陽所以能燮理。以其能論道經邦也。三公之職既如此之尊。而所任之事又如此之大。故其官則不可徒備具。惟得其人。則以任之。無其人。甯闕以待用。不可取其具官充數而用非其人也。此成王訓迪三公之意也。三公之次。則有三孤。謂其上有三公之尊。則易以曲從。故欲孤特自守。所以謂之三孤。三孤。謂少師、少傅、少保也。謂之少者。以其貳于三公之職。視公爲次。故謂之少也。成王所以立此三孤者。將以副貳于三公。而宏大其道化。而敬明于天地之理。蓋三公之職。將以燮理陰陽。陰陽者。天地之氣也。今三孤將以貳公宏化。若不明于天地之理。何以貳公燮理哉。此所以必在乎敬明天地之理也。由是言之。則燮理者。若有所裁成輔相于中。至于寅亮。則特明其理而已。不能預力于其間也。此成王訓迪三孤之意也。三公三孤所職雖不同。然皆所以輔相于人君。故成王總而訓之。曰弼予一人。蓋謂公之燮理。孤之寅亮。皆以輔我一人也。三孤之次。則有六卿。六卿之長。謂之冢宰。冢者、山之頂也。謂至高也。言冢宰與六卿雖分掌一職。而其官則尊于衆卿。故以冢言。六卿之事。雖各司其一。而冢宰得以兼制之。故以宰言。冢宰以分職言。則掌治典。惟冢宰兼統

六卿。故百官皆其所統。而四海皆待其均。統、謂統而率之也。均、謂平定之。使遠近多寡各得其平也。林少穎謂。有倫有要。作綱作紀。使各得其序。非統而何。或遠或近。或多或寡。咸得其正。非均而何。司徒者、教官之長也。教官謂之司徒。謂無乘騎而空行者。皆主以教之也。司徒所掌者邦之教。惟其掌教。故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五常之教。司徒當有以敷布之。兆民之不順于五品者。司徒當以此教擾勸之使改其故習而得其順。故司徒所以言敷五典。擾兆民。宗伯、禮官之長也。禮官而謂之宗伯。宗、尊也。禮所以尊事天地人鬼。而此爲之長。故謂之宗伯。然六卿皆以司言。惟冢宰宗伯不言司者。以冢宰天官。天與地對。則天尊地卑。故冢宰不可言司。示其尊異于地官也。宗伯、春官。春與夏秋冬對。則春先而夏秋冬後。故宗伯不言司。亦示其尊異于後之三官也。春官掌禮。故曾掌邦禮。然禮施之于祭祀。則所以事天神地祇人鬼。故謂之治神。施之於人事。則有吉凶軍賓嘉之異。故謂之治人。勉之于交接。則有君臣父子兄弟長幼上下之分。不可瀆亂。故謂之和上下。司馬、政官之長。政官謂之司馬。政所以正不正。謂軍旅之事也。軍旅之事。莫急于馬。故以司馬名官。謂所主在馬也。以司馬之職考之。如憑弱犯寡則眚之。賊賢害民則伐之。暴內陵外則墮之。野荒民散則削之。負固不服則侵之。皆所謂政也。故此司馬之職。所以言掌邦政。統六師。天子畿內六卿。六卿一軍。故司馬職在于統率六師以平邦國。邦國、謂諸侯也。諸侯有驕蹇叛上而不平。此有以削平之。故謂之平邦國。司寇、刑官之長。刑官謂之司寇者。羣行攻劫曰寇。刑官主治此事。故謂之司寇。司寇掌刑。不言刑而言禁者。林少穎則謂。治于已然。未若沮于

未然。刑于已至。不若戢于未至。先王之立刑法。惟慮天下之人入其中而不能自出。故明示利害之端。使之知有如是之罪。必陷如是之刑。有如是之惡。必麗如是之辟。有所畏懼。無蹈機穽。此司寇所以言掌邦禁也。詰姦慝。刑暴亂者。姦詐慝惡。乃暴亂之未著者。暴虐爲亂。乃姦慝之已著者。故姦慝特窮詰切責而已。暴亂則加之以刑焉。此皆刑戮之事。故司寇掌之。司空、事官之長。事官而言掌邦土。謂其掌空土。度之以居民。邦國之事。莫大于此也。惟司空在于度地居民。故士農工商四民。司空當有以居之。然居之又不可以無所養。故地之所生。各有其時。司空則又當因其時而使民之種植以時而獲其利。故謂之時地利。成王既條六卿之職于上。于是總而訓迪之曰。六卿分職。謂六卿各分其職以掌其一也。然事不能獨治。故又轉相副貳。而每職有屬六十。則各率其屬以共治之。此蓋言六卿各掌一職。當各自率屬以治。乃職也。然所職雖異。而均在利民。故六卿之職。離而言之。雖分職率屬各自不同。至于任事于內以倡率于外。共九州之牧以阜成就其衆民。則一而已矣。此又成王訓迪六卿之辭也。成王上訓迪三公三孤。又及六卿與其六屬。則訓迪在內者至矣。故又及于諸侯焉。謂爾諸侯。六年則五服各一朝。謂五服每一年一服入覲。一年則各休于其本國。故六年則五服各一朝。又六年。王乃時巡。謂十二年。五服各二朝。天子乃以四時而巡省于四方。四時、謂春東夏南之類。然天下萬國。人君豈能徧至。故特四方方岳之下。考其國之制度。如舜同度量協時月之法。而諸侯則各朝於其方岳之下。如東巡則諸侯畢朝于東岳。西巡則諸侯畢朝于西岳也。人君則于其畢至。考其制度。有功則陟而升之。謂

加地進律也。無功則黜而責之。謂削地貶爵也。此又成王訓迪諸侯之辭也。

王曰。嗚呼。凡我有官君子。欽乃攸司。愼乃出令。令出惟行。弗惟反以公滅私。民其允懷。學古入官。議事以制。政乃不迷。其爾典常作之師。無以利口亂厥官。蓄疑敗謀。怠忽荒政。不學牆面。莅事惟煩。

成王上既條列三公三孤六卿並諸侯等所職之事而一一訓迪之。至此又總告凡有官君子。謂凡有一官一職。名在仕版者。無不訓迪之也。蓋上既各因其職而訓之。此則又總訓之。蓋詳之至也。成王謂凡我有官者。當欽敬爾所司之職。謂典禮者敬于禮。典樂者敬于樂也。謹愼爾所出之令。蓋命出于王。臣稟之而布宣于天下。則謂之令。謂出是令以布宣于天下。則不可不愼也。令既出于汝口。則務在必行。不可使之至于反。反、謂前令不行而乃到反制出令以改前令也。惟公理滅私欲。則民乃誠信歸服于我。蓋私則知有己不知有人。知有己則知利己不知有人。則不知利人。人而知利己不知利人。而人且怨我。豈有信服之者。惟夫有是私心。而卽以公理滅之。使私欲不作。則必能與天下同其利。同其安。同其富。人豈有不信服者哉。此蓋訓迪有官君子以出令行政不可不愼且公也。學古道。以備知前事之得失。前代之廢興。使事之利害。民之休慼。政之當否。了然於胸次。然後入官以治事。既入官治事。而于講論當世之務。則又酌以先王之制度爲法。而不敢決于一己之私。如此。則先王已試之效。而今日遵行之。施之于政。是已驗之方。豈有不能療疾。政不迷錯而燦然條理。豈不宜哉。此又訓迪有官君子。使執古以御今也。其爾衆官。須當以典法之常行爲之師法。不可自矜其便利之口說。而以側言改厥

度。遂至於亂其所主之事。此又訓迪以守法也。有疑則問。若蓄藏于心而不決。則敗其所謀之事。當行則行。若怠惰忽略。則荒廢其所行之政。學古則見博。不學則如面牆而立。漠無所見。以之臨事。則不知所當先後。勞而無功。必至於煩悶其心。此又訓迪以決疑。勤政學古之道也。此蓋總告有官君子。雖三公三孤六卿。微至一事一職。無不訓迪之也。然六卿其職則又尊。其任則又重。故下又特戒之。自戒爾卿士以下。特戒卿士也。

戒爾卿士。功崇惟志。業廣惟勤。惟克果斷。乃罔後艱。位不期驕。祿不期侈。恭儉惟德。無載爾僞。作德心逸日休。作僞心勞日拙。居寵思危。罔不惟畏。弗畏入畏。推賢讓能。庶官乃和。不和政厖。舉能其官。惟爾之能。稱匪其人。惟爾不任。王曰。嗚呼。三事暨大夫。敬爾有官。亂爾有政。以佑乃辟。永康兆民。萬邦惟無斁。

此又呼卿士而特戒之也。功謂捍大災。禦大患。興大利。如禹之治水者也。業則其職之成效。如夔之達於樂。伯夷之達於禮。是也。欲其功之崇高。非志之高者則不可。如禹之鑿龍門。闢伊闕。以成萬世之功。此豈小志所能至。故功崇必惟志也。至於職業。則不過就其所職而增修之。非黽勉而積累。豈能至於廣大。故業廣必在於勤也。功業既在志與勤。故惟臨事當官而能果敢決斷以有行。而無狐疑猶豫之失。則功崇業廣。必無後患。此蓋訓迪卿士以決于崇功廣業也。人君以卿士處汝者。以汝能了卿士之事。故以是位處汝。非期于以是位而驕傲于人也。以卿士之祿養汝者。以汝能了卿士之事。故以是祿養汝。非期于以是祿而侈靡于自奉也。故爲卿士者。惟當知處此位者。不期于爲驕而恭以處之。知享

此祿者不期于爲侈而儉以用之而所以爲恭儉者則又當出于誠實篤行之德不行之以聲音笑貌之僞蓋恭儉而本于德則所以爲恭者出于自然而非詐僞之足恭所以爲儉者出于自然而非作僞之詐儉如是則不期恭而恭不期儉而儉以心則不勞故逸而且日有休美恭儉而出于僞則所爲恭者詐僞之恭也所以爲儉者詐僞之儉也若是則文奸飾詐惟恐人覺其僞心安得不勞不惟心勞而且所爲日自拙惡以其無諸中則不能掩諸外也此又訓迪以恭儉爲尙也人之常情居人居之寵榮則必侈然自大不念其高易危惟居寵則思其高而易危而無所不謹畏則可以保其榮不能謹畏則黜辱踵至豈不入于可畏之地乎此又訓迪以居寵之道也人有所長得人稱譽之舉揚之無有不喜吾之知己與我相好者故人有賢吾能推之使在己前人有能吾能讓之使處己上則互相推讓無有不相悅而和睦者故衆官所以至于和若不能推賢讓能而自露己長則官不和協而政因以龐亂此又訓迪以互相汲引也爾所舉之人若果能其官謂了其所職則能其官者雖在彼而亦爾之能也蓋彼有能非我舉之則無所顯其能是彼之能官者乃所以爲我之能也若所舉非其人謂舉不當才也舉不當才則不能其職雖不于彼而乃所以爲我不任職也蓋彼之不能任職由我所致故也此又訓迪以愼于選舉也成王既總告有官君子而于中又特戒卿士則戒之者至矣而成王之意猶以爲未也而又嘆而呼三事及大夫謂上自三公下及衆大夫是又總告之也謂爾等自今須當敬爾所有之官不敢慢易以居位治爾所有之政不敢廢怠而至于龐亂此不過申言前意蓋言之不足又申言之

也。惟當思所以佑助其君。以長永安天下之衆民。則萬邦當不厭于我周之德矣。此蓋申言前意。其終則以國家休戚竦動之也。

成王既伐東夷。肅愼來賀。王俾榮伯作賄肅愼之命。周公在豐將沒。欲葬成周。公薨。成王葬于畢。告周公。作亳姑。

此亡書之序也。次當在此。故先儒附之于此。唐孔氏謂。成王卽政之初。東夷皆叛。成王既伐而服之。東北遠夷。其國有名肅愼氏者。以王戰勝。遠來朝賀也。王賜以財貨。使榮國之伯爲册書以命肅愼。史敍其事。故以賄肅愼之命名篇。此東夷、卽徐奄淮夷叛時東方諸侯同叛者。此孔氏以意解賄肅愼之命之序也。亳姑之序。唐孔氏謂。周公既致政于王。歸在豐邑。將沒。遺言欲葬成周。以成周是己所營。示終始念之。故欲葬焉。及公薨。成王葬于畢。以文武之墓在畢。示不敢臣周公。于是以葬畢之義告周公之柩。故作亳姑之書。此序言告葬之意。而篇名亳姑。名與序不相允會。唐孔氏謂。成王既踐奄。將遷其君于蒲姑。是周公之意。今告葬。必幷言及奄君已定于亳姑。故以名篇。書亡。義不可知。孔氏姑以意料之。恐未必然也。然又不可强爲之說。姑且存之。

尙書詳解卷二十三

君陳

周公旣沒。命君陳分正東郊成周。作君陳。

分正之說。解者多因畢命有分居里之言。遂謂此分正乃分居里而正之。殊不知畢命本文有殊井疆表宅里之意。而序文又明說分居里。故可以爲分居里而正之。此篇本文旣無居里之意。而序文又且言分正。無居里字。安可枝蔓旁引爲說。故雖其說出于先儒。皆不敢從。蓋周公昔以商民頑不可化。故營成周而遷其不率教之人。而已自監之。雖監之。而實兼任朝廷之事。是周公蓋身在王室而兼自監治成周也。今公旣沒。則有召公在。而成周之民。則非召公所能兼任。如周公在時。故周公旣沒。成王則命君陳。使分周公當時所兼任之事。而往正東郊成周之民。是此所謂分正者。所謂分居里而正之。乃周公昔所兼任者。今君陳實分之以正東郊也。成周、卽瀍水東。往昔周公所營以遷殷民者。自洛邑言之。則洛在西。成周在東。故謂之東郊成周也。成王命君陳分周公之職以正殷民。作書以命之。故篇名謂之君陳。如君奭一同。蓋君陳必有封國于外。有君道焉。故君之。以示其尊也。鄭元謂。君陳蓋周公之子。以經考之。周公旣沒。命君陳。如蔡叔旣沒。王命蔡仲。此恐不然。蓋蔡仲之命。其文明言爾考前人。則爲子可知。今此篇屢言周公。略無爾考與以父付子之意。故不敢以爲然。

君陳。王若曰。君陳。惟爾令德孝恭。惟孝友于兄弟。克施有政。命汝尹茲東郊。敬哉。昔周公師保萬民。民懷其德。往愼乃司。茲率厥常。懋昭周公之訓。惟民其乂。我聞曰。至治馨香。感于神明。黍稷非馨。明德惟馨。爾尙式時周公之猷訓。惟日孜孜。無敢逸豫。

此君陳二字。舊竹簡所標之題也。此王若曰。必當時史官錄成王之言。有不能盡得其本言者。或以意言。故言王若曰也。君陳。呼其名而後告也。將命其人。先稱其美。謂爾君陳。我今日所以用汝者。以汝有令善之德。在于孝而能恭。謂親愛其父母而又敬也。惟爾能孝。故在家則順乎兄弟。在外則能以此孝施于政事之間。蓋孝則可以移忠于君。居家理則可以移治于官。君陳能孝。此所以能施于政事。而成王所以命之使分周公之事而正商民也。故曰命汝尹茲東郊。謂命汝正此東郊之民。而汝不可不敬也。既命君陳使繼周公治商民。遂先陳周公治商民之事。謂昔者周公師保萬民。師、謂教之。保、謂安之。謂周公當時治商民。有以教之安之。故民于是皆懷藏周公之德而不敢忘。汝君陳實繼其後。故往于東郊。當須謹愼其所主之職。于此皆循其常法。莫務更張。惟勉力以明周公之訓。則民無不治。成王既責君陳使發明周公所以訓民者治民。故又引所聞于人之言以勉君陳。使君陳知周公之訓誠不可或廢。成王謂我聞于人言。至治之世。至治、謂治之極至者。乃大治也。蓋極治之世。天下和平。至和之氣。蔚爲馨香。幽而神明。無不感動。然神明所以感動者。非以黍稷爲祭飯。其馨香能感之也。至治之世。人君以明德爲本。明德達于至治。自然有馨香之遠聞也。成王言此。蓋謂明德誠不可以不修。欲君陳法

周公師保萬民之德以治其民也。故繼之曰。爾尙式時周公之猷訓。蓋謂爾君陳今日庶幾能法周公之謀訓。蓋周公師保萬民。其謀其訓。皆可法之也。爾惟當法是周公之謀訓。而日孜孜然。孜孜、謂勉勉也。勉勉者。謂勉之又勉也。不敢安逸暇豫。蓋欲其法周公之謀訓而行之以勤也。由此觀之。其命君陳。皆直言周公。曾無父子相承之意。安得以君陳爲周公子哉。

凡人未見聖。若不克見。既見聖。亦不克由聖。爾其戒哉。爾惟風。下民惟草。圖厥政。莫或不艱。有廢有興。出入自爾師虞庶言同。則繹。爾有嘉謀嘉猷。則入告爾后于內。爾乃順之于外。曰。斯謀斯猷。惟我后之德。嗚呼。臣人咸若時。惟良顯哉。

成王既責君陳使懋昭周公之訓。于是遂言見聖由聖之事。謂周公聖人也。而君陳實親見之。見聖非難。由聖爲難。又況凡人之情。未見聖人。則急于見之。若將不能及見。及既見聖人之後。則或自暴自棄。亦不能用聖人之道。成王言此。蓋謂君陳實親見周公。當知所以用周公之道。不可徒見之而不能由。故繼之曰。爾其戒哉。謂戒于不能由也。既言不可不戒。遂說其所不可以不戒之意。蓋謂君陳今日爲商民之尹。動化于上。猶之風焉。商民仰之。順從于下。猶之草焉。風東則草東。風西則草西。是民之邪正實在君陳之身。此所以不可不戒于見聖不能由聖也。然則君陳今日當如之何。周公之師保商民。其政已盡善盡美矣。不必更張。在君陳之圖謀政事。惟當無有不難慎其事。謂不輕變也。或所與圖謀之人。有欲廢者。有欲興者。議論既如此不齊。則或出其言。或入其言。汝必從衆人所虞度者。謂從衆。如三

人占從二人之言也。出、謂黜絕之。入、謂聽納之。謂汝與人圖謀政事。今乃或以爲可廢。或以爲可興。二者之言。必有一可出者。一可入者。然則汝之出入其言。其可不從其衆所虞度者乎。謂如言可廢者衆。則從衆而廢之。言可興者衆。則從衆而興之。此所謂出入自爾師虞也。然此謂圖政之際有異議。明從衆耳。若圖政之際。無此興廢之異說。而衆言一同。謂如言可興。則皆以爲可興。言可廢。則皆以爲可廢。此所謂庶言同也。如此者。則又未可以其衆而遽從之也。故又思之于心而自斷其可與否焉。此正成王恐君陳輕變周公法度。故教以難愼者如此也。成王既使君陳難愼于圖政。如上所言。故又戒君陳。謂汝于圖政之際。或因衆言之有同異。或因衆言之皆同。而汝揆度之。儻互相感發。有美謀美猷。則入告汝君于內。謂告成王也。既告于內。則又順而度于外。曰。此謀此猷也。非我之所能也。乃我后成王之所爲。王氏諸儒謂。議而決之謂之謀。擬而圖之謂之猷。此蓋因其有謀猷之別。故從而爲之說。要之。謀猷總是議論也。成王此意。蓋謂周公之政已盡善盡美。不可改易。或汝果有高見遠識。自有嘉謀嘉猷。足以變易前規。必須告于我。然後言之于外。以爲我之所爲。則非惟汝不敢輕變舊章。而天下之民亦以爲其事出于君。而不敢違于趨向也。成王既以此告之。故又嘆而言曰。臣于人者皆如是。斯惟良善顯顯之臣矣。此亦成王恐凡在位者輕變周公之法。故因言及此。並嘆而言此以警之也。

王曰。君陳。爾惟弘周公丕訓。無依勢作威。無倚法以削寬。而有制。從容以和。殷民在辟。予曰辟。爾惟勿辟。予曰宥。爾惟勿宥。惟厥中。有弗若于汝政。弗化于汝訓。辟以止辟。乃辟。狃于姦宄。敗常亂俗。三細不宥。爾

無忿疾于頑。無求備于一夫。必有忍。其乃有濟。有容。德乃大。簡厥修。亦簡其或不修。進厥良。以率其或不良。惟民生厚。因物有遷。違上所命。從厥攸好。爾克敬典在德。時乃罔不變。允升于大猷。惟予一人膺受多福。其爾之休。終有辭于永世。

此成王又更端以戒君陳也。蓋上文乃大體言周公之訓不可不遵。未及言今日所以治商民當如何。故此及之。蓋周公之時。商民新服。不可遽齊以法。故多方多士所言。大體是以天命開諭之。使知周家之興與商之亡皆天之命。汝縱以反鄙爲言。如天命何。故周公之于商民。大抵以德容之。以理諭之。雖未有大罰殛之等語。特以是恐之耳。未嘗實然也。至此。則理諭曲譬各已漸知所避就。所謂齊以法者。亦漸可用。然亦未可盡法以虐之。于涵容之中。時出威以警之。使既愛而畏。乃可。故此一節大意皆不過如此。然必先言宏周公丕訓。無依勢作威。無倚法以削者。正恐其專于任法。傷于太暴。故先告以此。使以周公之訓爲主。而時以法輔之也。宏、謂擴而大之也。謂汝君陳。今日須當擴大周公之大訓。蓋以周公之訓在德。不在法也。不可倚傍官勢而作威以虐民。不可倚恃國家有取民之法而多取以侵削于民。惟以寬容爲主。于寬之中。使默有法制寓乎其間。使民愛而能畏。從容暇豫。自至于和。此言民之不犯法者。待之當如此。若殷民有不幸爲非而在刑法之中者。汝當裁其中法以斷之。不可謂我言使汝誅則誅。我言赦則赦。惟以中庸之法斷之。若果是弗順于汝之政令。弗化于汝之教訓。今日誅此一人。必可止後日之人使畏而不敢犯法者。汝則誅之。如其不然。則不可遽誅。此蓋民之犯令違教者。待

之當如此也。若以中庸之法斷之。而乃是狃習于姦宄之事。以敗壞五常之道。紛亂天下之風俗。此則罪在一身。而禍延于天下後世。又非前犯法者之比。故犯之至三。雖細且微。決不可赦。則又不可必待于辟以止辟乃辟也。成王既告君陳以待犯法之民者當如此。然又恐于用法之際或失子輕暴。故又告之曰。狃于姦宄。敗常亂俗。三細不宥。此等固是不可赦。然或其頑不可化者。或有能于此而不能于彼者。此皆本于其性質之偏。本非故作。汝切不可以忿怒疾惡于頑而不可化者。并以凡人所當爲之事。叢然責備于一人之身。必有所忍耐。不躁不急。而緩以待之。則可以有所成。有所優容。不狹不迫。而寬以居之。則非惟事有所成就。而汝之德亦自此而日大。一說謂君陳之于頑者與不能者。皆有所隱忍。不躁不急。而緩以待之。則頑者化。不能者能。所謂有濟。非惟能濟此而已。而汝有容之德。亦自此而日大。此蓋言待頑者與無能者之道當如此也。然待既化者與已能者。則又不可止于如此。故下又言之。謂汝于能修飭其身者。則簡擇之。使不與不修飭者渾。于之能修飭其身者。則亦簡擇之。使不與能修飭者雜。既簡別之如此。然後于中選其能自修飭而至于善良者而進用之。則凡不良者。必知所愧。知所慕。亦必務修飭而至于善。是進其良者。乃所以率其不良者也。此蓋言所以待不頑者與有能者當如此也。成王所以告君陳待商民者至矣。盡矣。于是遂言民之生也。四體備足。未嘗不厚。惟因物誘之。遂遷而流于薄惡。至有違上所教命而各從其所私好。如商民好酒。雖酒誥之作。再三戒約。亦有違而不從者。蓋言民或惜于物。則言語未易以正之也。舊說謂民之于君。不從其令而從其所好。故有違

上所命者。若上之所好。則未嘗不從。蓋謂命則率之以言。好則率之以身。以身教者從。以言教者訟。故也。此說固有理。但厥字訓其。言違上所命下繼以從其所好。則其當爲指民而言。非指上也。故不敢從。成王言。民之既流于物。未易勸率如此。故又總告君陳。汝今日須當克敬常在德。以德率之。則民于是無有不變惡爲善而信皆升進于大猷矣。果如是。則非惟民化而已。而我一人亦當受其多福。膺當也。蓋民安則君安。安富尊榮。所以爲福也。非惟君如此而已。而爾君陳之休美。亦當終有稱譽之辭于永久之世矣。此蓋所責者重。所望者切。故以尊君榮已之效勉之。凡作誥之體。皆當如此。

顧命

成王將崩。命召公畢公率諸侯相康王。作顧命。

此成王將死。命二公使相後王之書。然謂之顧命者。說文云。顧、還視也。鄭元云。回首曰顧。顧是將去之意。言成王將死去。回顧而爲語。故謂之顧命。故序所以言成王將崩。命召公畢公率諸侯相康王。作顧命。夫成王沖幼之時。不免流言之惑。今其處生死之際。乃能了了如此。始終百餘言。皆國家安危之大計。而無一言及于悲憂困苦之態。若非周召爲之臣。朝夕所陶染者至聰明日開。何以始昧而終通也。孔氏謂。召公時爲太保。畢公時繼周公爲太師。二公爲二伯。中分天下而治之。故命之率領諸侯以輔相康王。此皆經傳無據。以意爲說也。

顧命。惟四月哉生魄。王不懌。甲子。王乃洮頮水。相被冕服。憑玉几。乃同召太保奭、芮伯、彤伯、畢公、衞侯、毛

公、師氏、虎臣、百尹、御事。

顧命二字。舊竹簡所標之題也。自四月哉生魄。至百尹御事。乃史官敍王病。召羣臣受顧命之端。漢律歷志。謂成王卽位三十年。四月庚戌朔。十五日甲子哉生魄。作此顧命。至鄭元則又以爲此乃成王二十八年。據前則成王在位三十年。據後則成王在位二十八年。經典不載。無所考據。此固不足論。但歷志謂哉生魄卽甲子日。此恐不然。蓋經文先言哉生魄王不懌。乃言甲子王乃洮頮水。是甲子非哉生魄之日明矣。據此。乃成王以其年四月十六日得疾而體不樂。至甲子日困重。知其必死。故作顧命。若使哉生魄日其辰卽是甲子。則經文應言四月甲子哉生魄。王不懌。王乃洮頮水。不應先言哉生魄王不懌。然後方言甲子王乃洮頮水也。但作書之體。于哉生魄之上。當言日辰。如武成言一月壬辰旁死魄。越翼日癸巳。今此哉生魄上無辰。故甲子日作顧命。不可考其爲四月之何日也。要之。成王是其年四月十六日得疾不樂。至甲子。其疾日甚。王自度其必死。故扶持而起。洮、謂盥洗其手。頮、謂潔洗其面。孔氏謂。人君將發大命。臨羣臣。必齋戒沐浴。今以疾病之故。不能沐浴。但洮頮而已。此二事皆用水。故言洮頮水。謂以水洮頮之也。相被冕服。謂是時王病甚。不能自衣。不能自冠。故輔相者被之。謂如掌冠冕者則以冠冠于王之首。掌衣服者則以衮服加于王之體也。憑玉几。說者謂王病。故憑之。然周禮司几筵。言大朝覲。王位設黼扆。扆前南面。設左右玉几。則憑玉几非特爲病。蓋臨羣臣之常禮也。王旣冕服憑几。將發大號。于是同召。猶言皆召之也。于是皆召太保奭、芮伯、彤伯、畢公、衞侯、毛公。皆言爵。獨太

保乃言名者說者謂尊者特名以異之恐亦或然先儒謂此六人乃爲六卿召公以太保兼冢宰芮伯爲司徒彤伯爲宗伯畢公爲司馬衞侯爲司寇毛公爲司空言侯伯者皆以諸侯入爲天子公卿爲畢公毛公言公者乃與召公兼三公召公爲太保畢公爲太師毛公爲太傅恐有此理蓋三公之官在成周之時所謂不必備惟其人故多以六卿兼之左傳定四年言康叔爲司寇今此六人衞侯適在第五司寇又爲六卿之五故知召此六人是召六卿也師氏卽周官師氏之官虎臣卽虎賁氏百尹謂百官之正御事謂凡治事之臣皆在王左右者故與六卿並召之此皆史官敍作顧命之由也

王曰嗚呼疾大漸惟幾病日臻既彌留恐不獲誓言嗣茲予審訓命汝昔君文王武王宣重光奠麗陳教則肆肆不違用克達殷集大命在後之侗敬迓天威嗣守文武大訓無敢昏逾今天降疾殆弗興弗悟爾尙明時朕言用敬保元子釗弘濟于艱難柔遠能邇安勸小大庶邦思夫人自亂于威儀爾無以釗冒貢于非幾茲既受命還出綴衣于庭越翼日乙丑王崩

自此以下王顧命之言也嗚呼者歎而後言也漸者進也疾今大進謂日增也幾危也謂疾日增而勢且危也既言疾大漸惟幾又言病日臻既彌留者重疾謂之病謂始以小疾日增勢既已危今又重病日至而又久留于體曾不減去蓋言病不去而必死也成王于是恐其既死則不得出誓以言嗣續之事謂立康王也故于此所以詳審爲此訓辭以命于汝等汝卽上所同召之人也既言所以欲言之意下于是詳陳之自昔君文武以下是也謂昔者君天下如文王武王二聖人一作于前一述于後皆有

光明之德。故謂之重光。言前後相繼。共宣布此重光之德。定其所附麗。謂如以道德爲麗。不牽于外物而之于他道也。陳其教化。謂布其教以訓民也。所以爲此事甚勞。故謂之奠麗。陳教則肆肆不違。則謂文武之君。惟其爲此甚勞。而未嘗肯違而去之。謂安于勞而不倦也。用此之故。所以能顯于殷而成有天下之大命。凡此蓋謂文武所以有天下者本乎此也。在後之侗。成王自謂也。侗、稚也。成王謂在我之侗稚。敬迎天之威命。繼守文武大訓。無敢昏迷逾越。成王前此在位。凡所施設。皆遵文武之訓。今不幸天降以疾病。甚危殆。不能興起。不能曉悟。謂必死也。爾等衆臣庶幾明我此言。是我此言。用此以敬保元子釗。釗、康王名。以大濟于艱難。以懷柔于遠者。而耐于邇者。謂能忍耐而含容之也。又且安勉小大衆邦之諸侯。安、謂撫綏之。勸、謂勸勉之。成王言此。蓋謂保王業。結民心。懷諸侯。此三事雖康王之責。而敬保以共濟之。柔能之安勸之。實二三大臣之責也。成王以此三事責衆臣。于是又自言。我思大抵爲人者。其得于天者素厚。若能保而不失。則自然有威可畏。有儀可象。惟其不能自保。而外物移之。此威儀所以自亂。然則康王今日將繼大統。則威儀尤不可不慎。故爾衆臣尤當盡心戮力。相其贊助。使入于聖域。不可使之無所知識。冒昧而進于非危之事。非危、謂非理而致危也。此成王顧命之言。下乃史臣敍其意。謂此等衆臣既受顧命。于是各還其位。按周禮射人。掌國之三公三孤卿大夫之位。三公北面。三孤東面。卿大夫西面。此受命還。謂還就此位也。蓋王將發命。同召羣臣。羣臣必各敬趨王前聽命。既受命。則各復本位也。羣臣既退。于是徹去其幄帳于庭。蓋王發命之時。坐立之處必設幕席帳幄。今

既反正寢。是以徹之。唐孔氏謂將爲死備。蓋王常坐處。不應無故而徹去。既去幄帳之明日乙丑而王崩。則成王于生死之際。可謂通平如晝夜矣。

太保命仲桓南宮毛。俾爰齊侯呂伋以二干戈虎賁百人。逆子釗于南門之外。延入翼室。恤宅宗。丁卯。命作册度。越七日癸酉。伯相命士須材。狄設黼扆綴衣。

成王既崩。太保召公于是命仲桓與南宮毛二人。此二人必是武臣掌宿衞者。太保乃使于齊侯呂伋之所。用二干戈。謂二臣各執其一。與虎賁之士而迎太子釗于南門之外。南門、路寢之門也。夫成王爲王。子釗爲子。成王既病且崩。不應太子不在其側。今乃既崩而迎于南門之外。豈太子果不在側耶。孔氏謂成王病時。臣子皆侍左右。今將正太子之尊。故使太子出于路寢門外而更迎入。所以殊之也。既迎之于南門之外。于是延請之使入翼室。翼室卽側室。蓋孟子所謂二室也。非正室路寢也。蓋君崩太子服喪。未可遽入正寢。故使之且居側室。恤宅宗。謂以喪憂居尊而爲天下之宗主。所謂居尊者。非謂便卽天子位也。謂使之居側室。服喪服。明將自側室入正室。乃所以尊異之也。越三日丁卯。于是命史制受顧命册書之法度。此命皆太保之命。蓋王時居憂。不可出命。冢宰聽政。故命皆召公出也。所謂册度者。卽後所言升階卽位。及答拜受同祭享之禮也。自丁卯之後。又越七日。其辰癸酉。召公于是命士使須待材木。將供明器及椁之用。然成王以乙丑日崩。至癸酉巳九日。據鄭元謂。大夫以上。殯殮皆以死之來日數。天子七日而殯。于死日共八日。至此凡九日。則是殯之明日。去葬期且遠。必自此卽命士

須材者。以天子葬禮大。須當預營之也。狄、樂吏之賤者。如設扆等。似非其職。然必命狄設之者。按喪大記。復魄之禮。狄人設階。則喪事亦使狄也。扆、如屏風。設之牖戶之間。故謂之扆。扆上以白黑畫斧文。故云黼扆。綴衣、謂幄帳。蓋設屏又張帳幕。象王生時也。此亦太保命之也。不言命者。蒙命士上文也。或言太保。或言伯相者。太保、其本官。伯相、乃王崩太子未即位。召公以邦伯攝事。故言伯相。其實召公一人而已。特互文耳。

牖間南嚮。敷重篾席。黼純。華玉仍几。西序東嚮。敷重底席。綴純。文貝仍几。東序西嚮。敷重豐席。畫純。雕玉仍几。西夾南嚮。敷重筍席。玄紛純。漆仍几。越玉五重。陳寶。赤刀、大訓、弘璧、琬琰、在西序。大玉、夷玉、天球、河圖、在東序。胤之舞衣、大貝、鼗鼓、在西房。兌之戈、和之弓、垂之竹矢、在東房。大輅在賓階面。綴輅在阼階面。先輅在左塾之前。次輅在右塾之前。

上文狄既先施扆風于前。又施帳幙于上。于是乃象王生時。設其四座。牖者、窗也。牖間、謂窗之東戶之西也。于窗東戶西南嚮設此一座。乃象王生時見羣臣朝諸侯之座也。周禮司几筵。凡大朝覲大饗射。凡封國命諸侯。王位設黼扆。扆前南嚮設莞筵紛純。加繅席畫純。加次席黼純。左右玉几。則彼所設者。即此座也。彼言次席黼純。此言篾席黼純者。鄭注彼云。次席、桃枝竹席。有次列成文者。則彼次席即此篾席也。純、緣也。周禮白與黑謂之黼。蓋以白繪黑繪錯雜綵以緣席也。周禮天子之席三重。此四座只言敷重。或篾、或底、或豐、或筍席各一重。豈牖間之座所重者特篾席。西序之座所重者特底席一重耶。

蓋不然周禮扆前之座篋席之下是繅席畫純繅席之下是莞筵紛純則此所謂敷重者卽敷布此三重也但經特舉其上席而言知其下必有此二重共爲三重但周禮只言此一座有此三重可以考知其餘三座不言不可以考知其二重爲何席要之亦必有此三重也此牖間之座旣敷重篋席黼純于其左右則設華玉之几華玉有華彩之玉也以此玉飾几故謂之華玉仍几然此言仍者仍因也周禮凡吉事變几凶事仍几蓋因其生時所用之几不改作也此蓋象王生時朝諸侯見羣臣之座也西序東嚮東西廂謂之序蓋在西廂向東之座孔氏謂象王生時旦夕聽事之座也其席則敷重底席底席乃蒻萃之席乃蒲席也以綴爲純綴乃連綴諸色之彩以爲緣也而其几則以文貝飾之貝乃水蟲其甲有文黃質白文曰餘蚳白質黃文曰餘泉蓋用此以飾几也東序西嚮蓋在東廂向西之座孔氏謂象王生時養國老及饗羣臣之座也其席則敷重豐席豐莞也亦蒲之類以此爲席其純則以畫爲之孔氏謂以五綵畫帛爲緣是也西夾南嚮乃西廂之夾室卽下文所謂東房西房乃此所謂東西夾也蓋天子之室有左右房房卽室也以其夾中央之大室故謂之夾室然則西夾南嚮乃在西廂之夾室中南嚮設此座孔氏謂象王生時與親屬私宴之座蓋夾室是隱映之處故宴親屬于此也其席則敷重筍席筍竹萌也取竹筍之皮以爲席也其純則以元紛爲之周禮注云紛如綬有文而狹元紛乃黑色之綬也以此爲筍席之緣也其几則漆飾之孔氏謂骨肉情親不事華麗故席几質飾是也旣設此四座于是又列玉五重陳先王之寶器孔謂此二句爲下總目下復分別言之宏璧爲一重琬珪與琰

珪爲一重。太玉爲一重。夷玉爲一重。天球爲一重。是玉五重也。赤刀、大訓、至垂之竹矢。是先王之寶器也。赤刀、赤色之刀也。大訓、虞書典謨也。宏璧、璧之大者也。琬珪以治德。琰珪以易行。皆九寸。凡此皆陳之于西廂。大玉、玉之大者。夷玉、玉之常者。天球、謂磬。河圖、卽伏羲所得于河之圖。神馬所負者。凡此皆陳之于東廂。允國所爲之舞衣。大貝、貝蟲之大。鼖鼓、鼓之長八尺者。凡此陳之于西廂之夾室。故謂之西房。兌、和、垂、皆古之巧人。其所造戈與弓與矢。皆歷代所寶。故陳之于東廂夾室。以上四條。卽前所謂列玉五重陳寶是也。路寢之制如明堂。明堂五室。此路寢特有東西房者。鄭元謂。成王崩。在鎬京。鎬京之室。因文武之制不更改。故同諸侯之制。有左右之房。此說恐或然也。自此以下。又陳車輅。周禮巾車有五輅。玉輅、金輅、象輅、革輅、木輅。五輅玉輅其大者。故此謂之大輅。在賓階面。賓階、西階也。謂之面者。據人在堂上。面向南方。此輅陳之。其轅向南。故謂之面。蓋在西階之南面嚮也。金輅繼綴于玉輅之下。故此謂之綴輅。綴輅則陳之于阼階面。蓋在東階之南面嚮也。五輅玉爲首。既謂之大輅。金次之。謂之綴輅。玉與象相配。故象輅謂之先輅。金與木相配。故木輅謂之次輅。以彼二輅。玉爲首。金次之。既謂之大輅與綴輅。則此二輅。象爲首。木次之。安得不謂之先輅與次輅乎。塾者、門側之堂也。先輅在左塾之前。蓋在門內之西。以塾在堂之前。故自內向外言之。雖在西。自外向內言之。實在左也。然孔氏必知其車轅北向者。亦以塾前陳車。轅必向堂。故知北面也。次輅在右塾之前。蓋在門內之東也。亦以塾在堂前。自內向外言之。雖在東。自下向上言之。實在右也。顧氏謂。先輅在左塾之前。在路寢門內之西。對玉

輅。次輅在右塾之前。在路寢門內之東。對金輅。是也。孔氏謂。自狄設黼扆綴衣至此。皆象王生時華國之事。所以重顧命也。蓋此時將以顧命傳康王。故設成王之座。使康王聽命。若成王之臨乎其上也。孔氏又謂。此所陳座位器物。皆以西爲上。由王殯在西序故也。下執兵宿衞之人。則先東後西者。以王在東。宿、衞敬新王故也。此說有理。

二人雀弁。執惠。立于畢門之內。四人綦弁。執戈上刃。夾兩階戺。一人冕執劉。立于東堂。一人冕執鉞。立于西堂。一人冕執戣。立于東垂。一人冕執瞿。立于西垂。一人冕執銳。立于側階。王麻冕黼裳。由賓階隮。卿士邦君麻冕蟻裳。入卽位。太保、太史、太宗。皆麻冕彤裳。太保承介圭。上宗奉同瑁。由阼階隮。太史秉書。由賓階隮。御王冊命。

此又敍宿衞之人。二人雀弁執惠。立于畢門之內。畢門、路寢之門也。門之左右各一人守門。故用二人。雀弁赤黑色。如雀頭色。弁、冕之屬。以三十升布爲之。士服弁。大夫服冕。雀弁蓋赤色之弁也。惠、孔氏以爲三鋒矛。蘇氏以爲惠狀斜刃。宜芟刈。未知孰是。但此二人首服雀弁。手執惠。各立于畢門內之左右也。士服弁。則此二人蓋士也。四人綦弁。執戈上刃。夾兩階戺。戺、堂廉之間也。兩階、東西階也。每階堂廉之間各二人衞之。故用此四人也。綦弁、鄭元以爲青黑色。王肅以爲赤黑色。孔氏以爲鹿子皮。各以意解。未知孰是。要之。只是首服綦弁。手執戈而刃向上。夾于賓主兩階堂廉之間。蓋夾在賓主兩階之下。切近于堂稜也。此服弁亦以士爲之。孔氏謂服雀弁綦弁而立在階下。皆士也。此說是也。一人冕執劉。

立于東堂。自此乃階上宿衛之士也。用大夫爲之。故皆服冕。劉、孔以爲鉞屬。鄭以爲今之鑱斧。要之皆斧也。此一人實被冕執之以立于東廂之前堂。鄭元謂序內牢以前曰堂。謂序內簷下。自室壁至于堂廉中牢以前。總名爲堂。此立于東堂西堂者。當在東西廂近階而立。以備升降之人也。一人冕執鉞。立于西堂。鉞、大斧也。此一人實被冕執之而立于西廂之前堂。蓋與執劉者相對而立。一人冕執戣。立于東垂。垂、猶言邊。蓋遠地也。此言東垂西垂。又皆被冕。則此垂必堂上之遠地。戣、孔氏以爲戟屬。鄭以爲三鋒矛。蓋此一人實被冕執戣。立于東廂堂上之遠地也。一人冕執瞿。立于西垂。瞿、戣類。亦戟之屬。此一人實被冕執之而立于西廂堂上之遠地。與執戣者相對而立也。一人冕執銳。立于側階。銳亦矛屬。側階、堂北之階也。堂北惟一階。謂之側階。尤言特階也。蓋四人立于堂上。其二人既立于東西廂之前堂。其二人又立于東西廂堂上之遠地。則堂之南。其宿衛者備矣。故此一人實被冕執銳而立于堂北之特階。然堂北特一人者。堂北惟一階。故惟用一人也。此一節所序皆先東而後西。孔謂新王在東宿衛之士敬新王。此說是也。宿衛之士既皆布列。王于是首服冕。下衣黼裳。麻冕者。古者績麻三十升爲冕。一升八十縷。蓋布之極細者。以此爲冕。蓋吉服也。蓋古者冠冕皆績麻爲之。後世始易之純也。是時王新服喪。而服吉服。將受顧命也。袞衣之裳。非獨有黼。言黼裳者。以裳之章色。黼黻有文。故特取而言之。王是時實麻冕黼裳。自西階而升。必自西階升者。未受顧命。不敢當王也。卿士者。卿之有事者也。邦君者。諸侯也。卿士與諸侯皆麻冕蟻裳。蟻裳、謂其色元如蟻也。入卽位者。謂入就其常所立之位也。以

周禮言。則卿西面。諸侯北面也。孔謂祭服皆元衣纁裳。此獨元裳者。卿士邦君于此無事。不可全與祭同。故改其裳以示變于常也。太保、太史、太宗。此三人則有所執事。故特麻冕彤裳。彤、赤色。赤色裳。卽前所謂纁裳也。蓋有所執事。故其服如祭服也。太保則奉大圭。大圭卽鎮圭。尺有二寸。天子守之者。上宗則奉同與瑁。上宗卽大宗伯也。同是爵名。瑁是圭名。長四寸。天子于朝諸侯之際。則執以冒諸侯之圭。蓋諸侯卽位。天子賜之命圭。圭頭斜銳。謂其當下。則斜刻之如圭頭。諸侯來朝。執圭以授天子。天子冒其刻處。如大小相當。則是本所賜圭也。上宗則奉此同與瑁。亦將授于康王也。大宗伯一人。而奉二物者。孔謂大宗伯一人。小宗伯二人。凡三人。必使其下二人各奉一物。此則自阼階而升。阼階是東階也。謂之阼者。阼之爲言酢。將酢答于賓客也。太保上宗必自阼階升者。以圭瑁乃先王所執之物。今太保上宗將以授之康王。故自阼階而升。若先王有以與之也。一說謂。禮凶事設洗西階西南。吉事設洗東階東南。此乃行吉禮。盥洗在東。故自阼階而升。由便也。以卑不嫌不爲主人也。太史是時則執成王所作顧命之書。將以進于王。故與王同階而升。亦自賓階而上。而進王以册書之命。卽顧命也。鄭元謂御猶向也。王是時立賓階之東。太史東鄉于殯西南讀册書。以命王嗣位之事。禮或然也。

曰。皇后憑玉几。道揚末命。命汝嗣訓。臨君周邦。率循大卞燮和天下。用答揚文武之光訓。王再拜。興。答曰。眇眇予末小子。其能而亂四方。以敬忌天威。乃受同瑁。王三宿。三祭。三咤。上宗曰。饗。太保受同降。盥。以異同秉璋以酢。授宗人同。拜。王答拜。太保受同。祭。嚌宅。授宗人同。拜。王答拜。太保降。收諸侯出廟門俟。

太保既以顧命册書進于康王。于是乃告康王曰。皇后憑玉几。道揚末命。皇后、謂成王也。皇、大也。后、君也。謂大君也。大君于疾大漸之時。憑倚玉几。稱道舉揚其終命。終命。謂成王臨君天下。出教命以聳動天下。此其終者。孔氏謂太史以此言感動康王。此說是也。然所以命者。蓋命汝康王。續繼此訓。以臨蒞爲君于周邦。汝今日須當率循大法。以和道調燮天下。用酢答對揚文王武王光明之訓。蓋文武之訓。不過欲後王如此。今果能如此。則是文武之訓可以對揚之矣。太史既以是告王。王于是再拜。拜受顧命也。既拜而興。于是乃言曰。眇眇予末小子。眇、視不明也。眇眇、則不明之甚也。末、微下也。謂不明之甚。我微下之小子。其能而亂四方。而、如也。亂、治也。言我豈能如此治四方哉。但用此訓辭以敬忌天之威命。敬、謂恭敬而不敢慢。忌、謂禁忌而不敢犯。言我不能如成王訓辭而治四方。但用此敬忌天威。不敢妄爲而已。康王既如此言。則是已不敢固辭。已有當天位之意。于是乃受同瑁。乃于上宗之處受此同爵與瑁圭。言受之。將執瑁以臨諸侯。執同以奉祭祀也。王既受同與瑁。于是以同就尊。于兩楹之間酌酒。于殯東西面而立。三進爵于神位。故謂之三宿。宿、卽肅也。肅、謂進也。既進酒。于是又三酹酒于地。謂之三祭。既酹酒。于是又三奠爵于地。謂之三咤。然此所謂三宿三祭三咤者。非謂以一同連三進、連三酹、連三奠爵也。乃每用一同一進於神座。然後酹於地。既奠于地。如是者三。故謂之三宿三祭三咤也。王既進祭奠訖。上宗于是贊王曰享。謂使王饗此福酒也。王既饗訖。太保于是受王所執同降而下堂。反之于篚。然後以水盥手。後別用一同。執半圭之璋。升自東階。適奠所酌。至殯東西面而報祭之。故謂

之酢酢之言報也謂王既祭而太保又祭也太保既報祭訖于是遂授與宗人以同爵宗人小宗伯也然後拜謂拜成王之殯告以已傳顧命也王于是答拜者尊所受之顧命亦拜成王柩也王既答拜已太保於是又于宗人處受前所執之同祭于柩此但一祭而已故只言祭既祭訖于是自飲福以其同至齒而不飲謂之嚌既嚌已乃居其所而不動以其同復授與宗人而拜自于成王之柩謂事畢王于是亦答拜拜成王柩敬太保所自也孔氏謂王言享不言嚌太保言嚌不言享互相備也事既畢太保于是降階有司于是收徹器物謂前所謂狄設者諸侯于是出廟門以俟天子惟新之命時在路寢而言出廟門者以成王之殯在焉故謂之廟下篇言二公率諸侯入應門則諸侯之出乃出路寢之門在應門之內也

康王之誥

康王既尸天子遂誥諸侯作康王之誥

康王既受顧命昭告成王遂卽天子位故謂之尸天子尸者主也時康王尙宅憂未親政事故謂之尸如祭祀之尸特主之而已未嘗有所事也是時駿奔走邦君于王既受顧命之後皆在門外將朝見新君故康王既受顧命尸天子之後卽出于應門之內將受百辟之朝百辟既朝因而進戒康王于是作誥以報誥之故謂之康王之誥東坡蘇氏乃疑古者天子亮陰不言今康王新卽位而居成王之喪乃告諸侯是不然是時諸侯皆來進戒康王乃因其進戒而報誥之雖言無害也

康王之誥。王出在應門之內。太保率西方諸侯。入應門左。畢公率東方諸侯。入應門右。皆布乘黃朱。賓稱奉圭兼幣曰。一二臣衞。敢執壤奠。皆再拜稽首。王義嗣德。答拜。

此康王之誥四字。舊竹簡所標之題也。而孔安國存之。天子五門。其內者爲寢門。卽詩所謂畢門也。成王殯宮在畢門之內。故顧命所謂出廟門俟者。卽出此畢門之外也。以殯在焉。故謂之廟門。諸侯皆在出畢門外以俟朝。故康王于是出在應門之內。應門之內。卽畢門之外也。此畢門之外應門之內。卽周禮所謂內朝也。王有三朝。外朝在雉門之內。朝士之所掌也。內朝在應門之內。司士之所掌也。燕朝在路寢。太僕之所掌也。時殯宮旣在路寢門內。故王于是以內朝見諸侯也。是時。太保召公爲西伯。故率西方諸侯。入應門之左。畢公爲太師。代周公爲東伯。故率東方諸侯。入應門之右。孔穎達謂。北面以東爲右。西爲左。是時二公率諸侯將朝王。皆北面而立。故以東爲右。以西爲左。召公率西方諸侯。所以入應門之左。乃立于西廂也。畢公率東方諸侯。所以入應門之右。乃立于東廂也。少穎諸儒乃謂。自西來入左。自東來入右。以明人臣事君。不敢自便。其意則以應門之左右。自南面而觀之。乃東爲左。西爲右。今召公率西方諸侯。宜入右。今乃入左。畢公率東方諸侯。宜入左。今乃入右。故爲不敢自便。要之。不若孔氏之訓爲明白簡直也。諸侯旣入。于是皆布陳黃馬四疋。而朱其尾鬣。以爲庭實之物。唐孔氏謂。成王新崩。卽得有諸侯在京師者。以來而遇國喪。因而見新君也。此亦有理。孔氏謂。小行人合六璧。圭以馬。璋以皮。璧以帛。琮以錦。琥以繡。璜以黼。五等諸侯享天子。用璧。貝用圭璋。乃二王之後。此陳馬者。是

二王之後享王之物。獨取此物。以總表衆諸侯獻享之意。故言諸侯皆陳也。蓋諸侯朝王。皆有幣。或以馬。或以皮。或以帛。或以錦。或以繡黼。物多豈能列陳于王庭。故各有所兼之物。奉之以進于王。如以馬爲幣。則以圭兼之。以皮爲幣。則以璋兼之。故在周禮。則謂之合幣。在書則謂之兼幣。此上文既言皆布乘黃朱。是言以馬爲幣也。故賓則奉圭以兼之。宜矣。賓。卽衆諸侯中一人也。諸侯于王爲賓。故言賓。蓋諸侯列在王庭。其中一人乃舉其兼幣奉圭之辭以告于王曰。一二臣爲王蕃衞者。敢各執其土地所有者以奠之于庭。以爲贄見之物。既言已。于是各再拜稽首以極其敬。以此壤奠推之。則知布乘黃朱不特陳馬而已。特作書者取尊者所陳。以總表諸侯所陳之物而已。孔氏之言。所以益爲有理。諸侯既奠幣。而又致敬如此。時王新爲天子。嗣前人之明德。所謂列庭之侯。皆先朝舊臣。故王以義權之。謂吾今日乃新嗣前人明德。雖答拜無嫌也。

太保暨芮伯咸進。相揖。皆再拜稽首。曰。敢敬告天子。皇天改大邦殷之命。惟周文武。誕受羑若。克恤西土。惟新陟王。畢協賞罰。戡定厥功。用敷遺後人休。今王敬之哉。張皇六師。無壞我高祖寡命。

王既答拜。于是太保召公與芮伯二人。率諸侯百官皆進。獨言二公者。時太保爲冢宰。芮伯爲司徒。二公實爲六卿之長。故作書者舉而言之。其實諸侯皆進也。相揖者。王氏謂爲儐禮之人。言二公率諸侯百官咸進。相于是乎揖之。乃又再拜稽首。蓋致敬。將以進戒也。先儒皆以相揖爲相顧而揖。謂太保揖羣臣。羣臣又報揖太保。蓋揖之使之俱進。然經言咸進相揖。則非揖使俱進明矣。又篇末言相揖趨出。

則既進之後。相者揖之。乃拜。既受命之後。相者揖之。乃趨出。于經文既安。于禮亦宜也。曰敢敬告天子。自此乃太保以下進戒之辭也。言臣等敢敬告康王。敬告則見其告之非苟簡無用之空言也。皇天改大邦殷之命。惟周文武誕受羑若。克恤西土者。言周之天下本商之天下。紂爲不道。故皇天改殷爲周也。羑若之說。諸家不同。二孔謂。天改殷之命。文武大受天道而順之。則以羑訓順。謂文武能順天道也。王氏之說。則以謂文武所以誕受天命者。以其羑而無惡。若而無逆。無逆惡。所以能愛人。故克恤西土。其說迂鑿。不可從。蘇氏則以羑爲羑里之羑。謂文王出羑里之囚。天命始順。周人記之。謂之羑若。康王初卽位。故告以文武艱難之事。比解羑字極明。但若字謂周人記之。謂之羑若。恐未安。皆不若二孔平而安。蓋天改殷命。惟文武大受之。其道能順天。故能矜恤西土之人而安存之。以見文武之有天下。本于行仁也。惟新陟王。孔氏謂。文武能矜恤西土。故能新陟王位。不若諸儒以新陟爲成王。蓋陟者。升也。天子死曰升遐。蓋召公言文武有天下如此。惟此新升遐之成王繼之。能盡和賞罰以戡定文武之功。蓋治天下之道。賞罰而已。賞當功。罰當罪。則天下治。所謂協賞罰者。蓋燮調其賞罰。使當功罪也。如衮衣錫周公。用兵踐淮夷。卽賞罰也。惟成王能如此。故文武之功以此能戡定之。戡、勝也。猶言克也。言克能定其功也。成王能如此。故今日敷施以遺爾後人以休美者。皆自戡定中來也。今王敬之哉。召公言康王繼此。誠不可忽也。張先生謂。敬則歷年不敬則早墜厥命。此召公平生所學。所以陳于成王者。屢矣。故今復以告康王。張皇六師。無壞我高祖寡命。此蓋召公戒康王。謂成王既以賞罰定功。庶幾康王

亦張大六師。以强壯王室。使不替文武寡有之命也。張無垢謂。此章予竊疑之。夫新王卽位。元老大臣當以道德進戒。而區區以賞罰六師爲言何也。蓋自后稷至文武。積累基業。深仁厚澤。浸漬人心已固。惟有商餘民。心懷舊主。每伺間隙。欲逞其姦。周家素有仁厚之化。以結其心。今却又以賞罰之明。六師之備。以沮其姦。如此之至。則小人化爲君子。此召公深謀遠慮。體物度情。爲此策也。故賞罰六師之說。施于康王卽政之時。非有商民之變。則不可以爲訓。深哉慮也。

王若曰。庶邦侯甸男衞。惟予一人釗報誥。昔君文武。丕平富。不務咎。底至齊信。用昭明于天下。則亦有熊羆之士。不二心之臣。保乂王家。用端命于上帝。皇天用訓厥道。付畀四方。乃命建侯樹屏。在我後之人。今予一二伯父。尙胥暨顧綏爾先公之臣服于先王。雖爾身在外。乃心罔不在王室。用奉恤厥若。無遺鞠子羞。

召公等旣率諸侯進戒。王于是報誥之。凡經言王若曰者。非大臣以王意作誥。卽史官不能盡存王言。乃以王意所言而錄之。不無潤色于其間也。然則此王若曰。豈非史官以康王之意而載其言乎。庶邦侯甸男衞。呼其人而告之也。前進戒則召公芮伯並進。此報誥則不及二公。而獨呼庶邦者。以二公顧命大臣。康王所師承。不敢斥以告之也。康王初卽位。庶邦皆先朝列士之侯。故稱惟予一人釗者。自謙而名。示尊諸侯之意。報誥。蓋彼以是戒我。故我以誥而報之也。昔君文武。丕平富。不務咎者。康王之意。蓋謂召公等進戒。皆言成王以賞罰定功。欲已以六師保命。康王則以爲揆之以己意。若有所未安。故

引文武之事以報誥之。謂昔君文王武王之于天下。皆大均平其富厚之澤。使之家給人足。不以咎罰治人爲務。凡其廟堂之上所以躬行者。惟底至治。信以此道充實于已。故發而爲輝光。則昭明于天下。言愛民之德。自足昭明著見于天下。使天下見德而不見刑。不待協賞罰。張六師也。王氏謂底至、致其至也。大學之道。物格而後知至。蓋窮理之事。言極其窮理之妙也。張彥政推廣其意。謂底至、致至也。致至所以窮理。齊信致一也。致一所以盡性。此又因王氏之說而强加牽合。未爲切當。蓋齊者。聖人肅敬之德也。信者、聖人誠慤之德也。文武于齊信之德。能致其所至。蓋極其至也。康王既言文武務德不務刑之事。以見已當惟德之尚。蓋文武之時。惟其務德不務刑。故一時之臣。則有熊羆之士。以奮其忠力以捍衞于外。有不二心之臣。以効其忠直。以彌縫于內。內外同心以保安乂治王家。故國祚至今緜延鞏固。又有以見得人。則六師不必張也。文武惟能如此。所以能端命于上天。端命之說。諸家不同。孔氏謂受上天端直之命。是加受字。此說不可用也。少穎謂端爲當。亦未安。張無垢謂用此端直以命于帝。亦自牽强。不若謂文武惟用上文之事以肇端大命于上天。其說爲簡易不費辭。文武既用此道以肇端大命于上天。故上天用順其道而付與以天下四方。使之爲君也。文武既爲天下君。又不止爲一時計。于是衆建諸侯。以正其屏翰之助。以蕃衞在我後嗣子孫。康王於此。蓋報誥諸侯。欲其推誠匡衞王室。故言文武所以建侯者。實爲我子孫設也。然則爲諸侯者。當如何哉。惟當相與顧念安行爾祖先公所以臣服於我先王之事。而輔我一人。足矣。胥、相也。暨、與也。顧、念也。蓋欲相與顧念以安行乃祖之事。

故言胥暨顧也。同姓謂之伯父叔父。異姓謂之伯舅叔舅。康王獨言伯父者。舉尊者告。則卑者在其中也。雖爾身在外。乃心罔不在王室者。蓋康王謂爾諸侯莫以身遠王室。不念人君。言身雖在外。而心則當念念不忘王家也。無垢謂人臣無己。以人主爲己。人臣無心。以人主爲心。以人主爲己。故身在外而不以在外自棄。以人主爲心。故心在王室而不以王室爲遠。此說甚當。用奉恤厥若。無遺鞠子羞。此又康王責之之切也。謂爾侯當用我此言。奉憂其所順。謂當憂其所當行之事。以輔我一人。使我一人賴之。不可違背其訓。而反與我以羞辱之事也。順此言。則爲我之榮也。反此言。則爲我之辱也。

羣公既皆聽命。相揖趨出。王釋冕反喪服。

康王既報誥羣公。謂召公及以下諸侯卿大夫入卽位者。王誥命。相禮者于是揖之。悉皆趨出。蓋既進則必待揖而後拜。將退則必待揖而後出。以見人臣進退惟君命是聽也。王釋冕反喪服者。蓋自受顧命時。服麻冕黼裳。今事既畢。故向所服黼冕之服。則釋去之而反吉從凶。以服喪服居倚廬也。東坡疑居喪以吉服見諸侯爲失禮。然當時召公先朝老臣。與周公相處之久。講肄非一日。又不至失禮。且顧命前此未有吉服受顧命。召公必有所處。豈可執一說以疑聖賢。而不思其更有一說。召公行之。孔子定之。自當時至今。無有敢議之者。必無可疑矣。且當時孔門高弟。稍有可疑。無不咨訪。如高宗諒陰。顯然之理。一稍可疑。尙質之聖人。況此居喪吉服。若有可疑。安得不問哉。故雖蘇氏之說反覆有據。未敢以疑召公也。

尙書詳解卷二十四

畢命

康王命作册畢。分居里成周郊。作畢命。

周公作洛邑。遷殷之大家世族難化者於其下邑。而親自化之。其地謂之成周。以周之安危惟茲殷士。周道之成不成。係殷士之安不安。故謂之成周也。周公旣沒。君陳代之。君陳旣沒。康王於是命畢公以元老大臣親續其終。蓋周公之始。特以深仁厚澤含容而調服之。至君陳。則漸知趨向。然亦未可深加督責。但於寬緩中而微加制御之意。至畢公之時。則善者知所以自勉。而不善者亦能無怙惡之失。故康王命畢公。使之分居里。蓋分善惡所居之里。善者則旌表之。使爲善者知所慕。不善者則殊其井疆。使爲惡者知惡之不可爲。故謂之分居里。康王謂畢公四朝元老。出親民事。故特作册以重其行。謂之作册畢。正謂爲畢公而作册也。無垢謂。觀周公處商民一事。其巧思深智。非後人所可及也。如商民之不服。在白起處之。坑四十萬可也。在項羽處之。坑二十萬可也。周公肯爲此乎。在晉武帝處之。使在邊鄙。卒有元海之難。在苻堅處之。用爲腹心。卒有慕容垂之亂。周公肯爲此乎。嗚呼。殺之旣不可。用之又不可。遷之洛邑。使日見周之仁政。日聞周之仁聲。日親周之仁人君子。優游涵養。以變其不服之心。如此者三十六年矣。雖化者或老或死。已化者方少方生。於是時也。得不有聳動之術。以一新其耳目。爲

永久之計乎。君陳分正。固有其術矣。至於畢公。乃曉然旌別淑慝。表厥宅里。使知爲善者如是而尊榮。弗率訓與者則殊厥幷疆。使知爲惡者如是而屈辱。又申畫郊圻。使爲奸者無所覬覦。愼固封守。使居安者常慮危。其聳動之術。可謂盡矣。此言可謂深得周家所以待頑民之意也。

畢命。惟十有二年。六月庚午朏。越三日壬申。王朝步自宗周。至于豐。以成周之衆。命畢公保釐東郊。

此畢命二字。竹簡舊標之題。安國存自惟十有二年至保釐東郊。當時史官將敍畢公之化商。故先敍其所以命畢公之由也。惟十有二年。康王卽位之十二年也。是年六月三日庚午。謂之朏者。說文。朏者、月未盛之明。蓋月之三日。月始生明。史官將記初五日壬申册命畢公。恐後世無由知壬申爲月之五日。故先言庚午朏爲初三日。則壬申方可考其爲五日也。書之記者。大抵如此。亦猶後世記日。先言某月某朔。然後始言某日作某事也。宗周、鎬京也。豐、文王之廟在焉。時將命畢公。必須卽廟行事。故康王早朝徐行自宗周。則至於豐文王之廟。然後以成周所遷商餘之衆士。命畢公保釐之。成周之地。在宗周之東。故謂之東郊。釐者、析而治之之謂也。卽分居里之意。保、安也。安以治之。則所謂保釐。非强聒于其間。亦因其善惡之自然而旌別之而已。夫是之謂保釐。

王若曰。嗚呼。父師。惟文王武王。敷大德于天下。用克受殷命。惟周公左右先王。綏定厥家。毖殷頑民。遷于洛邑。密邇王室。式化厥訓。旣歷三紀。世變風移。四方無虞。予一人以甯。道有升降。政由俗革。不臧厥臧。民罔攸勸。惟公懋德。克勤小物。弼亮四世。正色率下。罔不祗師言。嘉績多于先王。予小子垂拱仰成。王曰。嗚

呼父師。今予祗命公以周公之事。往哉。旌別淑慝。表厥宅里。彰善癉惡。樹之風聲。弗率訓典。殊厥井疆。俾克畏慕。申畫郊圻。慎固封守。以康四海。

自此以下。康王冊命畢公之辭也。王若曰。亦史官載王之言。不無潤色於其間也。嗚呼、嘆辭也。嘆而後言。重其事也。父師者。呼畢公也。時公代周公爲太師。作東伯。故稱師。曰父師者。尊之爲父也。同姓曰父。異姓曰舅。畢公同姓。且四朝元老。故父呼之。宜也。惟文王武王敷大德於天下。用克受殷命者。康王推原文王武王命之也。言文王武王當商紂暴虐之餘。猶能布大德於天下。克享天心。故上天命之。用能受殷之天命以有天下。是時又有周公者。實左右輔弼我文武。而安定其王家。謂有天下者文武。而相與安定其所有者周公也。然周公又不特安定王家而已。又且思王家之安危係乎商民。於商之頑民尤加矜愼。不敢輕忽。所謂毖愼不敢輕忽者。即下文所謂遷於洛邑。密邇王室。式化厥訓者是也。蓋武王勝商之後。不忍易置。因其餘民以封紂子武庚。使續殷祀。不幸去王室之遠。武庚小腆。因斯民痛定追舊之思。鼓以背叛。周公既相成王。東征以正其罪。既而又慮小人難保。或再蹈前轍。則王室亦有所不甯。於是因作洛而營成周。遷其大家世族最難化者於其地。使親密邇近於我周室。去王室不遠。奸謀賊計。易以上聞。且周公親自師保。用能化其訓。而皆爲友民。自周公沒後。君陳繼之。君陳既沒。至於畢公。則已歷三紀。凡三十六年矣。以三十年爲一世。今三十六年。則世已變矣。以風俗。則向者頑不率教。今皆式化厥訓。則風已移矣。邦之安危。惟茲殷士。今既世變風移。則商民皆不復背叛。商民不叛。則

四方可以無可憂之事。予一人豈不因而獲安甯之福哉。蓋商民安則天下安。天下安則人君安。理之必然也。康王旣言商民今日世變風移。無復向時之頑不率教。則善惡已分。善者可以升矣。惡者可以降矣。蓋政因俗而改革。不可更如周公。惟務含容而不加決擇於其間也。故於是言道有升降。政由俗革。蓋謂天下之道二。升與降而已。善者不升。則善者不勸。惡者不降。則惡者不懲。前日周公所以善惡兼容。未加黜陟者。蓋大難始平。民情尙恟恟。賞之則彼將以我爲畏。罰之則彼將以我爲酷。故不問善惡。而惟務優容。今也世變風移。則政當因俗而革其用。所謂升降而黜陟之。使之知所可爲與不可爲。乃其時也。若於其臧者不知臧。其所臧。則彼之爲善者。且謂上之人不見知。而爲善之心或怠。夫誰肯勸於善哉。此正康王言今日之保釐東郊。其端正在旌別淑慝也。康王言今日之政當如此。故其下遂言畢公之德。謂善政惟德。懋德如畢公者。乃能了如是變也。康王之意。蓋謂畢公能勉勉於德。老而不怠。故雖小小事物。無不克勤。此心此意。不惟一時如此。自文武以至成康。繼歷四世。而所以弼亮者。惟此一心。亮、佐也。弼亮、謂輔而佐佑之也。康王言此。正恐畢公以元老大臣。將不屑於民事。故言公之克勤小物者。蓋有此心。故予敢以此浼公也。又況公之立朝。正其顏色以率於下。下人之瞻其顏色望其容貌者。其非心邪念。冰釋雪消。恨公不言。言則罔不祗敬師法之。以此之故。於是以休功美績多見於先王之時。所以我小子得垂衣拱手而仰成者。皆著績於先王之朝。故予有今日之福也。仰成、如云仰食。已不能自食。仰人而食。康王謂今日之成。皆仰賴於公也。康王旣力誦畢公盛德之形容。於是又歎

而呼父師曰。今日敬命者。非小節也。乃周公之事。觀康王終册公曰。罔曰弗克。惟旣厥心。罔曰民寡。惟愼厥事。則其意誠恐畢公以元老大臣。或不屑於民事。故此所以特言命公以周公之事。蓋言此行所以命公不細。乃周公之事有未終。待公而終之。公誠不可不往也。此下遂言畢公今日所以保釐者如此。卽旌別淑慝以下是也。蓋康王之意。正謂道有升降。今日升所當升。降所當降。正其時也。故所以告之以旌別淑慝以下之事。旌、識也。記識之也。淑、善也。慝、惡也。謂識別其善者與惡者。其人果善。則表異其所居之里。孔穎達謂若孝子順孫。義夫節婦。則表其門閭是也。所以必識別其善惡而表異其爲善者之門閭者。蓋將以彰善癉惡而立之風聲。使人知所向慕也。蓋善與惡旣分。則不相混雜。又取其善者而表異之。則善者之心日顯。可不謂彰乎。惡者之心日愧。可不謂癉乎。如是。則天下之民皆知爲善之有益。而爲惡之必棄。自然望風而化。聞聲而應。如風動於此。而草偃於彼。聲振於此。而響應於彼。是向之旌別淑慝。表厥宅里者。乃所謂彰善癉惡而樹之風聲也。上之人所以聳動斯民。旣已如此。而下之人苟不率循典常之訓者。則是頑愚無恥。不可勸之使爲慕善之人。故康王於是乃命畢公。若有如此等人。則又當殊異其所井之田畝。所居之疆界。謂如王制所謂。不變命國之左鄉。簡不率教者移之右。命國之右鄉。簡不率教者移之左。不變移之郊。不變移之遂者是也。所以如此者。以此等不可勸之使慕善。惟當威之使之畏而知所慕也。張無垢謂。向也表厥宅里。明其爲善人君子。使之慕。今也殊厥井疆。又明其爲惡黨小人。使之畏。則周家所以處頑民者。可謂智巧矣。然施此於周公君陳之時則不

可。以爲惡者衆。未易區別。今也世變風移。則爲惡者亦少矣。此所以行畏慕之策。古人因時立法。不先不後。乃如此。其說極當。郊圻、郊外圻之界也。封守、封疆之守備也。此郊圻本自畫定。本自牢固。若不必再畫。若不必加固。使不可不申。不可不愼。則前此當爲之。不待善惡既皆畏慕而後爲之也。蓋當時三監之亂。三監唱之。淮夷徐奄從而和之。同惡相濟。遂成亂階。當善惡未分之時。治民者日以勸懲吾民爲急。未暇防其自外來者。今也善者既表厥宅里。使勸而慕。惡者又殊厥井疆。使畏而慕。則所謂吾民者。皆知善之可爲。與惡之不可爲矣。然又恐復有不令如淮夷徐奄者。潛相交通。互相往來。復以邪謀宄計惑吾民於亂。故使之於郊外之圻界。昔所已畫者。今再畫之。使益分明。封疆之守備者。昔所已固。今更固之。使益堅謹密。如此。則異服異言。奸民賊子。無自而入。而吾商民可以永爲良民。商民不擾。則四海可以永安矣。此所以終之永康四海。觀康王所以命畢公保釐商民之術。則康王之識慮。非諳歷時變。通達治體。不能及此。此所以配文武成王之爲賢君也。

政貴有恆。辭尙體要。不惟好異。商俗靡靡。利口惟賢。餘風未殄。公其念哉。我聞曰。世祿之家。鮮克由禮。以蕩陵德。實悖天道。敝化奢麗。萬世同流。茲殷庶士。席寵惟舊。怙侈滅義。服美于人。驕淫矜侉。將由惡終。雖收放心。閑之維艱。資富能訓。惟以永年。惟德惟義。時乃大訓。不由古訓。于何其訓。

康王上既告畢公。使因斯民向背於惡善之時。而其勸善懲惡之政。於以聳動一時之民。使遷善去惡。然又恐畢公行於須臾而不能持久。故又告畢公。謂凡爲政之道。尤貴有恆。謂當常久而不變也。然政

既貴有常而或以言語號令於下又當有體有要體則欲其具於理而不至於不足要則欲其嗇於辭而不至於有餘謂所出之言在理足而辭約此二事皆不好異者能之蓋政而好異則悅須臾而厭持久如之何能有恆言而好異則言必浮於理言徒多而理不足如之何而能體要此康王所以又言不惟好異也所以如此者以紂之爲君拒諫飾非惡聞其言好一時之入惟以靡靡相隨順而爲俗舉世所謂賢者則利口捷給之人其餘風遺俗自周公師保君陳分正之後猶有存者故政之有恆辭之體要在畢公不可不念也蓋矯枉當以直矯邪當以正矯利口捷給之弊在其所行之政所出之言必當謹於利口也康王既言商之敝俗如此畢公不可不念於是又舉其所聞於古者以證商之敝俗皆大家世俗豪於富貴之餘而忘其德義之習故至於此此世祿之家非說商民乃古人之言言凡爲世家之人其敝如此康王得於所聞故舉以告畢公也蓋古之仕者世祿世受廩祿則玩於富貴頤指如意惟其財力可爲無不爲之誰顧禮義而由之凡其所爲蕩然自恣無復拘檢故玩好汨之本心日喪所謂德者陵滅無餘如此所爲豈不上逆天道蓋禮節德性皆天理自然今既不克由禮以蕩陵德豈不上逆天道耶惟其不由禮而陵德故其敝也皆化爲奢侈靡麗之事此理所必然凡爲世祿之家者其敝必至此不特一時爲然故所以言萬世同流蓋謂不特一世如此雖萬世其流敝皆如此故張無垢謂無古無今萬世同一末流耳康王既以所聞凡爲世祿之家者其敝如此其下遂言商民今日之敝蓋此商之衆士皆大家世族居於寵利者惟舊言非一日也非一日則爲世祿之家可知矣席前人之

所居。故曰席寵。孔氏謂之居寵也。商士惟其久居寵利。故皆依怙於侈奢之事。曾不顧義理之所可爲。凡所衣之服。皆以美麗於人爲尚。其氣則驕。其慾則淫。其意則矜。其言則侈。將用此惡念以自終其身。更不可化。此乃康王言商民以久豢於富足。所以至於此。周公、君陳、相繼教化。雖收其怙侈滅義驕淫矜侈之心。然未能絕其根本。恐其因物有遷。復出爲惡。故防閑之最爲艱難也。康王言此。蓋謂閑之者正在畢公也。康王既言防閑之難。於是遂言所以防閑之道。蓋商民所以至於如此者。皆富貴之餘。陵滅德義。今誠能因其資財之富而訓之以德義。則不復乘富足之資而恣靡麗淫佚之事以傷其生。自然耳目聰明。血氣和平。高則享公卿之位。下則不失爲保家之主。壽考康甯。得享人生終歲之樂矣。故康王於是告之曰。資富能訓。惟以永年。惟德惟義。時乃大訓。不由古訓。於何其訓。蓋謂資財既富。而能訓之。則可以享永年之樂。所謂訓者非他。惟德義。乃訓之大者也。所謂德義者。不必求之他也。古人已行之訓。皆則於德義。今但酌古訓以用之。卽德義之訓。若不由古訓。如之何其爲訓乎。此又康王綢繆之意。故其言反覆如此。

王曰。嗚呼。父師。邦之安危。惟茲殷士。不剛不柔。厥德允修。惟周公克愼厥始。惟君陳克和厥中。惟公克底厥終。三后協心。同底于道。道洽政治。澤潤生民。四夷左衽。罔不咸賴。予小子永膺多福。公其惟時成周。建無窮之基。亦有無窮之聞。子孫訓其成式惟乂。

康王又嘆而呼父師告之。蓋重之至也。邦之安危。惟茲殷士者。蓋謂殷士安則天下安。殷士危則天下

危。見其所係之大。欲畢公勉其事也。張無垢謂。康王學問遠到。其知治體乃至於此。夫邦之安危。在人主耳。何預於殷士。天下亦大矣。殷士幾何。其能爲周家輕重。孟子曰。瞽瞍底豫。而天下化。此理卽康王之意。蓋天下莫難化於殷士。吾意誠於此。則殷士化於彼。是殷士之化不化。可卜吾德之進否。使殷士背叛。則吾德不修可知矣。吾德不修。豈惟殷民背叛。天下皆將叛矣。此天下所以危也。使殷民服化。則吾德之修可知矣。吾德修。則豈特殷民服化而已。殆見皆爲君子。此天下所以安也。此論極有淵源。故特存之。康王旣言殷民係天下安危如此。在我當有德以鎭服之。於是遂言其所謂德者。其德謂何。不剛不柔。則其德允修矣。蓋今日商民善惡已分。正當剛柔並用者。專剛而不柔。則爲善者不獲爲善之利。而爲善之心或沮。專柔而不剛。則爲惡者不見爲惡之害。而爲惡之心益肆。惟因其爲善者而傾意慰勞。使日加勉。則不剛矣。因其爲惡者而摧挫沮抑。使日加愧。則不柔矣。張無垢謂。此不剛不柔。卽前謂表厥宅里者。不剛也。殊厥井疆者。不柔也。此說是也。所以化服商民者。莫過此兩端也。若畢公果能行此。則所謂化民之德。信乎其修矣。殷士可以必其化服。而天下可以必其安甯也。此邦之安危。惟茲殷士之下所以特繼以此也。康王旣言畢公今日化服商民。其德當如此。於是併周公君陳所以化服者。以見所施所設雖若不同。而同歸於治也。其意蓋謂。化服商民。惟周公始化之。而能克愼於其始。所謂克愼者。謂如叛則東征以讋之。服則遷洛以鎭之。慮其同惡相濟也。則散其黨。慮其無以爲生也。則旣遷之後。各使之宅爾宅。田爾田。慮其未體上意。則教告之而至於再至於三。慮其未畏天威。則戰

要囚之。亦至於再至於三。雖言大罰殛之。而未嘗實罰。雖言遠逖東土。而未嘗實離。此周公克愼之始也。周公克愼於始。旣足以弭其背叛之心。故惟君陳中之。始可以克和於其中。所謂克和者。每事皆務涵容。未嘗加之以威也。今觀君陳之書。昧成王所以責望之意。則君陳所以克和者可知。勢欲無依。法欲無倚。頑不欲忿疾。人不欲求備。凡此之類。皆有涵容矜恤之意。則謂之克和。信乎其克和矣。君陳和之。則向之頑悍忿戾之徒。賴其矯揉調服之恩。而善者日勸。惡者日沮。故畢公終之。始可以克成於終。所謂克成者。正謂因其善而表厥宅里以旌之。使之勸而慕於善。因其不勸而猶或狃於惡者。則殊厥井疆以愧之。使之畏而亦慕於善。揭一時頑暴之民。使終爲士君子之歸。豈非所謂克成乎。是三君者。惟其同心協意。皆期於撫摩商民而納於善人君子之域。故或愼於始。或和於中。或成於終。其所施設雖或不同。然皆爲其所當爲。行其所當行。未嘗違道而强所劣。逆所順。此所以同至於道也。蓋周公之愼。道所當愼也。君陳之和。道所當和也。畢公之成。道所當成也。三君子異時而一其心。故三君異施設而同其道。道旣浹洽。則所行之政各極其治。所謂道洽者。謂周公之愼。君陳之和。畢公之成。三君子之道行之。欲當時功深力到。皆已浹洽。無所不至。故周公愼之而克愼之。政無不治。君陳和之而克和之。政無不治。畢公成之而克成之。政無不治。所謂道洽政治也。道洽政治。故遺波餘澤。不特商民被之。凡厥有生。無不浸潤而沾漑之也。不特吾民被之。雖四夷左衽。亦無不恃賴三君子之德也。張無垢謂殷士不服。則啓四海不服之心。邦其危矣。商士服。四夷各得其所。邦其安矣。此所以道洽政治而四海無

不賴矣。治商民至於四夷咸賴。則天下太平之治至矣。君臣並受其福。亦理之必然。故康王自言。予小子於此之時。亦可以永受多福。而畢公亦惟是成周之衆被化之。故而邦本以安。國祚以長。亦可以立無窮之基。而抑又垂無窮之美名也。蓋治商民至於四夷亦安。則內釁不生。外難不作。福曰永膺。基聞曰無窮。非溢語也。

嗚呼。罔曰弗克。惟既厥心。罔曰民寡。惟愼厥事。欽若先王成烈。以休于前政。

康王告戒之辭已畢。至於其終。又嘆而申告之。謂今日之事。畢公勿以爲難而曰弗克也。惟在盡其心。則無難矣。亦勿以爲易而曰民寡也。惟在愼其事。則不敢以易自處之。前輩有爲此說者。謂事之不能立。不失於過難。則失於過易。怯者見可爲而不敢爲。故不能盡厥心。勇者見不可爲而輕爲。故不能愼厥事。二者胥失。天下所以終不治也。曷不曰事無不可爲。患不加之意。非罔曰弗克惟既厥心者乎。雖匹夫匹婦。吾有不可忽。必求得其心者。非罔曰民寡惟愼其事者乎。若是者。內無患失苟且之心。外無妄作不思之患。雖以此伐紂可也。而況其餘民哉。無垢謂。畢公懋德。克勤小物。弼亮四世。其謹以持身。老於世故。亦已明矣。而康王方曰罔曰弗克。罔曰民寡。若飭戒一晚生後進何也。曰。仁義何常之有。蹈之則爲君子。背之則爲小人。故爲山九仞。以一簣而虧。穿楊百中。以一矢而廢。其可不兢愼以持其成乎。此正康王愛惜元老之深者也。學者不可不深知此也。此論極佳。康王既告畢公。使勿以爲苟難。亦勿以爲苟易。惟當盡心愼事。故下文以其效勉之。謂畢公果能行上所言。則可以敬愼文武成王之成

業。以增美於周公君陳之前政。蓋伐商有天下。乃先王成業。商民蠢動。則西土人亦不靜。而天下以因之而不安。先王成業將遂不安。今果能盡心愼事以治商民。使得其所。乃所以敬順先王之成業也。先王之成業旣固。則周公君陳所謂克愼克和者。公實克成之。豈不足以益增其美乎。此康王又諄諄責望之意也。

君牙

穆王命君牙爲周大司徒。作君牙。

張無垢謂。舜典一篇。歷試禪位。受終。占象。祭告天地。巡狩。黜陟。堯崩。舜格廟。詢岳。闢門。明目。達聰之事。雜然並舉。其命九官。事亦大矣。不過數十語。辭簡意足。穆然渾然。含不盡之意。何其大體也。降及成王命君陳。尹正東郊耳。而作書一篇。康王命畢公。保釐東郊耳。又作書一篇。今穆王命君牙又一篇。命伯冏又一篇。平王錫晉文侯又一篇。而篇內又何其辭煩而意雜也。曰。虞舜之書。辭盡而意無盡。命者受命者皆自得於言意之表。豈待訓諭而知哉。至於後世。意不一而辭無窮。諄諄喋喋。尙恐不吾審也。雖可以見仁厚之意。亦可以見大道之衰矣。余讀君牙篇。見穆王稱述先王。尊重先正。虔虔懇懇。有如將失之之意。而訓飭慰勉。藹乎有治世之意。嚴乎有父師之法。表表乎以祖宗爲準而不敢越也。此夫子所以有取焉。味無垢之意。誠謂穆王誠不足與有爲者。而其言有古賢君之風。故夫子取之者。取其言耳。斯言當哉。

君牙。王若曰。嗚呼。君牙。惟乃祖乃父。世篤忠貞。服勞王家。厥有成績。紀于大常。惟予小子。嗣守文武成康遺緒。亦惟先王之臣。克左右亂四方。心之憂危。若蹈虎尾。涉于春冰。今命爾予翼。作股肱心膂。纘乃舊服。無忝祖考。弘敷五典。式和民則。爾身克正。罔敢弗正。民心罔中。惟爾之中。夏暑雨。小民惟曰怨咨。冬祁寒。小民亦惟曰怨咨。厥惟艱哉。思其艱以圖其易。民乃寧。

此君牙二字。亦舊竹簡所標之題也。必言王若曰者。恐非穆王所自言。或當時代言之臣言之。或史官錄王言。不無潤色於其間。故言王若曰也。君牙者。呼其名而命之也。必曰君者。必自封國入爲王朝卿士。故稱君牙。如召公稱君奭也。乃祖乃父。謂君牙之祖父也。蓋君牙之祖。在文武成康之時。必爲顯仕。立大功。但史籍不備。不可考據。不知孰是其祖。觀穆王言世篤忠貞。服勞王家。厥有成績。紀於大常。則其祖父之在周家。誠非瑣瑣者。故穆王所以首稱其美以策勵君牙。而後命之也。蓋成周司勳之職。凡有功者。銘書於王之太常。太常、旗名。畫日月者。謂之常。必書於太常者。以示其功之與日月同其久而昭著於不息也。君牙之祖父。世世力行其忠貞之節。以服其勤勞之事於王家。其成功書在大常。君牙者爲之子孫。誠不可不勉以克振其家聲也。穆王既言君牙祖父如此。庶幾君牙能終其美。故此下遂言我小子繼世守文武成康所以遺我後人之基緒。我心亦念先王之時。其臣能左右輔弼。以共治四方。則我今日亦當得若人而輔我。是以思之深。至於其心憂悶畏懼。若蹈行於虎尾。慮其反噬。若涉渡於春冰之薄。慮其陷溺。蓋虎視見後。冰至春薄。故憂懼之深。所以取爲喻也。穆王既言憂思如此。是以

今日命爾君牙爲輔翼若一體然予爲元首而汝實爲手之肱足之股與前之心後之膂以繼乃祖乃父之舊事以君牙之祖父舊實爲司徒也然則君牙今日當如何哉思纘承祖父之美績使無辱於祖考足矣故穆王所以言無忝祖考欲無忝宜何如惟大布五常之訓以和調民彝物則之性使父父子子君君臣臣人之大倫不至乖離則無忝矣蓋司徒掌教五典正司徒之職君牙祖父以此致功故君牙能宏敷此典以和此民則無愧於祖父矣穆王既欲君牙和民之則又慮其以民之頑愚其衆未易悉和於是又言其所以易和之理蓋我身正則民無不正我心中則民無不中以民之身心與我本一體其得於天者皆有物有則其所以愚頑而罔覺無以感發之耳今君牙果能先正其身則凡有身者夫孰不正果能先中其心則凡有心者夫孰不中然此經言爾身克正罔敢不正不言爾心克中罔敢不中而乃反言民心罔中惟爾之中者蓋古人作文類如此不若後世對偶之作也康王既言民之身心本自中正易感發於此又慮君牙以爲易而忽之故其下文言民之情可畏如此是易之中有難者存君牙誠不可忽也且夏而暑雨天時常也民則怨嗟冬而大寒亦天時之常也民亦怨嗟寒暑風雨天時之常民尙怨之則其情豈不甚難於調哉然則爲君牙者當何如亦思其情之難於調服如此而正吾之身中吾之心而圖以感發其易於感發者則民無有不安者矣張無垢謂惟以其難調者爲念而思所以易調者在何處則民甯矣此說甚有味東坡謂方周盛時越裳氏來朝曰久矣天下之無疾風暴雨也中國其有聖人乎方是時四夷之民莫不戴王然風雨雖天事非人力者亦歸德於王及其

衰也。一寒一暑亦惟王之怨。是故聖人以民心爲存亡。一失其心。王無動而非怨者。賞則謂之私。罰則謂之虐。作德則謂之僞。不作則謂之謾。出令而不信。無事而致謗。皆王之咎也。夏諺曰。吾王不遊。吾何以休。吾王不豫。吾何以助。遊豫且以爲德。豈有風雨寒暑之怨乎。此論甚佳。無涉政之體。故併存之。

嗚呼。丕顯哉。文王謨。丕承哉。武王烈。啓佑我後人。咸以正罔缺。爾惟敬明乃訓。用奉若于先王。對揚文武之光命。追配于前人。王若曰。君牙。乃惟由先正舊典時式。民之治亂在茲。率乃祖考之攸行。昭乃辟之有乂。

穆王前既告君牙以所當爲之事。謂爲司徒者不過如此。下文又再嘆而述文武所以開創大業。啓佑後人。其至如此。欲君牙勉其所當爲。以無愧文武所望後人可也。丕顯哉。文王謨。謂肇取天下之謨者文王也。其謨甚顯。蓋見文王所以取天下。非陰謀如後世謀人國者。乃顯然著在人之耳目。而天下不得不歸。文王初非有心於天下也。如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則其所以取天下。豈復陰謀哉。文王之謨。但知積德累功耳。而天下自歸於文王。人見天下之歸文王。遂謂肇其謨者文王也。不知文王固異夫他人之謨也。丕承哉。武王烈者。謂成取天下之功者武王也。然武王之功。又非有意於天下而圖所以取之也。乃承文王之意。亦惟積德累功耳。而天命人心至此自有不可卻者。故武王起而應之。此其烈所以謂之丕承者。正謂武王之心。惟知承文王之所爲。初不計其功之至此也。後世見商之天下武王有之。遂以此爲武王之烈。不知武王之爲亦承文王之爲耳。而功適至武王而成也。文王之謨。惟

其初無意於取天下。故其謨謂之丕顯。武王之烈。又非有意於得天下。故其烈謂之丕承。迨夫天下旣定。而二聖人者。還以其謨烈而明示啓發佑助後世之子孫。故其道皆粹然一出於正。無有偏而不正。而至於缺陷者。此皆由其謨非陰謀而出於丕顯。烈非要功而出於丕承。是以其道能粹然一出於正。若有一陰謀要功之心介乎其間。而必有不正者矣。夫安得而無缺。穆王言此。蓋深言文武所以有天下者。其道一出於正。亦欲君牙亦以正道彌縫輔贊於已。以對揚文武所以受命之懿也。故其下遂言爾君牙今日但敬以發明汝所當施之訓。蓋司徒教官。以教訓斯民爲事。故以訓言。用此以承順於先王所以對揚文武光命之意。使汝功無愧於汝之前人。而追其迹以配合之也。蓋文武所受之明命。成康繼之。已能答其付託之意爲發揚之。今君牙果能敬以明其訓民之事。使民爲文武之民。則是乃所以承順成康所以答揚文武之意也。君牙祖父於成康時實佐成康以答揚文武。今君牙果順成康所以答揚之意。則其功追前人而配合之。亦宜也。觀此。則穆王所以責望於君牙。誠非輕矣。但以穆王之爲人揆之。則此言恐非出於穆王之口。使其果能出此言。則其所設施必有可觀者。不宜止于如此。要之。必有爲穆王言之者。吾夫子於此。蓋取其言耳。張無垢論此詳矣。見於冏命解。予亦存之於彼解中。王若曰君牙。乃惟由先正舊典時式。此乃穆王更端以告君牙也。蓋書之體。於王曰與周公曰王若曰之類。皆是更端。又是一節言語。與上文不可相關爲一辭。穆王於此又更端謂君牙今日不必更自圖所以教民之法。但當用先王之臣所訓民之典而法式之。所以如此者。以民之治與民之亂。皆由乎所

訓之當否。汝君牙果率循乃祖乃父之所已行者而用以訓民。則汝君所望汝以圖乂於民者。汝可以對揚而無愧矣。乃辟、穆王自謂也。觀此一篇所陳。雖文武成康復生。不能易者。使穆王果如此。車轍馬跡豈徧天下乎。吾以是知其必有爲王言之者也。

冏命

穆王命伯冏爲周太僕正。作冏命。

張無垢謂。觀君牙之篇。穆王自以謂繼文武成康之緒。懼其弗稱。而託於股肱心膂。今命伯冏。又謂文武賴小大之臣侍御僕從皆得其人。故下民祇若。萬邦咸休。而已實賴前後之人正其不及。格其非心。且曰后德惟臣。亦虛心治道矣。然其治功藐然如此。豈君牙伯冏之不足與有爲耶。抑豈穆王有其言而無其實耶。曰是固然矣。君牙乃在穆王之時區區無補之臣。而伯冏爲之太僕。乃見穆王馳騁天下有車轍馬跡而不能正救者。是二人不足以有爲者也。穆王其父昭王溺死漢水。略無恢復之志。而馳騖四方。與兩篇之言大不相同。是有其言而無其實者也。然予三復兩篇。見其慇懃惻怛有足以動人者。何也。曰德宗何人哉。陸贄作奉天詔書。遂使山東父老爲之泣下。則夫二篇之命。亦必當時仁厚君子憫穆王之無志。故修辭立誠以勸勵於臣下。惟其誠實所在。所以使人讀之必至於感動也。或曰。二篇之意。略不及昭王何也。曰穆王諱父之惡。故代言者亦不敢强言之。曰安知非出於穆王之自爲耶。曰使出於穆王。其殷勤惻怛如此。必當大有爲於天下。蓋有是言者。必有其誠。有是誠者。必有其志。穆

王無志如此。以五十之年乃卽位。而不以父恥爲念。區區如兒輩。務竭馬力。奔馳四方。此不才之王。安得有此至誠之言。故予以爲非出於穆王而出於代言之賢者。此論甚當。說者多謂伯冏、字也。周官太僕下大夫。春秋下大夫以字見。故伯冏以字書于經。按周官太僕。王眡治朝則正位。眡燕朝則正位而掌擯相。出入則爲前驅。燕飲則相其法。射則贊弓矢。無非與王俱者。故戒之以旦夕承弼厥辟。此說甚善。而二孔又謂正、長也。周官大馭中大夫。太僕下大夫。此言太僕正。則官高於太僕。故二孔以謂此乃周官大馭。非太僕。若是太僕。當直云太僕。何須更言正乎。且此經云命汝作大正。正於羣僕。而周官大馭中大夫。而下有戎僕、齊僕、道僕、田僕。故以爲周官大馭之官。此亦有理。故兩存之。

冏命。王若曰。伯冏。惟予弗克于德。嗣先人宅丕后。怵惕惟厲。中夜以興。思免厥愆。昔在文武。聰明齊聖。小大之臣。咸懷忠良。其侍御僕從。罔匪正人。以旦夕承弼厥辟。出入起居。罔有不欽。發號施令。罔有不臧。下民祗若。萬邦咸休。惟予一人無良。實賴左右前後有位之士。匡其不及。繩愆糾謬。格其非心。俾克紹先烈。

冏命二字。舊竹簡所標之題也。王若曰。已見前說。伯冏者。呼其人也。伯、爵也。冏、名也。或字也。猶君奭君牙也。張無垢謂。此代言之臣。知穆王繼文武成康之後。決不能負荷。非仁人君子夾輔之。未知其可也。故其辭命有自貶之言。以明須賴臣下之意也。其曰惟予弗克於德。嗣前人宅丕后者。以言其怠惰於德。有所不能也。既不能於德。乃使繼文武成康之後而居大君之位。是以其心怵惕驚動。惟恐其至於傾覆而危厲。寢不安席。中夜而起。思免其過。此蓋言憂懼恐或不任。故思免其過。莫若用人也。其下遂

言文武之聖亦賴得人之意。無垢謂。使穆王憂懼如此。其肯馳騖天下乎。吾有以知此言出於代言之臣。而非穆王自言也。上既言憂思免過之意。故此遂言文武雖聖。亦須得人。聰、明、齊、聖、四德也。聰、言其所聞者遠。明、言其所見者大。齊、言其致一而不變。聖、言其廣運而能通。文武惟其聖德如此。故能識君子賢者。隨材而用之。用小大之臣。則咸懷忠良如此。故爲侍御僕從則罔非正人。而不知識其爲忠良爲正人者。則文武也。文武之時。惟其得人如此。故一時之臣。於朝夕動作語言之間。或承順則善道流行。或匡弼則惡念自消。形於出入起居者。無非肅敬。見於發號施令者。無非善道。然則下民之敬慎。萬邦之休美。豈無所自哉。此皆代言之臣言文武得人之實也。上既言文武聰明齊聖如此。尙賴承弼。故其下遂言穆王初無良善。猶不可不賴左右前後有位之臣。匡其所不及。繩正其愆過。糾舉其謬。悠格其非心。使庶幾能繼文武之成業也。無垢謂。無良知良能。是其資稟之不美也。如是。則才必有不及。意必有愆。事必有謬。心必有非。且文武聰明齊聖。非所謂無良也。故其才過人。安有不及。其用意皆誠。安得有愆。愆、過也。其處事皆當。安得有謬。謬、錯也。今穆王無良。有不及。有愆。有謬。惟前後之人。見其不及。則正之。見其愆。則繩之。見有謬。則糾之。見其非。則格之。庶乎其知免矣。孔穎達曰。繩、謂彈正。糾、謂發舉。有愆過。則彈正。有錯謬。則發舉。格、謂檢格其非理狂妄之心。使妄心不作。其訓精微。故併存之。

今予命汝作大正。正于羣僕侍御之臣。懋乃后德。交修不逮。愼簡乃僚。無以巧言令色。便辟側媚。其惟吉士。僕臣正。厥后克正。僕臣諛。厥后自聖。后德惟臣。不德惟臣。爾無眤于憸人。充耳目之官。迪上以非先王

之典。非人其吉。惟貨其吉。若時瘝厥官。惟爾大弗克祗厥辟。惟予汝辜。王曰。嗚呼。欽哉。永弼乃后于彝憲。

穆王上既言予一人無良。須左右承弼如此。故此遂言我今日命汝爲太僕之正。以表正羣僕凡侍御事王之臣。羣僕。卽周禮道僕田僕等是也。汝須當勉進汝君之德。其君或有行之不及者。汝與同僚交相修進。使及於善也。汝之同僚所係既如此。故汝爲大正者。須當謹愼簡擇其同僚之人。無用巧言者令色者。便辟者。側媚者。孔穎達謂巧言者。巧爲言語以順從上意。無情實也。令色者。善爲顏色以媚說人主。無本實也。便辟者。謂前卻俯仰。以足爲恭。側媚者。謂爲僻側之事以求媚於人。此等皆諂諛之人。不可用爲近官。其所當用者。其惟吉德良善之士乎。既言乃僚當用吉士。不當用諂諛。故此下又言用吉士與用諂諛之利害。若僕御之臣用正士。爲之君者亦能正。蓋朝夕有人承弼。故歸於正。若僕御之臣用諂諛。則爲之君者亦自以爲聖。無事承弼。蓋諂諛之臣。日進諂言。惟稱其美。不舉其過。故君自以爲聖也。由是觀之。則后之有德者。非君之自賢也。僕臣之自正。后之不德者。非君之不可化也。僕臣之諛也。蓋深言君之賢否皆在僕臣之邪正如何耳。此下又再責伯冏。使簡乃僚。謂汝今日誠不可昵近於憸利之小人。用之以充備耳目視聽之官。而道其君以非先王之法。蓋僕御之臣。在王左右。朝夕顧問。故謂之耳目之官。若賢者居之。則非法不言。道其君者皆先王之典。若以憸人居之。則惟小利是見。苟可以狥目前之利。則言之。誰復顧先王之典哉。此又爲大正者不可不察也。若汝爲大正。而乃不論其人之吉。而惟以貨利交通者。則以爲吉士而用之。若是。則病汝之官。曠汝之職。惟汝大不敬其君。汝

之罪何所逃哉此所謂不祗厥辟卽孟子所謂謂其君不能者也。穆王告之旣畢。故又嘆而言曰。伯冏。汝其敬厥職哉。旣身爲大正。須當久輔汝君以常法可也。果以常法弼乃后。則前所謂昵憸人。吉貨利。與巧言令色等事。必不爲也。穆王之言。懇到如此。而跡周天下。淫荒乃爾。無垢謂非穆王之言。宜哉。

尙書詳解卷二十五

呂刑

刑罰、國之重事。而穆王訓之。不係于穆王而係于呂侯何也。蓋穆王盤遊無度。日事車馬。視刑罰爲何事。今日訓刑之書。雖曰穆王訓之。而實呂侯之命也。故序書與作書者皆先以呂命題其首。而目其篇爲呂刑。蓋其言皆出于呂侯之口也。不然。則穆王馳騁老而不厭。獨于耆年乃獨介介于贖刑一事哉。呂侯之爲人。雖不可攷其終始。然觀是書之作。訓辭溫厚。意旨懇切。穆乎有三代之風。淵乎有賡歌之作。誠非苟于有言而姑爲是言也。必哀矜慘怛乎其心。故忠厚慈祥于其言。呂侯誠仁人君子人也。夫子取之。取其言也。

呂命穆王訓夏贖刑。作呂刑。

呂命二字。說者多謂穆王命呂侯爲司寇。因訓夏贖刑之事。果如是說。則當云穆王命呂侯爲周大司寇。如前穆王命君牙命伯冏之文相似。不應只說呂命二字。而下無明說。吾以是知其說爲不通。要之。此序云呂命。穆王訓夏贖刑者。乃作書者欲辨白此書所作之人。謂此書乃出于呂侯之命。所命何事。乃爲穆王訓暢夏禹贖刑之法以詔告天下。故作此呂刑之書也。刑罰之事。二帝三王所不免。皆有聖賢折衷裁處。而獨以夏法爲言者。東坡謂。堯舜之刑。至禹明備。後王德衰而政煩。故稍稍增益。積累世

之漸。非一人之意也。至周公時。五刑名屬五百。周公非不能改以從夏。蓋習重法而驟輕之。則奸民肆而良民病。及成康刑措。穆王之末。奸益衰少。然後乃敢改作。此說甚長。少穎乃以訓夏爲諸夏而不及夷蠻。謂贖刑之法可施于中國。不可用于蠻夷。是亦一說也。故兩存之。禮記孝經引呂刑。皆作甫刑。孔氏謂揚之水平王之詩云。不與我戍甫。明呂侯子孫改封爲甫侯。但不知因呂國作甫名。不知別封餘國而爲甫號耳。然穆王時未有名甫而稱爲甫刑者。後人以子孫之國號名之也。若叔虞封唐。子孫封晉。而史記稱晉世家也。此說甚然。

呂刑。惟呂命。王享國百年。耄荒。度作刑以詰四方。

此呂刑二字。亦舊竹簡所標之題也。孔氏存之于此。詳味此惟呂命。王享國百年。耄荒。度作刑以詰四方數語。可見是書乃呂侯所命。而穆王無預焉。作書者惟謂此呂侯之命。蓋謂穆王享國。今其壽且百歲。既耄而且荒迷。而不止。耄乃八九十歲人之稱。蓋年至八九十。則精神耄昧也。穆王百歲。乃精神耄昧之時。而馳騁荒迷。猶不知止。呂侯乃度作刑法以詰治四方。凡下言王曰。皆呂侯之命。猶周公作大誥、多方、多士。皆稱王曰。蓋穆王雖耄荒。而呂侯訓刑實以王命告。故云王曰。東坡以享國百年耄爲一句。荒度作刑爲一句。其意以比荒度土功之荒。度荒、謂大也。大度時宜。以作刑書。此說雖通。然穆王實是耄而荒者。不必更爲之婉其辭。按史記。穆王卽位。春秋已五十。又立五十年崩。則在位實五十年也。無逸稱三宗與文王享國。皆數在位之年。此言享國百年。乃從生年數。要之。作書者非一人。故言各不

同不必泥也。

王曰。若古有訓。蚩尤惟始作亂。延及于平民。罔不寇賊鴟義。姦宄奪攘。矯虔。苗民弗用靈。制以刑。惟作五虐之刑。曰法。殺戮無辜。爰始淫爲劓刵椓黥。越茲麗刑并制。罔差有辭。民興胥漸。泯泯棼棼。罔中于信。以覆詛盟。虐威庶戮。方告無辜于上。上帝監民。罔有馨香德。刑發聞惟腥。

此王曰。卽是呂侯以王命告也。若古有訓。如云若昔大猷。蓋言如古者所有之訓。其訓辭中所載。有此蚩尤苗民等事。今援以爲證也。蚩尤。據史記黃帝紀。乃炎帝之末最行暴虐之諸侯。黃帝興兵誅之。應劭乃以蚩尤爲古天子。孔子三朝記又謂。蚩尤庶人之貪者。孔穎達又謂。炎帝之末有九黎國君。號蚩尤。然國語載九黎。乃在少昊之末。炎帝之末不聞有九黎。豈九黎亦蚩尤之後嗣耶。數說不同。要之只是一無道害民之人耳。呂侯將告當時以輕刑之說。故先引蚩尤苗民始爲亂階。慘酷刑罰之事。以爲證。據蓋上古風俗淳厚。無有敗常越法之人。至蚩尤乃始作亂民之事。德化遞相漸染。平善之民亦延而及之。無不變爲寇盜。爲賊害。爲鴟梟之義。以抄掠良善。爲外著之奸。爲內藏之宄。爲刼奪。爲攘竊。爲矯詐之計。以虔劉殺害于人。孔氏謂。羣行攻刼曰寇。殺人死曰賊。鴟梟、貪殘之鳥。言盜賊狀如鴟梟。以抄掠於人。此皆蚩尤造惡。平民化之。至于如此。想亦是蚩尤暴虐。刑罰慘酷。民不忍其荼毒。遂至此極也。其後至于堯舜之時。有三苗國君。稔惡尤甚。故呂侯斥之爲苗民。鄭元謂。苗民卽九黎之後。顓頊誅九黎。其子孫爲三國。高辛之衰。又復九黎之惡。堯興又誅之。堯末又在朝。舜臣堯。又竄之。後禹攝位。又

在洞庭逆命。禹又誅之。穆王深惡此族三世凶德。故斥其惡而謂之民。由此言之。則三苗、九黎之後。九黎、蚩尤之後。元元本本。實一種也。蚩尤既作苗民繼之。又不用善以化民。惟一切制之以刑。于是以五刑之中。更加慘虐。謂之五虐之刑。夫五刑。先王之制。意在防民。過之者。皆殘忍之爲。今苗民越法制刑。乃更曰法。以此殺戮無罪之人。蓋非法殺人。乃更自謂其得制法之意也。一說以苗民弗用靈制以刑總爲一句。謂有善制而苗民弗用以爲刑。乃作五虐自謂之法。此說亦通。惟其作五虐之刑。故劓刵椓黥皆先王之制所不免。而苗民乃過爲之。故謂之爰始淫爲劓刵椓黥。蓋不循中制而過爲慘酷。鄭元謂劓刵則力截之。椓陰苦于去勢。黥面甚于墨額。此其刑所以謂之淫爲也。然古人之用刑。各隨罪輕重而上下其罰。今苗民既過爲椓黥之制。至于有罪而附麗于刑者。則幷以刑制之。更不論其輕重與有罪無罪也。故曰罔差有辭。孔氏謂。對獄有罪者無辭。無罪者有辭。苗民斷獄。並皆罪之。無差簡有直辭者。言濫及無辜也。此說極當。但孔氏以麗音離。謂施也。謂苗民于施刑之時。幷制無罪。以麗爲離。似乎未安。故不敢以爲然。惟三苗之君。瀆亂刑罰。至于如此。故一時之民。亦皆遞相漸染。化而爲惡。泯泯然相似。棼棼然散亂。無有一人能合于信義者。中、猶當也。謂所爲皆瀆亂之事。不當于信義也。惟其瀆亂無信。故詛盟之事。雖先王用以濟信之所不及。而當時之人。皆自覆敗之也。周官司盟。盟萬民之犯命者。而詛其不信者。有獄訟者。則使之盟。蓋民之難齊。信不足以結。故假之神以爲之畏。此先王之所不免也。今既覆之。則必遞相傾陷。相讒相滅。而三苗暴虐之威。遂至于多所殺戮。被戮者既多。故方各

告無罪于天也。上天雖高。日監在下。故因民之告而下視苗民。而果然無有德之馨。而暴刑發聞于上。惟有腥穢而已。此有苗之誅。雖曰堯誅之。而實天命之也。

皇帝哀矜庶戮之不辜。報虐以威。遏絕苗民。無世在下。乃命重黎。絕地天通。罔有降格。羣后之逮在下。明明棐常。鰥寡無蓋。皇帝清問下民。鰥寡有辭于苗。德威惟畏。德明惟明。乃命三后。恤功于民。伯夷降典。折民惟刑。禹平水土。主名山川。稷降播種。農殖嘉穀。三后成功。惟殷于民。士制百姓于刑之中。以教祗德。穆穆在上。明明在下。灼于四方。罔不惟德之勤。故乃明于刑之中。率乂于民棐彝。

苗民既肆爲暴虐。下民不忍。方告無辜于上。上帝監之。知其無辜。于是帝堯知天意之所向。哀傷矜憐衆遭有苗殺戮而無罪者。乃以德威誅伐而報苗民之暴虐。正絕其嗣。俾無有繼世而在天下者。蓋謂誅絕之也。然至舜之世。猶有存者。何也。蓋苗民種類至多。堯之遏絕。乃其一時爲君長者。其不爲君長者。或支或庶。堯豈能盡絕之。此所以至舜之世而其遺種或復育也。堯既絕苗民。無世在下。既又念苗民所以階亂者。皆由罔中于信。以覆敗古人詛盟之事。遂至假于鬼神。惑亂愚民。以階禍亂。故堯既遏絕之後。所以必命重黎以正神人之分也。蓋在天有神。在地有人。幽明之間。截然不可移易。今苗民既假鬼神以階亂。則引天神以惑愚民。如漢末張角。一日同起者三十六萬。此皆假鬼神以階亂者也。今三苗之俗既如此。故堯命重黎。使絕地天通。罔有降格。謂絕在地之民。使不得以妖術格于在天之神。絕在天之神。使不得假其名字以降于在地之民。蓋將塞其生亂之階也。孔氏引楚語云。昭王問于觀

射父曰。周書所謂重黎實使天地不通者。何也。若不然。民將能登天乎。對曰。非此之謂也。古者民神不雜。少昊氏之衰也。九黎亂德。家爲巫史。民神同位。禍災薦臻。顓頊受之。乃命南正重司天以屬神。北正黎司地以屬民。使復舊常。無相侵瀆。是謂絕地天通。其後三苗復九黎之德。堯復育重黎之後不忘舊者。使復典之。以此知重卽羲也。黎卽和也。但此以重黎絕地天通爲堯時事。而楚語乃指爲顓頊時事。今且以經爲據。堯卽命重黎。正神人之分。以絕苗民生亂之階。故羣后及在下化之。乃明明棐常。而不敢爲幽隱神怪之事。雖鰥寡窮民。亦得通其情于上。而無有蓋蔽而不通者。蓋苗民假鬼神以階亂。其同惡相濟者。共爲暴虐。以賊害小民。故鰥寡有欲言而不得上聞。今旣絕其亂階。而人不復假鬼神以生亂。此鰥寡所以無蓋也。元后、謂羣后諸侯也。在下、羣吏也。諸侯及羣吏。皆不事幽隱鬼神。而明于明明之人事。不事詭異妖者之術。而輔于世間之常道。如是。則人習誠實。下無隱情。故鰥寡無告之人。皆得陳其哀苦之情于上。而無有蔽蓋之者。豈不美哉。鰥寡之情。旣無蔽蓋。皆得上達。則民之利病。堯無不知。于是帝堯乃淸問下民。所謂淸者。乃虛心屈己以延問于下。如無垢所謂無非誠實。曾不以一毫名位滓于其中。此所謂淸問也。蓋其問如父母之問其子之飢渴寒暑。豈有嫌疑置于其心哉。堯忘其君位之尊。而誠心致問。故鰥寡之民。感其誠實。皆有稱誦之辭于遏苗之事。所稱頌者。卽德威惟畏德明惟明。是也。舊說皆以有辭于苗民。然至于時。苗民已遏絕。鰥寡已無蓋。不應于此復有怨辭。兼下文德威惟畏德明惟明二句。無所係屬。故知此有辭于苗。當爲有美辭于堯。感遏苗之事也。蓋苗民之虐。

堯以威報之。則堯之威。非赫赫之威也。乃德威也。惟其威自德來。此所以威一震而人莫不畏。苗民之奸。堯以明察之。則堯之明。非察察之明也。德明也。惟其明自德來。此所以明一照而人莫能逃也。鰥寡以是辭而稱堯伐苗之事。豈不簡而當哉。堯遏絕苗民。而鰥寡頌之若此。則民亂除矣。民亂既除。則民生不可不厚。乃命三后。恤功于民。蓋欲厚民之生也。恤、是憂也。謂憂其功于民。猶言功不及民。以爲己憂也。三后、卽伯夷、禹、稷也。伯夷掌禮。故降其禮典以示于民。然禮有品節條目。易以强世。而難于民之盡從。故伯夷既示以禮典。于是又以刑而折服其邪心。使之畏刑之威而盡趨禮。此典禮所以言刑也。然伯夷之刑。非果用也。特以此懼之耳。禹爲司空。主土。故既平水土。爲民除患。于是又辨山川之主名。爲九州各有一名山大川爲之主名。如揚州山曰會稽。川曰三江。荆州山曰衡山。川曰江漢。是也。棄爲后稷。司稼。故降其布種之法。使爲農者皆得封殖。其善禾麥布種有法。則稂莠不生。而嘉穀可成也。此皆堯命之使之憂其功于民者也。堯之用人多矣。獨言此三后者。蓋教之安之養之。尤爲憂民之深者也。惟堯以此命之。故三后皆得成功。功既成而皆富厚。故曰惟殷于民。殷盛也。謂富盛也。民既富盛。堯又慮其狃于富厚。或復思亂。不可不有以防之。于是又命士師之官。使制百姓于刑之中。謂用中典以防民也。所以如此者。凡欲教民使常知敬德。不致復階亂也。呂侯既言堯于三后成功之後。命士以刑制百姓。恐當時或不明其先後本末之序。謂堯專以刑制于民。故下又復明前說。謂之刑也。非徒刑也。其君穆穆以敬德居上。其臣明明以明德居下。上下之間。以德相資。醞釀造化。一旦發越于四方。如灼

灼火然。一燈灼千萬燈。無有窮已。必至于極四方萬里。無不克勤於德。然後始明刑之中。以率乂於民。率、謂率之使從。乂、謂乂之使治。然堯之所謂率乂者。亦豈專於傷民肌體哉。亦不過欲輔其常性耳。蓋民失常性。特以刑警之。使聳動知畏。而復其常性。是堯之刑雖具。而實未嘗用也。此又呂刑詳明堯所以用刑之意。

典獄。非訖于威。惟訖于富。敬忌。罔有擇言在身。惟克天德。自作元命。配享在下。

呂侯上既陳帝堯詳審仁恕於用刑之事。故此遂呼凡典獄者而戒之也。二孔乃以此典獄爲堯時典獄之官。謂堯時典獄之官。非能止絕於威。惟能止絕於富。遂連屬此一段。皆爲堯時典獄者之所爲如此。則是呂侯直敍堯事。無教化於其間。非所以訓飭於人也。不敢以爲然。蓋此乃呂侯呼當時典獄之官戒之曰。凡典獄者。有罪當誅。必當行威。非欲其斷絕刑威也。惟在斷絕受貨以求富也。蓋受貨求富。則以財變獄。枉直不分。而無辜者衆。此所以惟欲止絕於富也。無垢謂穆王之時。衰弊可知。以賄賂爲心者。乃市井之徒也。安可爲朝廷之卿士。今穆王命太僕正曰。惟貨其吉。戒司政典獄曰。庶威奪貨。戒有邦有土曰。惟貨惟來。戒百官族姓曰。獄貨非寶。今又戒典獄者曰。惟訖於富。則當時風俗可知。此論甚高。既言典獄不當絕威。又明告之曰。威不當絕。則是汝所當敬而用之者也。富不可不絕。則是汝所當忌而不用者也。汝於此所當敬者能敬之。所當忌者能忌之。使汝行之於身者。皆可言之於口。不必擇而後言。如此。則汝之所爲。渾然粹美。無瑕可指矣。豈不與天合其德乎。蓋天之德仁於萬物。今典獄

者能敬能忌。則其心仁恕慈祥可想而知。此所以能與天合德也。既能與天合德。則天與之以善命者。豈私於我哉。實我自有以招之也。故謂之自作元命。如此。則獄典之官。身雖在下。而仰有以合乎天之德。如所謂配天其澤。默有以當其意。如所謂克享天心。則謂之配享在下。豈不信然。

王曰。嗟。四方司政典獄。非爾惟作天牧。今爾何監。非時伯夷播刑之迪。其今爾何懲。惟時苗民匪察于獄之麗。罔擇吉人。觀于五刑之中。惟時庶威奪貨。斷制五刑。以亂無辜。上帝不蠲。降咎于苗。苗民無辭于罰。乃絕厥世。

此呂侯又呼四方侯國掌政事典刑獄之官而告之也。說者乃以四方司政爲一句。典獄非爾爲一句。惟作天牧爲一句。蓋謂呂侯呼四方主政治之人謂曰。汝爲司政。若典獄。則非爾之職。惟作天牧。謂爲天牧民而已。此說亦通。但典獄非爾。其語似不安耳。故不敢從。呂侯呼四方侯國司政典獄者告之曰。爾典獄之吏。非爲天牧養斯民者乎。既爲天養民。則當撫摩涵養。不當專以刑誅之。故戒之曰。今爾將何所監視。豈非此伯夷布刑之道乎。蓋伯夷典禮。非專于用刑。乃教民以禮。其有怠惰不恭者。則以刑待之。是伯夷之教民以禮。乃布刑之道。非眞刑之也。又將何所懲戒乎。惟此苗民不察乎獄之所麗。有犯刑者。不論曲直。苟附麗于刑。一切誅之。曾不擇吉善之人以觀乎五刑之中。無垢謂中者。重者以重。輕者以輕。有罪者刑。無罪者免。所謂中也。惟吉人之心惟恐傷人。故能識刑之中。若凶人則志在殘忍以快意。又烏知所謂中乎。苗民惟不擇吉人以觀刑之中。故所用之人。惟是衆逞威以奪民貨賄者。蓋

所用者皆貪暴之人也。惟用此貪暴之人以斷制五刑。故所加者未必皆有罪。雖無辜者。悉以苛法擾亂之也。惟其無馨香德。而發聞者皆腥穢之虐刑。故上帝皆不潔其所爲。降災咎以罰之。苗民亦自知其惡之不可揜。罪之不可解。故受天之罰。亦無怨辭。而其世遂絕滅而不復育也。張無垢謂。或者以爲三苗堯既絕其世。何爲舜時尙有三苗乎。蓋向所絕去。絕其本根也。旁求三苗子孫以立之。此聖人仁厚之至也哉。

王曰。嗚呼。念之哉。伯父。伯兄。仲叔。季弟。幼子。童孫。皆聽朕言。庶有格命。今爾罔不由慰曰勤。爾罔或戒不勤。天齊于民。俾我一日非終惟終。在人。爾尙敬逆天命。以奉我一人。雖畏勿畏。雖休勿休。惟敬五刑。以成三德。一人有慶。兆民賴之。其甯惟永。

此又呼同姓諸侯而戒之。伯父、伯兄、同姓屬之尊者。仲叔、季弟、同姓在弟之列者。幼子、童孫、同姓在子孫之列者。皆聽我言。庶有格命者。謂汝同姓諸侯。若皆聽我言。則庶幾有格命格、至也。謂受諸侯之命至于有終而不中絕也。所聽之言。卽下文是也。今爾罔不由慰曰勤。爾罔或戒不勤者。二孔謂。今汝等諸侯。無不用安道以自盡。曰我當勤之哉。無有徒念我戒許以自勤而身竟不勤者。無垢則謂。今爾諸侯。當無不用我慰安之言而日勤其職事。無或相訓戒以盤樂而不勤其職事。少穎則謂。典獄之官。固當日勤其事。而無相戒以不勤。此二說。少穎與無垢之意大率相似。但經文本是曰字。不當作日字解。蓋呂侯呼同姓諸侯。謂汝等今日惟用相安慰而言曰。各勤乃職。無有待我再三戒之而猶不勤者。蓋

獄者、人之性命所係。當不憚煩細以悉察之。詎可不勤。倘或不勤。爲事鹵莽。而無辜者受戮矣。此所以尤貴于勤也。此下遂言所以當勤之意。蓋刑戮之用。乃天以是整齊亂民。俾我人君主之。苟典獄之人。于一日之間能勤與不能勤。則于斷獄之事。有能善其終者。有不能善其終者。此事全在人之能勤與不能勤耳。此所以不可不勤也。斷獄之事。所謂善其終與不善其終者。謂如始蔽此獄。盡心悉力。推究裁決。無所不至。及怠心乘之。則其終于鹵莽滅裂而漫不加考矣。此之謂非終。若克勤之人。則始乎如是。終乎如是。始終如一。未嘗怠慢。此之謂惟終。然則非終與惟終。其事豈不在人乎。東坡則謂刑獄非所恃以爲治也。天以是整齊亂民而已。蓋使我爲一日之用。非究竟要道也。可恃以終者。推得人乎。此其意則以天齊于民爲一句。俾我一日非終爲一句。惟終在人爲一句。其說亦通。故併存之。呂侯上既言天之所以設爲刑辟者。其意全在得人。故于是責同姓諸侯。謂爾庶幾能敬迎天命。謂天意在此。而汝則敬以迎合其意。故謂之敬逆。蓋謂爾諸侯惟當敬順天命。而勤于蔽獄之事。以奉承我人君。可也。此下遂言所以敬逆天命奉一人之意。蓋人之斷獄所以有不當人心者。以其有喜怒之私介乎其心。故有喜則鑽皮出羽。有怒則洗垢索瘢者。此豈足以敬逆天命哉。然則今日同姓之諸侯。要當如何。雖其平時所畏者。今不可以畏之。故而重吾之法。雖其平時所與甚休者。今亦不可以休之。故而輕吾之法。惟盡吾心之所敬。而不敢忽于五刑之法。使當重者重。無愧于三德之剛。而剛不至于太苛。當輕者輕。無愧于三德之柔。而柔不至于太縱。不輕不重。而介乎輕重之間者。無愧于三德之正直。而正直不

至于首鼠而持兩端。如此則是足以敬逆天命矣。無垢則謂。二孔之訓。謂行事雖見畏。勿自謂可敬畏。雖見美。勿自謂有德美。蓋其心歉歉常若不足者。然後于刑知詳審深思。若人見畏。遽自謂我可敬畏。若人美譽。遽自謂我有德美。如此則有輕天下之心。于刑獄必忽略鹵莽。而民受其弊矣。此說亦通。但上文不甚貫穿耳。故不敢從。少穎則又謂此畏與休爲禍與福。所謂雖畏勿畏者。言雖有可畏之禍。勿以爲畏。所謂雖休勿休者。言雖有可美之福。勿以爲美。惟當修德以應。則五刑之用。不可以不敬。此其意則以今日敬逆天命。不當以禍福介其心。惟當盡吾一心之敬。以不忽于五刑之用。使刑用而德成耳。此說亦可通。故併存之。夫敬用五刑。不爲苛酷。以成洪範三德。則天下樂事其有過于此者乎。此所以一人有慶也。然刑罰之淸。亦豈獨人君之樂哉。天下之民。爲惡者無所容。爲善者有所恃。則民亦與其樂矣。此所以兆民賴之也。天子樂于上。萬民樂于下。四海九州皆在和氣中。此其安甯豈一朝一夕之故而已。其甯惟永。信乎其永矣。此一節無垢說當哉。

王曰。吁。來有邦有土。告爾祥刑。在今爾安百姓。何擇非人。何敬非刑。何度非及。兩造具備。師聽五辭。五辭簡孚。正于五刑。五刑不簡。正于五罰。五罰不服。正于五過。五過之疵。惟官。惟反。惟內。惟貨。惟來。其罪惟均。其審克之。五刑之疑有赦。五罰之疑有赦。其審克之。簡孚有衆。惟貌有稽。無簡不聽。具嚴天威。

此又呼凡有國者有土者而告之。謂幷同姓異姓之諸侯而悉告之也。刑以戮民。安得爲祥。而呂侯謂告爾祥刑者。蓋先王之刑。非志于殺人也。誅無道。所以惠有道。誅凶民。所以保良民。制法之意。未有善

于此者。此其所以謂之祥刑也。其下皆祥刑之事。呂侯謂。汝諸侯欲安百姓。果何所擇耶。則所當擇者。豈非善用刑之人乎。果何所敬耶。則所當敬者。豈非欲敬五刑之用乎。果何所裁度耶。則所裁度者。豈非欲情與罪相及。罪與法相及乎。蓋情或不然。而罪之狀乃然。罪或不然。而法之加乃然。皆非所謂及也。東坡乃以及如秦漢間所謂逮。謂罪非己造。爲人所累者。曰及。此最當謹。故特立其法而謂之及。其說亦通。呂侯欲諸侯敬聽其言。故以三何字爲疑。以激其心。以三非字爲反辭。而勉其心。大抵此三句是總以告之也。其下乃詳言之。謂凡聽獄之道。于兩爭皆至之辭悉已具備。無有甲是乙否者。則是兩人皆已在庭。兩辭皆已在目。非偏至之辭也。如此。則是非可判而輕重可決矣。然以一人獨聽。則又恐聰明有所不及。思慮有所不至。故必以師聽五辭可也。師、衆也。五辭謂此兩造之辭。或可以入墨。或可以入劓。或可以入剕、宮、大辟。故其辭有五等也。衆既以五刑之法聽此罪辭。若辭與五刑果然簡孚。則按其罪狀而以墨劓剕宮大辟之刑正之。謂罪在是。則正以是刑加之也。張無垢謂簡者、得其要辭也。孚者、信而無可疑者也。謂衆以五刑之法聽此罪辭。果得其要辭。無絲髮可疑者。此謂果有罪當刑者也。若聽以五辭。已得其要。無可疑者。至欲加以刑。而罪與刑又有參差不合。齟齬之當。則是若可刑若不可刑者也。故于是降刑從罰。而正以五罰加之。若墨罰百鍰。劓罰惟倍之類。是也。雖然是又刑不簡而降從罰者也。若以罰加之。于法雖可從。而揆之情。則又出于枉從。而非其情。罰之有不服者。則又是若可罰若不可罰者也。故于是又降罰從過。蓋先王之法。宥過無大。苟是過誤。則直赦之。不復罰金也。

夫降刑而罰。降罰而過至此。則不敢刑矣。呂侯之意。非不欲其如此。然刑雖不可苛而妄用。亦不可弛而不用。苛而妄用。則濫及善良。弛而不用。則縱失奸宄。兩者皆有所不可。故呂侯于降罰從過之後。又極防其五弊。蓋以用刑非不欲從恕。苟容私情而恕無罪。則又不可也。所謂五過之施有五種之疵病者。謂官也。反也。內也。貨也。來也。官、謂昔曾同官。今狥私而出其罪者。又謂官吏爲請託爲官。反、謂犯人舊有恩于斷獄之人。今出其罪以報前恩者。又謂詐反囚辭而强出之者爲反。內、謂女謁行于內。遂寅緣以出其罪者。貨、謂以貨鬻之。遂出其罪者。來、謂舊相往來。今寅緣出其罪者。故五過之數。雖斷獄者慈祥之意。然以此五者而强出人罪。則又過之病也。故呂侯于是力防之。謂若于五者之中。緣一事出人罪。則罪與犯人一同。謂罪在墨而妄出之。斷獄者亦服墨刑。罪在劓而妄出之。則斷獄者亦服劓刑。然欲處此而皆得其當者。惟詳審者能之。故終告以其審克之。呂侯此一節。本論刑疑從罰。罰疑從過。務出人罪。恐又緣五疵而爲奸。遂斷以其罪惟均之言。蓋欲其知畏而不敢輕出人罪也。然又慮無知之人。或規避于禍。不肯輕出人罪。至有刑疑而不降以從罰。罰疑不復降以從過者。故又翻明前意而告之。五刑之疑有赦。五罰之疑有赦。蓋謂如前正于五刑。而五刑果不簡孚者。是謂五刑之疑。如此者。自應赦而從罰。汝不可謂輕出人罪而其罪惟均而不爲之赦也。如前正于五罰。而五罰果不服者。是謂五罰之疑。如此者。自應赦而從過。汝亦不可謂輕出人罪而其罪惟均而不赦也。罪疑而本法自應赦。罰疑而本法亦自應赦。惟詳審者能之。蓋所以翻明前意。故又言審克也。不言五過之疑者。蓋罰疑

至于赦。則便爲過。過卽已赦之事無可疑者。故不言也。此下言簡孚有衆。惟貌有稽。無簡不聽之句。卽是教有邦諸侯以求疑刑疑罰之說也。謂人之有罪。而典獄者決之。雖已得其囚之要辭而孚信無可疑者甚衆。又未可便加以刑。又當以其貌而考之。此所謂貌稽。卽周官大司寇所謂色聽也。此蓋已得其情實。又當稽之貌。而爲此色聽之舉。若無要辭可得者。卽是顯然可疑之獄。是之謂無簡。無簡者。卽不須如此以色聽之。而其情僞已自顯然可見。雖卽赦之可也。所以如此者。皆以畏天之威故也。蓋獄訟之事。性命所係。猶天命所甚介介者。故用之而當。則自作元命。配享在下。用之不當。則降咎于苗。而乃絕厥世。禍福報應如在立談之間。典獄者安得而不畏哉。然必言具嚴者。具者、皆也。蓋上言五刑五罰五過之事。不論輕重之罪。皆欲其畏天威而不敢妄議輕決。故以具嚴爲說也。

墨辟疑赦。其罰百鍰。閱實其罪。劓辟疑赦。其罰惟倍。閱實其罪。剕辟疑赦。其罰倍差。閱實其罪。宮辟疑赦。其罰六百鍰。閱實其罪。大辟疑赦。其罰千鍰。閱實其罪。墨罰之屬千。劓罰之屬千。剕罰之屬五百。宮罰之屬三百。大辟之罰。其屬二百。五刑之屬三千。上下比罪。無僭亂辭。勿用不行。惟察惟法。其審克之。

呂侯上既言刑疑當從罰。故此遂陳疑罪之輕重。與其罰金之多少也。辟、罪也。墨罪者。謂刺其額而涅之以墨。如今黥配也。謂人若犯墨罪而疑者。謂若可墨若不可墨者。是之謂墨辟之疑。墨辟若疑。而與赦以從罰。則其罰也。出金百鍰。安國謂。六兩爲鍰。百鍰則六百兩也。安國解此金。以謂是黃鐵。至舜典之金。則以爲黃金。穎達謂皆是今之銅。古者金銀銅鐵總號爲金。此說極然。然墨辟之疑既欲罰金六

百兩。又不可輕易。當檢閱核實其罪。當罰則罰之。可也。故繼之以閱實其罪。劓罪。謂截鼻之刑也。劓罪若疑。而欲赦以從罰。則其罰當出金二百鍰。謂重一千二百兩。故經言惟倍。謂倍于百鍰也。然亦須檢閱核實其罪而後罰。不可輕易罰之。故亦繼之閱實其罪。剕罪。謂刖足之刑。刖者、絕也。謂絕其足也。剕罪若疑。而欲從罰。當出罰金五百鍰。謂三千兩也。故經言倍差。謂倍二百鍰而爲四百鍰。又差倍二百鍰。卽一百也。四百加一百。卽是五百也。是出金三千兩。然亦須檢閱核實其罪而後可。故亦繼以閱實其罪。宮罪、謂淫刑。男子則割勢。婦人則幽閉者是也。宮罪若疑。而欲從罰。則其罰金當出六百鍰。謂三千六百兩也。然亦須檢閱核實其罪而後可。故亦繼以閱實其罪。大辟、謂大罪。蓋死刑也。罪莫大于死。故死刑謂之大辟也。大辟若疑。而欲從罰。其罰金當出千鍰。謂六千兩也。然亦須檢閱核實其罪而後可。故又繼之以閱實其罪。呂侯每一條卽言閱實其罪。不敢併言于後者。蓋恐聽者或不詳其意。止閱實其一而忽其他。故不嫌其費辭而爲是特言也。嗚呼。仁乎哉。此說謂之訓夏贖刑。而贖刑之法獨言于有邦有土而他不聞者。非止告有邦有土而不及其他也。蓋是時內而百揆。外而諸侯。尊而羣臣。微而羣吏。莫不咸在。呂侯或呼彼人告之。或呼此人告之。雖所呼異人而所告異辭。其實皆同聽之也。呂侯上既列五刑之疑與五罰之金。此下遂言其法條目之數。所謂墨罰之屬。劓罰之屬。屬、謂類。類、卽法之條目也。墨之罪雖一。而其爲墨之法則有一千條。劓之罪雖一。而其爲劓之法亦有一千條。剕之罪雖一。而其爲剕之法則有五百條。宮之罪雖一。而其爲宮之法則有三百條。大辟之罪雖一。而其爲大

辟之法則有二百條。故呂侯所以言墨罰之屬千。劓罰之屬千。剕罰之屬五百。宮罰之屬三百。大辟之罰。其屬二百。五刑之屬三千。蓋總計五刑之條凡有三千也。上言罰而下言刑者。蓋罪實而加以法。謂之刑。罪疑而贖以金者。謂之罰。其刑書于每條之下有刑有罰。故以刑屬罰屬各有三千。上別言五屬而各言其數者。謂罰屬也。下合言其屬而總云三千者。謂刑屬也。蓋互見其義。以明刑罰之條其數一同也。孔穎達謂。周禮司刑。掌五刑之法。墨罪五百。劓罪五百。宮罪五百。剕罪五百。殺罪五百。五刑惟有二千五百條。此言五刑之屬三千。按刑數乃多于周禮。而云變重從輕者。周禮五刑皆五百。輕刑少而重刑多。此經言墨劓皆千。剕刑五百。宮刑三百。大辟二百。輕刑多而重刑少。變周用夏。是改重從輕也。然則周公相時制法。而使刑罰太重。今穆王改易之者。穆王遠取夏法。商制必重于夏。夏承堯舜之後。民淳易治。故制刑近輕。輕則民慢。故商刑稍重。自湯以後。世漸苛酷。紂作炮烙之刑。明知刑法益重。周承暴虐之後。不可損使太輕。雖減之。猶重于夏。成康之間。刑措不用。下及穆王。民猶易治。呂侯度時制宜。改從夏法。周公聖人之法。非不善也。而不以經遠。呂侯之智。非能高也。而法可適時。苟適時事。即可爲善。亦不可謂呂侯才高于周公。法勝于前代也。此論極然。故備錄之。上既列五刑條目項數。然又慮罪條雖有多數。然犯者又未必盡能當條數。故或有罪在是。而于條偶無。如後世造刑者。故呂侯則又欲其上下比罪。謂于法偶無此條。則上比重罪。下比輕罪。上下相比。觀其所犯當與誰同。然後定其輕重之法。如今律無明文則許用例也。然當此上下比罪之時。乃是律無正條。而典獄者以意權其輕重。

故姦吏多因緣爲姦。僭差紛亂。實由此生。故又告以無僭亂辭。謂用意定罪。不可用私意而僭差其辭。用私意而紛亂其辭。僭者、差也。謂辭在此乃差而之彼。亂、謂辭本直乃亂而爲曲也。凡此皆斷獄之大弊也。與獄者豈宜如此。苟于條偶無裁決不行。雖勿用之可也。豈可强生分別而至于僭亂哉。呂侯知此是斷獄之大弊。故又教之曰。斷獄不幸而至此。誠不可輕易。惟內察之以情。外合之以法。內外兩盡。情法兩推。惟詳審者乃能之。故又繼之以其審克之也。

上刑適輕下服。下刑適重上服。輕重諸罰有權。刑罰世輕世重。惟齊非齊。有倫有要。罰懲非死。人極于病。非佞折獄。惟良折獄。罔非在中。察辭于差。非從惟從。哀敬折獄。明啓刑書胥占。咸庶中正。其刑其罰。其審克之。獄成而孚。輸而孚。其刑上備。有并兩刑。

呂侯上所言刑罰輕重之序。皆是重輕之正理。又未能通輕重之變。蓋獄有情輕罪重、情重罪輕者。儻斷獄者徒知簡孚者則正以刑。不服者則正以罰。如此則知刑而已。不知刑之中又有輕重之變也。知罰而已。不知罰之中亦有輕重之變也。故呂侯又告以上刑適輕下服。下刑適重上服。與輕重諸罰有權之說。其意蓋謂人有罪狀甚重。合服上刑者。于刑誠當重矣。然原其情。則適然而輕。謂如殺人已死。而非其本謀者。此罪重而情則輕也。如此者。則罪雖在大辟。推而使服下刑可也。或有罪狀甚輕。合服下刑者。于刑誠當輕矣。然原其情。則適然而重。蓋謂殺人不死。而乃其本謀者。此罪輕而情則重者也。如此者。則罪雖在小辟。引而使服上刑可也。至于墨劓剕宮大辟諸等之罰。其或輕或重。則亦各有其

權。亦謂罰當重而情乃輕。罰當輕而情乃重。此亦當因權制變。不可謂墨疑從罰。凡在墨者皆百鍰。宮疑從罰。凡在宮者皆六百鍰。又當有輕重之權。可也。凡此皆是教有邦有土以制刑罰之變也。然此特緣情定罪者也。然時世又有不同。刑平國用中典。刑新國用輕典。刑亂國用重典。或輕或重。或輕重之中。又有情當如此而時或不可如此者。則又當相時用法也。故又繼以刑罰世輕世重。是又欲其因時以爲輕重也。嗚呼。呂侯慈祥忠厚。至此極也。前告以如是者則刑。如是者則罰。是告以刑罰之正條也。既又慮其徒知刑之當刑。而不知刑之中有時而不可刑。徒知其當罰而罰。不知罰之中有時而不止于罰。于是又有原情定罪之說。然原情定罪。曲折已極矣。又慮其于情可刑。而或遭時爲新國。有時而不可用重典。于情可罰。而或遭時爲亂國。有時而不可用輕典。于是又有相時用法之說。進退籌度。抑揚審慮。呂侯之心。誠忠厚慈祥之至哉。呂侯上既反覆陳刑罰之說。此下又總其樞要之處而曉之曰。如前一節言刑罰之正條者。是惟齊者也。蓋罪在是。情在是。而刑罰亦當在是。適然均齊。是之謂惟齊。如後一節言刑罰之變例者。是非齊者也。蓋罪在是或情不在是。或情雖在是。而于時世不可以如是。紛然不齊。是之謂非齊。或惟齊。或非齊。其未易審處如此。然善斷獄者處此。亦未嘗無其倫也。亦未嘗無其要也。蓋或在正條。或合變例。雖各不同。然或當因罪。或當原情。或當相時。固自有倫序也。或泛觀其罪狀。或反觀其心迹。或遠觀其時宜。亦自有當處也。故曰。惟齊非齊。有倫有要。一說謂。上刑適輕下服。下刑適重上服。輕重諸罰有權。刑罰世輕世重。參差不齊如此。惟齊以不齊。則或刑或罰。必有倫理

而不亂。必有樞要而不煩。其說亦通。故兩存之。呂侯上既極言刑罰之不可不審也如此。此下遂又言刑罰之關民休戚如此之甚。且罰則不刑。特使之出金贖罪。未嘗置之死地也。今也或百。或倍。或倍差。或六百。或千。其因罪出金。人已極病。若此重斂。有所不堪。況刑加其體。或黥。或割。或刖。或椓。或置之死地。其爲病也。可勝言哉。此尤斷獄者所宜矜也。故呂侯遂勉之曰。所貴于斷折獄訟。非取其口才能聲色服人。使其不敢辨也。惟良善之人。其心忠厚。哀矜慘怛。不敢妄加人以刑。則其刑也。必無不合乎五刑之中矣。故曰。非佞折獄。惟良折獄。則罔非在中。此下又言察民囚辭有不幸而至于參錯紛亂者。尤不可不察。蓋囚辭自初鞫至于獄成。其辭始終如一。是之謂不差。若規鞫時其云然。至錄問。則又變而爲他。錄問時雖則云然。至獄案既成。則又變而爲他。獄成雖則云然。至將以法加之。則又併與前說而背之。或呼寃。或翻悔。如今囚所謂翻案者。是之謂差。察民囚辭至今參錯紛更如此。豈不可畏也哉。故凡囚辭至于如此。則其間必有果負寃枉而妄承罪名者。至獄成。則知其不可復生。遂有呼寃反悔而至于參差者。如此。則其所差之辭。惟當從。亦有初非寃枉。乃玩弄文法而不肯輕招罪名者。至獄成。則不復自顧其不可以苟生。遂亦呼寃反悔而至于參差者。如此。則所差之辭。惟不當從。是囚辭至于參差紛亂之時。則其間必有不可從。其言而輕恕者。是之謂非從。亦有不可不從。其言而輕恕者。是之謂惟從。然則察辭而至于如此者。斷獄者將何處之。惟在我者先以哀敬處之。蓋哀則不忍。敬則不忽。不忍。則不至苛用其法。不忽。則不至輕用其法。故曰哀敬折獄。然在我者雖以哀敬而折其獄。而一人之

見豈能若衆見之明。一人之斷。豈能若衆斷之公。故必昭然開發刑書。如今律文是也。以此之書。與衆決之。如此。則前所謂非可從者與惟可從者。此二事可以皆庶幾合刑之中。得罪之正矣。故曰咸庶中正。呂侯自前至此。皆是反覆言用刑用罰二事其難如此。故又結之曰。如前所陳。其刑也。其罰也。雖難處也。然亦惟詳審者能之。故又曰。其審克之。此經言審克者四。余皆以謂爲詳審者能之。說又審克作二意。解謂審則究人之罪。克則勝己之私。刑罰之事。惟能究人情勝己意者可以無失。故言審克。此說亦通。呂侯訓刑。惟有邦有土言之特詳。反覆綢繆。其意尤切。如審克。如哀敬之類。皆有邦有土一節言之。非私于有土之君。當時百官列侯。大小臣庶。無不在庭。悉同聽之。特有邦諸侯得專誅殺威柄。此尤所當戒。故特呼其人而告之。呂侯上既反覆言刑罰之事已盡。然囚辭尚在有司。皆折獄所當盡心。其事未關達于君。古者獄案既成。則大司寇以其成告于天子。天子聽之。然猶三宥。始行誅戮。故呂侯于此又告諸侯以獄成上聞于天子之法。成獄。謂訊鞫囚辭。其案已成者也。獄成而孚。謂所成之獄。皆是囚者誠確之辭。非是苛法鞫就之語。此是以其言書之簡牘者也。故謂之獄成。然尋常鞫囚。按牘既成。臨欲結解。又須引囚再問。使自書寫情實。若至此時而語無反悔。則始可謂之圓畢。今囚辭載之案牘者既孚。見于口自輸寫者又孚。則是有定罪。無冤情。可以上告于天子矣。故其刑所上之備。謂備錄前後辭語情款。悉奏于天子也。然當此之時。斷獄者又不敢專斷。謂其罪止可如此加刑。又須并載輕重兩節。便天子更加詳審。或欲降重從輕。故呂侯又告之曰。其刑上備。有并兩刑。所謂輕重兩刑。謂如某

罪今法當如此。然從恕言之。則有時又未可以如此。或輕或重。更取聖斷。嗚呼。穆王之時。周道衰矣。不謂乃有哀矜慘怛如呂侯者。豈非去成康不試之時尚未遠。故猶有遺風餘韻也歟。

王曰。嗚呼。敬之哉。官伯族姓。朕言多懼。朕敬于刑。有德惟刑。今天相民。作配在下。明清于單辭。民之亂。罔不中聽獄之兩辭。無或私家于獄之兩辭。獄貨非寶。惟府辜功。報以庶尤。永畏惟罰。非天不中。惟人在命。天罰不極。庶民罔有令政在于天下。

此呂侯又呼百官之長及與王同族姓者而告之也。朕言多懼。朕敬于刑者。蓋謂前所言所以委曲綢繆如是者。以刑獄爲性命所係。用之不當。上則天怒。下則人怨。我實敬之。不敢輕易。故其言多有畏懼也。有德惟刑。蓋以刑獄之事。不可付之貪吏。付之貪吏。則因緣爲奸。亦不可付之暴吏。付之暴吏。則窮極慘毒。惟有德者。其心慈祥。故其刑忠恕。此呂侯所以必有取于有德惟刑也。今天相民。作配在下。明清于單辭者。呂侯謂天之設刑。非期于用刑也。民之所爲。或有偏陂不中者。天乃以刑而輔相之。使不中者歸于中也。然天雖有相民之心。而不能自致于民。故作爲配合天心而承其意以從事。如人君如典獄者在天之下。以遂上天欲相之心。則配天而在民上者。其可忽哉。惟當明清于單辭可也。蓋單辭者。偏辭也。兩造之辭。則曲直易分。一偏之辭。則譽或過實。毀或損眞。任一人之自陳。無衆佐之辨白。此尤聽獄者之所難決也。故惟明不容蔽。清不容姦者。可以聽之。此呂刑所以有取于明清于單辭。民之亂。罔不中聽于獄之兩辭者。呂侯上既言單辭當明清以聽之。此又言單辭雖不可輕聽。而兩辭不可

不察。兩辭、卽前所謂兩造之辭也。呂侯謂民有兩家爭競。曲直不分。則紛紛淆亂。無由自定。惟得典獄者執中道以聽之。不偏于彼。亦不偏于此。則中其情。當其罪。枉者得以申。惡者無所逃。民安得而不治哉。此所以謂之民之亂罔不中聽于獄之兩辭也。無或私家于獄之兩辭者。謂獄所以有兩辭。由曲直不能決。故求決于典獄之官。今乃不循公理。不別是非。而乃私于其家而黷貨以鬻獄。遂至以曲爲直。認非作是。豈足以致民之治哉。此呂侯所以惟欲其中聽而不欲私于家也。呂侯旣言兩辭不可以私于家而至于黷貨以妄決。于是遂戒之曰。緣獄得貨。雖足以致一時之富。實非以爲寶也。但府聚罪惡。至于罪大而爲功。則天必報之以衆禍。此言辜功。如經言凶德暴德一同。凶暴豈德也哉。自凶暴者言之。則自以爲德。聚罪自黷貨者言之。則以此爲功耳。然則官伯族姓所當長久深畏者。果何事哉。惟此天罰而已。然天之所以降此罰者。又非天不以中道待人而過爲此酷罰以毒夫人也。惟以人之爲人。在乎性命。今私家鬻獄。不循公理。滅人性命。自貽天罰。豈誠天之不中哉。然則天罰所以有時過暴。不適其中。以加于庶民。如苗民之遏絕無世。皆天罰之不極者。非天之私也。皆在我自無善政在乎天下。如苗民以虐。而天則報威耳。此又呂侯以禍福之說恐官伯族姓也。

王曰。嗚呼。嗣孫。今往何監。非德于民之中。尙明聽之哉。哲人惟刑。無疆之辭。屬于五極。咸中有慶。受王嘉師。監于茲祥刑。

前此皆是呂侯告當時在庭之人。乃爲當時慮也。此呼嗣孫。乃謂內而百執事。外而衆諸侯。凡爲嗣世

之子孫者。是呂侯乃爲後世慮也。嗚呼。呂侯之慮及乎此。則呂侯之心。天地之心也。其忠厚慈祥之意。形于長慮卻顧者如此。其意果有窮已哉。此吾所以益敬呂侯之爲人也。呂侯謂凡諸嗣世之子孫。自今日已往。將何所監觀。所監者豈非德與民之中乎。蓋德與中理便是受衷所得于天者。初無二義。但呂侯欲嗣孫盡其在我與其在民者。故分德與中而言之。蓋典獄之人所以黷刑者。由其無德。而民之所以犯刑者。以其失本然之中。故顛倒錯繆。陷于刑戮而不自知。使典獄者在我能監于德。則忠厚慈祥之人也。豈至于黷刑。于民能知其性之本中。則于其陷于刑也。必知其爲不幸。而求有以生之。使之改過自新。此又呂侯推原措刑之所自者而告嗣孫也。嗣孫豈可不庶幾明聽此訓哉。故繼以尙明聽之哉。此下遂言任是刑事者。惟哲人能之。蓋哲卽德與中所發見者。人惟私欲橫生。昏蒙其天資。故爲患爲晻。若天理渾然。本無贅虧。則此德此中。凝然湛然。如水如月。物來能明。事至能斷。其爲哲也孰甚焉。是故。哲人之斷刑。則能照是非。別邪正。重輕高下。洞然無遺。故囚辭之來。雖紛紛之衆多。無有疆界。無有窮盡。而哲人處之。皆附著于五刑之樞處。所謂極者。乃總要之地。蓋極雖多。泛觀約取。其中必有總要綱領之地。若昧者當之。則有後世文書盈几格典者不徧觀之患。若哲人處此。則如設鏡于堂。妍醜立辨。澄水于江。星斗自陳。總要綱領。豈逃監觀之下哉。則其于人也。故用法咸得其中。于己則自天陰襲其慶。故曰咸中有慶。呂侯告嗣孫。至此而止。其下二句。總結一篇之意。凡同姓異姓諸侯。及官伯族姓。無不徧及之也。所謂受王嘉師。監于茲祥刑者。蓋謂凡爾同姓異姓諸侯及官伯族姓。皆受人君

之善衆者、豈可不監觀我此祥刑之書。蓋民受中以生。未嘗不善。其陷于罪。乃其不幸。故民曰嘉師。刑雖主于刑人。然刑姦宄所以扶良善。雖曰不祥。乃所以爲祥也。近世有識者嘗爲之說曰。刑本不祥之器也。而謂之祥刑。民之犯刑。無非惡也。而謂之嘉師。夫能以不祥爲祥。以惡爲嘉。而後知用刑之道矣。善哉言乎。

尚書詳解卷二十六

文侯之命

无垢謂。予讀史記。知幽王廢申后及太子宜臼。以褒姒爲后。而立其子伯服爲太子。宜臼奔申。申侯怒。與犬戎殺幽王。虜褒姒。晉文侯與鄭武公乃與申侯共立宜臼。是爲平王。以史記攷之。是平王因申侯殺其父而得立也。春秋之作。始于隱公。其亦以是乎。使平王知有父子。方且痛苦求死之不給。豈爲殺父者所立乎。使平王權以濟事。方且枕戈嘗膽以報父讎。肯命文侯而無一言以及憂乎。今其書有嗣造天丕愆。與夫侵戎我國家兩句而已。略無痛苦之辭何也。豈犬戎凶暴。申侯殘忍。初造國家。未能勝之。故爲此畏懼。將以有待耶。而在位五十年。略無施設。而揚之水發于怨歎。其于申侯。是厚報其殺父立己之恩。嗚呼。尚忍言之哉。然則此書何足存。而孔子不刪去何也。蓋存之以著平王之罪。與胤征同也。无垢此論極高。東坡舊亦有此意。然古人嘗謂。書自文侯之命以下。無復有王者之誥命。蓋孔子序書至此。甚傷之。而猶冀少振也。蓋是書乃平王初年。雖命文侯爲伯。賜秬鬯圭瓚車馬弓矢。未必當理。然命自己出。猶有天子之權在我。能自是少自振刷。則東遷之後。周道亦未至盡絕也。故孔子序其初年命侯之書于此。蓋有所冀也。奈何委靡至于魯惠公之末。隱公之初。平王在位且五十年。竟以不振。孔子知其不復能爲也。故斷自隱公。而春秋作焉。由是言之。則書終于文侯之命者。孔子猶有冀于平

王也。春秋始于隱公之元年者。孔子蓋絕望于平王也。

平王錫晉文侯秬鬯圭瓚。作文侯之命。

此夫子序文侯之命所以作之由也。所貴于天子者。以其慶賞刑威斷自己出也。今平王初立。雖制于犬戎。未能爲父討賊。有害大義。然弓矢鈇鉞。秬鬯圭瓚。天子之名器也。惟名與器。不可假人。今文侯有功王室。平王能命自己出。賜以名器之重。不至于牽制于人。而予奪既出于己。則禮樂征伐猶可冀其自己出。而天子之權庶幾或振。故孔子雖傷之。而亦冀之。故序其書曰。平王錫晉文侯秬鬯圭瓚。作文侯之命。豈非以其秬鬯圭瓚之錫猶出于己耶。嗚呼。使平王初年不復有此一節。則春秋之作久矣。不待隱公之初年也。秬、黑黍也。鬯、鬱金香草。以鬱金釀黑黍爲酒。謂秬鬯、瓚、酌鬱鬯之杓。以金爲之圭杓之柄。謂之圭瓚也。毛氏謂命諸侯爲東西二伯。則錫以秬鬯圭瓚。則平王以此錫晉文侯。蓋命爲二伯也。

文侯之命。王若曰。父義和。丕顯文武。克愼明德。昭升于上。敷聞在下。惟時上帝。集厥命于文王。亦惟先正克左右昭事。厥辟越小大謀猷。罔不率從。肆先祖懷在位。

此文侯之命四字。亦是舊竹簡所標之題。此書首言王若曰。必非平王之言。乃代言之臣順王意而言之也。蓋此下言閔予小子。必在居憂。故代言之臣爲之言也。按春秋左氏。晉文侯名仇。今呼義和。則義和者。文侯之字也。字而不名者。以有擁立之功。故不敢名而字之也。天子于諸侯。同姓曰伯父叔父。異

姓曰伯舅叔舅。晉侯、唐叔之後。乃同姓之國。故稱父。不曰伯父叔父。直曰父者。孔穎達謂尤親之也。平王將言今日之難由無賢臣所致。故先言文武雖大聖。猶賴賢臣之助。丕顯者。言文武有大明之德也。既言丕顯。又言克慎明德者。謂大明之文武之德雖如是之不可揜。常人處之。必眩耀夸人。文武則能謹慎自持。而無怠慢矯僞之失。惟其如此。故上則昭然登升于天。下則敷布其聲聞于民。蓋明德者。天之心也。亦民之心也。惟文武能謹慎是德。故昭升敷聞皆自明德中來也。惟文武能上格于天。下格于民。故上帝乃以其非常之命而集于文武之身。如烏之集木。亦謂之集也。蓋上帝雖遠。而明德之中。常有上帝在于其中。猶設鑑于堂。瀦水于庭。太空無不影見。然則文武有明德而上帝集厥命者。文武非求上帝之集。上帝亦非有心而爲文武之集。蓋明德慎于此。上帝集于彼。猶水鑑中之太空也。豈判然兩物哉。平王既言文武以明德得天命有天下。將見今日之事由無賢臣之助。故其遂言亦惟先正克左右昭事厥辟。其意蓋謂文武雖大聖。所以能集上帝之命而爲開基之聖主者。亦由先世爲百官之正長。如周召毛畢諸公能左之右之。顯顯然承事其君。故其君于小大之謀猷。謂或謀大事。或謀小事。人無不皆從其令。謂天下心悅而誠服也。惟文武得賢臣。使下民心悅誠服如此。此文武以下諸君。如成康穆王至于宣王。凡爲平王之先祖者。所以能安然在于天位而爲天子也。此下遂言己無賢臣之意。

嗚呼。閔予小子。嗣造天丕愆。殄資澤于下民。侵戎我國家。純卽我御事。罔或耆壽俊在厥服。予則罔克曰。

惟祖惟父其伊恤朕躬。嗚呼。有績予一人。永綏在位。父義和。汝克昭乃顯祖。汝肇刑文武。用會紹乃辟。追孝于前文人。汝多修扞我于艱。若汝予嘉。

平王上既言文武以得賢而有天下。此又嘆而自傷。謂己遭此大變。由無賢臣之故也。嗚呼、嘆辭也。閔、傷也。嘆而謂可傷哉。我小子今日嗣幽王而立。乃遭夫大禍。謂幽王爲犬戎所殺也。平王既國破父死。故于斯民所資之德澤。皆殄絕而不及于民。凡我國家自后稷積累。至于文武成康。有紀綱法度純全大備者。今皆侵傷。無復有存。則天降災禍。可謂甚矣。然就治事之臣而言之。則亦當時所用之人皆新進少年。無有老成耆壽與俊傑者在位而服其事。惟其無賢臣左右彌縫。故我雖欲力自振刷。亦不能也。故曰予則罔克。平王既言在位百執事無賢。則我不能辨事。則又庶幾同姓諸侯中或有能匡國家定社稷者。故又言曰。百執事之人。雖不可得而知。同姓諸侯在祖在父行者。其誰能憂我身之陷于大變而力救之歟。一說謂。平王于此蓋直指晉文侯鄭武公而言。謂百執事無賢。而我不能自振。今也幸而同姓諸侯在祖在父行如晉鄭者。乃惟能恤我之身而擁立之。故特言曰。惟祖惟父。其伊恤朕躬。此說最貫穿。平王既指晉鄭而言。乃又嘆曰。此同姓諸侯在祖父行者。誠有功于我。我所以得永安其位也。平王既歸功于晉鄭。而是時晉功尤大。故特命爲伯。直特呼父義和而褒美之曰。爾祖唐叔有功周室。今爾靖幽王之難。擁平王之立。則是汝實能揚乃顯祖唐叔之功也。汝既立功揚先祖之名。則自今日以始。汝當如何哉。惟法文武之道。以會合繼續平王之心。可也。蓋言以文武爲法。此平王之心也。今

也。合平王之心以定謀。續平王之心以有作。使繼志述事于前文德之主者。實有望于文侯也。平王既言文侯之功如此。而法文武者又當如此。則美之與責之者至矣。故又翻明前意而更美之曰。汝多修扞我于艱。若汝予嘉者。戰功曰多。平王謂文侯汝之功誠能修整捍衞我于艱難矣。當時爲臣如汝者。我實善汝也。蓋責之又美之。所以激其心。使益堅其志。以奬大王室也。

王曰。父義和。其歸視爾師寧爾邦。用賚爾秬鬯一卣。彤弓一。彤矢百。盧弓一。盧矢百。馬四匹。父往哉。柔遠能邇。惠康小民。無荒寧。簡恤爾都。用成爾顯德。

平王上既備述文侯之功。故于此又呼文侯之字而賜賚之也。其歸、謂文侯當歸爾晉國。以臨視爾之衆民。安甯爾之邦國也。无垢諱。晉侯扶立平王。是平王心腹之臣也。當如周公例。留相朝廷。其子如伯禽例。繼侯晉國。乃與之論尊賢使能。輕徭薄賦。選將練兵之道。以誅申侯犬戎。以雪幽王之仇可也。乃曰其歸視爾師寧爾邦。可謂不知輕重矣。此論極高。平王既遣文侯使歸晉國。故此遂用賜文侯秬鬯弓矢。與乘馬。以光寵其行也。秬、黑黍也。鬯、鬱金香草也。擣鬯草以釀秬黍爲酒。取其芬香調暢。遂用以灌神。今文侯有大功于王室。能昭乃顯祖。故賜以秬鬯。使歸祭其先祖。示能發潛德之光也。此經只言賜秬鬯。不云圭瓚。而序乃云賜圭瓚。詩美宣王賜召穆公云。釐爾圭瓚。秬鬯一卣。告于文人。蓋有秬鬯必有圭瓚。酌之。今平王既賜秬鬯。故序書者知其必賜圭瓚也。卣、中尊。孫炎曰。尊彝爲上。罍爲下。卣居中。郭璞曰。在罍彝之間。卽犧、象、壺、著、山、大六尊是也。然周官司尊彝。春祠夏禴。祼用雞彝鳥彝。秋嘗冬

蒸。祼用斝彝黃彝。此乃云在卣者。孔穎達謂。祭時實酒于彝。未祭則盛于卣。此初賜未祭。故盛以卣也。彤弓、赤弓也。旅弓、黑弓也。穎達謂彤字從丹。旅字從玄。故知彤赤、旅黑也。弓矢一色。故彤弓彤矢。旅弓旅矢。諸侯賜弓矢乃專征伐。蓋命爲方伯乃賜之。此今平王命文侯爲方伯。故以此爲賜。馬四匹一乘馬也。皆武備。故命方伯賜之。既賜以旌賞之物。此下乃戒以歸國之後當勉其職。父往哉。謂文侯今往歸其國哉。惟當懷柔遠者。容忍近者。蓋謂能與耐字通。故知能有忍耐含容之意。孔氏以謂欲柔遠者當能柔邇。其意蓋謂柔遠自近始也。此說亦通。惠康小民。蓋小民尤難以恩懷。故恩惠所安。尤貴先及于小民也。于此二事。行之必勤。無荒廢此事而徒自取安甯。常用此道以簡閱憂恤爾所都之國。而成爾顯明之德。蓋文侯擁衞王室。前功甚大。今又當柔遠能邇。惠康小民。以成其安民之顯德。无垢謂此皆格言也。平時所飭戒爾。居禍患之世。正當以復君父大讎爲急。而乃爲此優游之言。若居堯舜成康之世。深見平王不孜孜于大計也。與東坡亦同。特併錄之。

費誓

伯禽、穆公、諸侯也。而其書得附于帝王之後者。无垢謂。平王之後。孔子知王道不可復得。如伯禽之治兵。穆公之悔過。則可以庶幾于王道。故升二書以補之。孜无垢此意。亦如孔子所謂聖人吾不得而見。得見君子之意。无垢詳說。見秦誓解中。費、魯東郊之地。蓋于是時魯侯伯禽方就侯國。居曲阜之地。徐戎淮夷遽興兵侵伐。伯禽而伯禽誓師于費以禦之。故其書謂之費誓。无垢謂。觀伯禽之飭戒。一何嚴

哉。蓋軍事性命所在。一失其幾。所害非一。夫性命所在。其可不嚴耶。甲冑、干戈、弓矢、矛刃、馬牛、臣妾、糗糧、楨幹、芻茭、無不告戒。其防微早慮如此。想其所以待敵者。無不探賾索隱。鉤深致遠矣。乃知三代用兵如此。而襄公不鼓不成列。陳餘不用詐謀奇計。以謂行仁義。豈魯公周公之子。用兵亦如此其謹哉。此皆過人之論也。

魯侯伯禽宅曲阜。徐夷並興。東郊不開。作費誓。

孔子序費誓一篇之大旨也。无垢謂。夫伯禽始宅曲阜。徐夷乃興兵遽來侵伐何也。豈以爲周公私其子。故特爲此舉乎。昔舜始受禪。四凶伏誅。禹始受禪。有苗不服。蠻夷小人。乘間投隙。每每如此。不足怪也。此聖人所以明明書之曰。魯侯伯禽宅曲阜。徐夷並興。東郊不開。則蠻夷之心可見也。經言徐戎淮夷。此言徐夷。併言之也。故係以並興。此二種皆在魯東。古者建國。郊外皆有門。以爲捍禦。今二種作亂于魯之東境。故魯之東門爲之閉而不開也。

費誓。公曰。嗟。人無譁。聽命。徂茲淮夷徐戎並興。善敹乃甲冑。敿乃干。無敢不弔。備乃弓矢。鍛乃戈矛。礪乃鋒刃。無敢不善。

此費誓二字。亦竹簡舊標之題也。公曰。嗟。人無譁。聽命者。伯禽將誓衆。欲其靜以聽命。故戒以無諠譁。孔氏謂。諸侯不得專征伐。惟州牧于當州之內有不順者。得專征之。于是伯禽爲方伯。監七百里之諸侯。故得行師以征徐戎淮夷。此其意謂伯禽所謂嗟人。乃此七百里之諸侯也。徂茲淮夷徐戎並興。徂

茲、如云前此與往者。蓋謂往者徐州之戎與淮浦之夷並起爲寇以侵擾我東郊也。孔氏謂四夷之名、東方謂之夷。西方謂之戎。謂在九州之外。此徐州淮浦中夏之地。安得有戎夷者。此戎夷、帝王之所羈縻而統馭之。不以中國之法齊其風俗。故得雜錯居九州之內。伯禽時。徐夷並興。當宣王時。亦命召公平淮夷。則戎夷之處中國久矣。漢時內地無戎夷者。秦始皇逐出之。由此言之。則此所謂徐戎淮夷者。乃若今之溪洞諸蠻是也。无垢謂成王時。三監及淮夷叛。宣王時。命程伯休父。率彼淮浦。省此徐土。是三代徐戎淮夷。屢爲中國之患。而始皇獨逐出之。可謂能除害矣。先王似于此一事有不及焉。然始皇知逐淮夷徐戎。不爲中國害。而不知逐趙高李斯。使不爲子孫害。先王雖不能逐戎夷。而能用召公伯禽與程伯休父。以此觀之。不憂中國有戎夷。第憂朝廷無忠臣耳。此高見遠識也。故特備書之。善敹乃甲冑。甲、身鎧也。冑、兜鍪首鎧也。穎達謂。經典皆言甲冑。秦世以來。始有鎧兜鍪之名。蓋古之作甲用皮。秦漢以來用鐵。鎧鍪二字皆從金。蓋用鐵爲之。而因以作名也。甲冑有善有惡。故令敹簡取善者。孔氏則以敹訓簡。鄭氏則謂敹乃穿徹之。謂甲繩有斷絕。當使敹理穿治之。此以敹爲整治之意。二義皆通。故併存之。敵乃干。干、楯也。安國謂施汝楯紛。穎達廣其意。謂楯無用力處。惟使繫紛于楯。故以爲施汝楯紛。紛如綬而小。繫于楯以持之。以爲飾。鄭氏亦云。敵、猶繫也。以此推之。則敵乃干乃繫汝之干也。無敢不弔。弔、至也。謂或敹或敵。無有一事敢不極其至也。无垢謂。此見古人自衛之密也。蓋甲冑干楯皆自衛之器。既善且至。則執兵者不憂弓矢鋒刃之苦矣。備乃弓矢。古者每一弓百矢。弓十矢千。其數欲

其備足。故云備也。鍛乃戈矛。礪乃鋒刃者。孔穎達謂。凡金爲兵器。皆須鍛礪。有刃之兵。非獨戈矛而已。云鍛鍊戈矛、磨礪鋒刃者。其文互相通也。無敢不善者。謂無一事敢不盡其善也。或言弔。或言善。亦互文也。无垢謂用弓矢戈矛鋒刃。豈戲事哉。將以保國家而禦寇。一有不善。則身且不保。況禦寇乎。善之爲言。精治之謂也。伯禽講武治糧。申令于費。費非戰地也。使虜戰于城下。則伯禽爲無謀矣。蓋其平居無事。謹烽燧。嚴斥堠。寇一有動意。此已早正素治以待之矣。而其間應變爲計。對機而謀。則造神入妙。與造化同功。不如是何足以爲周公之子哉。

今惟淫舍牿牛馬。杜乃擭。敜乃穽。無敢傷牿。牿之傷。汝則有常刑。馬牛其風。臣妾逋逃。無敢越逐。祇復之。我商賚汝。乃越逐不復。汝則有常刑。無敢寇攘。踰垣墻。竊馬牛。誘臣妾。汝則有常刑。

此又戒費地之人。恐有舊設陷穽取野獸者。今日不除。必傷在軍之牛馬。其下併及牛馬風逸。臣妾逋逃。與爲寇賊攘奪之事者。蓋馬牛爲車戰及負載之用。尤軍事所急者。故伯禽于是戒之曰。今日惟大赦捨平日所牿之馬牛。使放牧于費地。牿、卽閑牢之類。所以閑制牛馬。如桎梏然。使不得奔逸。故謂之牿也。惟其放散所牿牛馬。牧于費地。故戒在費地之人。或平時爲擭以取猛獸者。今則杜而絕之。爲穽以取小獸者。今則窒而塞之。擭穽。皆捕獸之器。穿地爲深坑。又設機于上。以防其躍出者。謂之擭。穿地爲深坑。使入不能出。其上不復設機者。謂之穽。擭有機。故絕之。穽惟坑耳。故塞之。所以欲其杜且塞者。蓋欲其不至于傷所牿之牛馬也。不言牛馬。直言牿者。以上言牿牛馬。此承上文。惟言牿。則牛馬可知

矣。若既戒之後。不杜不塞。至于傷牿。則自有行軍傷牛馬常刑以加之也。馬牛其風。臣妾逋逃者。謂馬牛或因風而至于奔逸。臣妾或因罪而逃走。軍行隊伍。各有車乘與糗糧。故各有牛馬。各有家人婦子。故各有臣妾。夫馬牛因風而奔。臣妾因罪而逃。于人情所當逐之。使反故伍。今伯禽乃戒之使不敢越隊伍而妄逐者。蓋軍事尚嚴。行有號令。居有部伍。使不聽號令。不守部伍。則無綱紀。奸人將乘此以爲亂其衆。其害豈細事哉。既伯禽所以于馬牛之當逐。戒不使逐。臣妾之當捕。戒不使捕者。恐其越次而追。則亂其衆故也。然伯禽既使在部伍者不得越逐馬牛與臣妾。則因奔逸逃亡而至于他隊者。彼必就而攘之。而故主不復可得。故又戒之曰。若馬牛因風而逸。臣妾因罪而逃。自此隊奔而至于他隊者。誠能因其來而收取以敬復還其舊主。我則量其馬牛臣妾之多少。而商度以等級而賜賚于汝。如此。則失物者不憂必失。不萌妄逐之心以亂衆。得物者不敢苟得。不萌固執之心以憤衆。伯禽既戒衆使無越逐已物與復還人物。又恐有未必從其令者。故又以刑懼之曰。我上戒汝。使失物者不得越逐。與得物者必敬復本主。今乃或有越部伍分而擅逐。與既得物者乃不復還本主者。是汝違吾之令也。違軍令者。自有常刑。汝不可不畏也。无垢謂。古人舉事。動有深意。如不得越逐。疑于委弃。使人心不平。然不復者有刑。則馬牛臣妾將不待逐而自歸其處。事類如此。則豈復有遺恨乎。羣行攻劫曰寇。因物自至而取之曰攘。潛盜人物曰竊。以言調人曰誘。伯禽上戒乃越逐者與不復者。此則不止越逐與不復而已。乃羣行攻劫。物至攘取。越人垣墻以盜竊人之牛馬。引誘人之臣妾。如此。則豈止越逐不復而已。

故又戒之曰。汝等無敢寇攘。踰垣墻。竊馬牛。誘臣妾。若敢如此。在軍亦自有常刑。此三言常刑則同。而所以爲刑則異。蓋此三事各有常法也。

甲戌。我惟征徐戎。峙乃糗糧。無敢不逮。汝則有大刑。魯人三郊三遂。峙乃楨幹。甲戌。我惟築。無敢不供。汝則有無餘刑。非殺。魯人三郊三遂。峙乃芻茭。無敢不多。汝則有大刑。

前所戒乃是未戰時事。此乃將出征之事也。故前皆言常刑。此則言大刑與無餘刑也。伯禽謂。我將以甲戌日往征徐戎。不言淮夷者。蓋前已言之。此從省文。汝等凡在軍者。須當峙汝之乾糧。峙、具也。謂儲之使具足也。乾糧謂之糗糧。鄭衆以謂熬大豆及米。說文以爲熬米麥。鄭元以爲擣熬穀。其說雖殊。要之。或以豆。或以麥。或以穀。皆可至于熬之使熟。擣以爲末。則同也。蓋兩軍相當。兵戈相持。不復炊爨。不事匕箸。故爲此乾糒以充飢也。其或有辦糗糧不能多致。乃至用之不及。則軍必乏食。戰必不力。利害非輕。故加之以大刑。蓋死刑也。以糗糧不及。則士飢不可戰。六軍皆不可保。所以有一人不及。則加以大刑。蓋戮一人以警百萬人也。夫徐戎淮夷。因伯禽初立。肆其侵侮。以常情處此。惟當整兵選士爲捍禦之計可也。何至往征其國以深入其地哉。東坡謂。伯禽初至。魯人未附。韓信所謂非素拊循士大夫而驅市人而戰者。若伐之于東郊。則魯人自戰其地。易以敗散。此所以必往征戰其國也。魯人三郊三遂者。專指魯人而戒之也。前不言魯人。惟言峙乃糗糧。自此乃言魯人。蓋伯禽爲方伯。監七百里內諸侯。是時皆率以同征徐戎。糧食當各自賫持。故前不言魯人者。謂統告諸侯在會之人也。此下楨幹芻

茇。非道國所能自賣。故特責之魯人。所以言魯人三郊三遂者。郊、卽鄉也。天子六鄉六遂。出戰則爲六軍。而六卿將之。六鄉爲正。而六遂副焉。國外百里爲郊。而鄉在焉。故鄉亦曰郊。二百里爲遂。諸侯之國亦然。特大國三鄉三遂耳。故云魯人三郊三遂也。孔氏謂郊遂之人布在國外。四面而居。不云四郊四遂。而云三郊三遂。乃東郊不開。其地被兵。故不使供楨幹與芻茭。要之。不必如此說。既是天子六鄉六遂。大國三鄉三遂。則大國爲鄉遂者。總四面而言。止于三耳。不必更泥東郊不開之說。以爲有四郊四遂也。蓋指四面言之。則可以言四郊。故雖天子亦可謂之四郊。今既謂天子六鄉六遂。大國三鄉三遂。則是計人數而言。計四郊內外。共有三鄉三遂。不當更四郊之說也。楨、築墻所立兩木也。幹、乃墻兩邊障土者。詩謂之縮版。伯禽謂汝郊遂之人。當具汝楨幹。我于甲戌日。將築壘壁以備不虞。蓋古人用兵。不敢自以爲必勝。常視彼以爲不可勝。則不至于輕敵而致敗。自古敗軍覆將。皆生于將驕卒惰。若視彼爲不可勝。則將卒必不驕惰。是故武王以至仁伐至不仁者也。猶且甯執非敵。況其他乎。然則伯禽以甲戌日征徐戎。復以甲戌日築壘壁。蓋慮其或有不可勝。而預爲捍禦之具。乃且攻且守。萬舉萬全之策也。孔氏則以此爲築距堙之屬。距堙乃土山。闚敵城內者。其意則謂既以甲戌日征。不當又以甲戌日築。故以此築爲于彼往征之處築土爲山。以闚敵城虛實也。此恐未然。東坡之意。則謂徐戎侵擾東郊。若據城守之。則敵人必爭土功。亦無時可成。伯禽于是以甲戌日征其巢穴。攻其必救。則東郊不攻自解。乃卽以是日興版築之功。則功可易成。此亦一說也。皆不若前說爲得古人用兵之深意。無敢

不供汝。則有無餘刑。非殺者。謂魯人若不供此楨幹。有妨版築之功。使徂征之舉一有少挫。捍禦無策。則一敗塗地。爲害非常。故加以無餘刑非殺。此無餘刑非殺有數說。東坡謂。刑汝不遺餘力。但不殺耳。少穎則謂。刑至此極。非止于殺也。孔氏則謂。刑者非一。然亦非殺汝。其意則謂父母妻子同族皆坐之。無遺免者。然入于罪隸。亦不殺之。余以三說攷之。皆未敢以爲然。少穎則太酷。孔氏則又濫及無辜。皆非先王忠厚之意。蓋糗糧、楨幹、芻茭、皆軍事所急者。一事不辦。皆能致敗。自應皆服大刑。今伯禽獨于楨幹言無餘刑非殺者。蓋糗糧不逮。芻茭不多。非全軍皆然。必以多較少。有不逮不多者。此時所犯。不過數人。故可以大刑加之。楨幹非若糗糧芻茭。使人自營。亦必集衆力然後能辦。其物能副其役。此時或有不供。則非一人之罪。盡加以大刑則太酷。故特設以無餘刑。謂凡有犯者。不問同隊同伍。或數十百人。皆有刑責。不使遺漏。犯者既多。不可勝誅。故不殺也。芻茭所以供牛馬者。牛馬所以爲車戰與負載。若芻茭不繼。則車疲馬劣。亦能致敗。故供之不多。亦服大刑。无垢謂。伯禽生富貴安逸。始侯于魯。遇難能濟。達于政練。于兵克見于費誓。知周公教子有方也。孔子序書。蓋取此也。

秦誓

伯禽、穆公等、諸侯耳。虞、夏、商、周、帝王之書也。而以諸侯之誓係之也。乃孔子之深意。王者之迹熄。則大雅降爲國風。王者之道亡。故秦魯升而係三代。于詩見其言。于書見其意。曰平王錫晉文侯。而言不及于復讎。王道不可望也。得如伯禽之用兵。則申侯犬戎庶幾可戮。得如穆公之悔過。則聽言用賢。而周

家中興。如此。則庶幾于王道矣。故取秦魯以補王道。所以深痛王道之不復興也。夫國風始平王。王道終于平王。而以秦魯補之。則平王之罪。可勝言哉。故特存之。

秦穆公伐鄭。晉襄公帥師敗諸崤。還歸。作秦誓。

按左傳及史記。魯僖公三十年。晉文公與秦穆公圍鄭。鄭使燭之武說秦伯。秦伯竊與鄭人盟。使杞子逢孫、揚孫戍之。乃還。三十二年。杞子自鄭使告于秦曰。鄭人使我掌北門之管。若潛師以來。國可得也。穆公訪諸蹇叔。蹇叔曰。不可。公辭焉。而召孟明、西乞、白乙。使帥師伐鄭。禮。征伐朝聘。過人之國。必遣使假道。從秦伐鄭。道經晉之南境。蓋于河南之南。崤關之東。而秦乃不假道于晉。是歲。晉文公卒。襄公卽位。三十三年。秦師及滑。滑、晉地也。鄭商人弦高、將牛十二。欲市于周。遇秦師。恐爲所掠。乃矯鄭伯之命。以十二犒師。孟明曰。鄭有備矣。不可冀也。攻之不克。圍之不繼。吾其還也。秦人旣謀泄。又以不假道于晉之故。乃滅晉之滑邑而還。晉襄公以國有大喪。而秦越境伐鄭。師行不告。又因來伐。襄公乃墨衰絰。以夏四月。侯其師還。扼之于崤澠。敗其師而獲三帥焉。是時。晉文公夫人文嬴。秦女也。乃爲三帥請于襄公曰。彼實搆吾二君。寡君穆公若得而食之。不厭君何辱討焉。使歸就戮于秦。以逞寡君穆公之志。若何。襄公許之。乃歸其三帥百里孟明視、西乞術、白乙。丙穆公素服郊迎。鄉師而哭曰。孤違蹇叔。以辱二三子。孤之罪也。不替孟明。孤之過也。穆公于是悔過。作爲此書。史官錄之。乃作此秦誓之書。由是言之。則伐鄭者雖穆公之意。其實乃孟明西乞白乙三帥。將兵以行。非穆公親行也。逮三帥還歸。穆公素

服郊迎乃悔過作此書非穆公還歸作此誓也今敘書者言秦穆公伐鄭晉襄公帥師敗諸崤還歸作秦誓若秦穆公親將兵伐鄭既還乃作誓自悔此其故何也蓋將兵伐鄭乃三帥自行實穆公使之今穆公既引過歸己則崤澠之辱實若穆公身自致之故序書者發明此意言穆公伐鄭而不言三帥之行言還歸作秦誓若穆公還歸作誓而不言三帥之歸蓋所以深明穆公今日之悔非矯情飾僞以冀孟明異日焚舟之舉也其悔過也實若己之自爲也此孔子所以取于秦誓也

秦誓公曰嗟我士聽無譁予誓告汝羣言之首古人有言曰民訖自若是多盤責人斯無難惟受責俾如流是惟艱哉我心之憂日月逾邁若弗云來惟古之謀人則曰未就予忌惟今之謀人姑將以爲親雖則云然尚猷詢茲黃髮則罔所愆番番良士旅力既愆我尚有之仡仡勇夫射御不違我尚不欲惟截截善諞言俾君子易辭我皇多有之

此秦誓二字亦竹簡所標之題也無垢謂心靜則氣一心亂則語譁心靜氣一則言出于口而理入于心故誓三軍多以無譁爲戒此論甚善穆公謂嗟哉我此朝廷之士當靜聽我戒無諠譁我以告汝者皆衆言之總要無垢謂天下言之至要者莫大乎悔過人君而悔過則改過而知非舜跖之分堯桀之判在此一念則悔過之言豈得不爲羣言之首乎穆公將出悔言故先引古人之言曰民訖自若是多盤孔氏以訖訓盡自訓用若訓順盤訓樂謂人能盡用順道則有福有福則身樂無垢則謂自若者自如也自如者民安俗樂業仰事俯育皆得其所如漢文帝時深遠之民如八九十者嬉戲如小兒狀此

自若也。使民盡自若。皆得其所。天下之樂。其有多于此者乎。此二意。孔氏則謂人盡用順道。則多樂事。其意則以違老成之言。取崤澠之辱。乃不用順道所致。無垢則謂民得自如。則君有餘樂。今日違老成之言。使崤師之敗。斯足肝腦塗地。豈得爲自如乎。此所以不樂而悔過也。此二說皆有意味。無垢最爲明白。故特從之。穆公旣言民自如則君多樂。然以此理而責人。則亦何難之有。惟我不明此理。一旦人以此理而責之。我乃受其所責。不旋踵而改過。如水流下。無有滯礙。此乃難耳。穆公言此。蓋悔前日不能受蹇叔之責也。我心之憂。日月逾邁。若弗云來。穆公言此。以前日不能受蹇叔之責。至于敗衂。其心憂思。欲改過自新。而日月益以疾行。我深恐日月不復再來。而我改過之無日也。此蓋穆公急欲改過也。惟古之謀人。則曰未就予忌者。此穆公指蹇叔而言。謂執古義與我謀者。我則曰此未能就我闢土之功。而我實忌而惡之。不用其言。惟今之謀人。姑將以爲親者。此穆公指杞子等而言也。謂徇今日目下一時之利以爲我謀者。我則不暇遠慮。而姑且親而信之。此乃穆公力陳己過。備述所以致敗之由也。雖則云然。尙猷詢茲黃髮。則罔所愆者。穆公謂。我所陳己過。其言雖如此。然我從今日已往。庶幾謀事必問此黃髮之老如蹇叔之流者。則必可以無過矣。此乃穆公悔過而求所以自新之意。謂今日之事。莫如違杞子而用蹇叔也。無垢謂。觀穆公之意。自此待蹇叔益隆。而卒用孟明之師以伐晉。似與此誓不同。何也。曰。崤之敗。非三帥之罪。觀弦高以牛犒師。遂以師還。不可謂不謹也。蹇叔之諫。非謂三帥謂不當信杞子之說耳。今茲再遣孟明之師。所以勝晉者。乃蹇叔之祕謀也。然蹇叔不知春秋之義。克

己悔過。而以報復爲能。豈三代之師哉。此說甚高。故特錄之。穆公既言自今以往。庶幾以道謀此黃髮而無過。遂言所欲用者若而人。所不欲用者若而人。番番老成之士。旅力、衆力。謂目力耳力手足之力也。謂老成番番然之良士。其旅力雖過。然血氣之習既除。則義理之心自定。故穆公則庶幾欲有此人而用之。此段謂蹇叔也。仡仡勇夫。穆公又謂。若有人勇武仡仡然。能習射御馬。悉皆中的合度。無有違失。此人則徒恃血氣。不明義理。故我今日庶幾不欲得此人也。此謂杞子等輩也。截截、猶察察也。諞、卞也。其有察察徒恃小慧。察人所不及察。而又善爲卞說之辭。使君子之人聞之者。迴心改慮。變易其辭。此人則本無幹爲。徒矜口舌。以言語眩人者。我前則大多有之。言昔有而今則不願有也。無垢謂穆公始也以血氣爲我。故不喜見老成而喜新進。今也以義理爲我。故喜見老成而惡新進。不如是安得爲悔過。此說極當。

昧昧我思之。如有一介臣。斷斷猗。無他技。其心休休焉。其如有容。人之有技。若己有之。人之彥聖。其心好之。不啻如自其口出。是能容之。以保我子孫黎民。亦職有利哉。人之有技。冒疾以惡之。人之彥聖。而違之俾不達。是不能容。以不能保我子孫黎民。亦曰殆哉。

穆公悔過之意。前已反復言之矣。故至此因悔不用蹇叔之言而知君子之治。又因悔用杞子之言而知小人之亂。謂我今者靜而思之。見君子小人之情狀甚眞。而能決其治亂之故矣。昧昧而思者。深潛而靖思也。一說謂。昧昧我思之句。當連上文我皇多有之作一氣讀。謂我前多有之。以我昧昧思之不

明故也。余謂不然。蓋下文所云。皆由思而得。故先總說一句。然後利殆分說。不惟文勢順。語法固應如是耳。介、獨也。先儒謂一介、耿介一心端慤者。釋文云。又作个。攷說文無个字。乃大學引此經。竟作个。彼釋文云。个、古賀反。俗學之盛。唐初已然。然公羊文十二年。仍引作介。後漢書杜詩傳云。一介之才。李賢注引書。亦作介。則作个非也。其義以訓獨爲善斷斷、守善之謂。又專一之謂。守善則專一。無異義。鄭元大學注曰。誠一之貌。義亦同。猗、足句之詞。如詩河水淸且漣猗是也。鄭元大學注曰。他技、異端之技。下文有技。才藝之技。其說似可喜。然下文人之有技。若己有之。是承無他技言。謂惟無技而能容人之技。則人之技卽己之技也。人之彥聖。其心好之。是承其心休休有容言。謂惟其心休休有容。故能好也。若云兩技字有異端才藝之別。則兩心字亦有別耶。鄭說未敢遽從。休休、易直好善之意。容、有所受也。其如有容。謂莫測其限量而難乎形容。鄭元謂。休休、寬容貌。則與下文有容爲一義。解先儒謂有容卽是能容有技彥聖。又謂能含容賢者逆耳之言。此二說皆因鄭說廣其意而言之。然與穆公情事正合。亦可備一解。又一說謂有容爲容忍小過。則與上下文義不相融貫。非是。蓋謂我今思之。如有獨立無朋之臣。其貌肫誠純一。若無他技。而其心休休樂善。則必有能容之量矣。其有容者何。人之有技。若己有之。人之彥聖。其心好之。不啻如自其口出。是極形容其有容之量也。傳曰。人技若己有。樂善之至。人美聖不啻如自口出。心好之至。蓋技、才也。才在外。故第曰若己有之。聖、德也。德在內。故必曰心好。心之好不啻如口之稱。口之稱美有限。心之好慕無窮。此其好有德之親切。不又甚于視有才者之若己有之

乎。是眞實能容。不待勉强矣。是能容之。大學引此作寔。釋詁。寔卽訓是。秦惠王詛楚文曰。昔我先君穆公。及楚成王。是戮力同心。讀是爲寔。則是寔同也。謂其實能容之如此。則必能廣致羣賢。以圖治功。子孫者。我之子孫也。而是人能保之。蓋遵其成憲。被其餘澤。子孫之利。莫大于此也。黎民者。我之黎民也。而是人能保之。蓋樂其政教。安其田里。而黎民之利。亦莫大于此也。一己之技能有限。而天下之才德無窮。大臣惟不用己而用人。故善之集國者衆。而福之集國者遠。亦職有利。卽孟子所謂好善優于天下。況魯國乎之意。是因上文古謀人良士而思好賢樂善之人。爲蹇叔言之也。穆公旣思君子之治。其有利如此。而又惕以小人之亂。故于此又反言之。以決其殆也。人之有技。冒疾以惡之。人之彥聖。而違之俾不達。謂見人有技。蔽冒疾害以惡之。人美聖。違背壅塞之。使不得上通。冒、蔽也。大學作媚。鄭元注訓忌。違背違之也。鄭元大學注訓戾。義俱同。達卽窮達之達。大學作通。說文云。通、達也。是可互訓。先儒謂。小人之于君子。非惟疾之惡之。違之而已。必左右沮遏。千慮百圖。非使君子不能自達其心不厭。此說解俾不達極當。其不能容也如是。是可決其實不能容。其於我子孫黎民。尙能保乎。我子孫危矣。我黎民危矣。亦曰殆哉。此因上文今謀人及截截善諞言者而言。爲杞子言之也。穆公形容能容不能容之情狀利害。可謂至言。蘇氏謂。論此二人。前一人似房元齡。後一人似李林甫。後之人主。鑒此足矣。宜孔子定書不能廢其言也。

邦之杌隉。曰由一人。邦之榮懷。亦尙一人之慶。

上既形容能容不能容之情狀利害。故於此又申繳上意。杌、如木之動搖。陧、如阜之圮壞。不安也。懷、安也。傳又訓懷爲歸。解謂爲民所歸。釋言。懷訓來。是有歸義。但釋詁以懷與安定同訓。故鄭元揚之水箋以懷爲安。此榮懷官爲光榮安定。傳義非也。慶、善也。謂邦之安危。一人之寵辱繫焉。杌陧則由于所任一人之非。榮懷則庶幾所任一人之善。一人、指大臣說。先儒諸說以一人爲穆公自稱之辭。似亦無背于理。蓋穆公常不徒望之大臣。尤宜望之一己。此與悔過作誓之旨正合。故併存之。秦誓一篇。悔過之詞。非止霸者之事。幾于王道。有可爲後世法者二。悔過遷善。知所以修身矣。明于君子小人之情狀。知所以用人矣。愼斯術也以往。帝王之治。其殆庶幾乎。惜乎穆公徒悔而不能改也。然夫子錄于書末之微意。讀書者可以深長思矣。

王雲五主編

叢書集成初編

尚書詳解

五冊

中華民國二十五年十二月初版

撰者 夏僎

發行人 王雲五 上海河南路

印刷所 商務印書館 上海河南路

發行所 商務印書館 上海及各埠

平

六二六四上 陳